

序

松籌堂集迺南峯楊先生所撰著者學士大夫無遠近咸所珍
秘德何人斯敢贊一辭耶德惟東髮時得讀先生小金山志願
執鞭馬嘉靖丙午北試道經吳門始獲拜先生於濠上時先生
壽已望九而獎進後學特甚論文說劍猶終日無惰容手示纂
修皇明通志文寶二書且囑曰此中關係國體先須進呈以傳
慎勿洩德感先生之知而益恨相見之晚是冬北歸忽聞先生
化去雖反袂過吳門然此情終不能已：閱四載鈔是集于董
子元家子元雅尚博綜乃與廣搜遺文合併為一函將登梓以
傳會友人以已刻告遂中止然此心終不能愒然也一日獨卧
山庄夢侍先生于危樓中款叙甚洽適有合抱之材橫其傍德



叩之而向先生曰此梁棟器也胡不為明堂大廈之需顧乃虛
置于此先生竟嘻吁不答握手而起間以唐憲副龍江公所論
先生纂叙金小史為請先生却曰此書別自有說更告以刻集
事先生亦不答久之其意若有所托者德隨索集稿先生曰此
屬之華某當用他物易歸即自袖中探出一把若瑣珠卞玉相
貫者然方遣易稿者去而忽夢回枕上矣嗚呼袖中珠玉豈即
先生之文章耶先生九京不可作矣而其汲引後生之心尤耿
耿若是是德之受知於先生不但生存已也然友人言集已刻
終非實事今卒登梓一以酬德挂劍之心一以慰先生神交之
托若出處行誼具在先生自撰生壙碑中故不復論
萬曆改元上海後學顧從德序

松壽堂集卷之一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賦

竹溝泉賦

時雨晝零至夜不休集我屋上仰瓦承流乃所積之既多遂衝
奔於竹溝爰有筠管立於其下中節既去洞乎空者溝唇來接
其水倒瀉鐘鐘奇響相擊而鳴應空答韻如谷中之聲觀其滴
瀝傾注九止一作譬銅盆之在地而墮淙之投落楊子讀書既
困安就床篲目合神定泉聲時得若雅樂之作自有奏節忽寤
而知又寐而失以為彈絲品竹敲金擊石千呂萬律皆出人力

然又非貴介公子莫得而常接也而此泉聲特借於雨其音自然若虛堂築杵乍歇乍有錚乎答語人復助以嘈雜之細韻集堦除而戰簷廡蓋貧居之士可以寄聽於厭飫焉不必解衣輟食呼工召伶而為一日歡樂之舉也揚子於是心納耳受怡然自適起而賦之書之於策

山水圖賦 巡撫朱公命作

石田老僊擅妙思於詞林含丘壑之遠致抱泉石以冲襟於是盤礴解衣凝神馳想援彩毫以揮灑落奇觀於指掌若夫練絹膩密軒窗晝晴縱颯颯之筆力 天機之自成則乃先設平坡欲臨溪而閒曠次為絕壁使豁竇而空明美矣哉意匠經營有丹有青既作之基備一幅之神形矣于是茁纖草植長松拂通

波列遙峰一一位置咸折于表儼匡廬之在目忽嵩少之呈容則又極物巧而窮人工矣然猶未也以為佳境領畧匪人弗勝思昔古賢琴釣寄興乃作二丈夫焉褒其衣高其冠意韵高尚其漢晉之間其一人手執漁竿垂彼清湍矯首遐矚若有所觀其一人則停琴不彈置此石邊望亦隨之兩俱無言無言伊何在彼雲泉雲兮霏霏遠青嶂而盤旋泉兮泠泠從空洞而高懸相映一色雲暖泉寒厥意攸長太古之先故愈矚而愈靜與琴釣而皆閑也噫樹不枯山不改雲長飛水長在畫術之大也如此然而琴士之絃含音而不宣釣徒之綸設餌而空陳則二物之用其遂不可見耶孰能為吾作伯牙之搵起志和之魚相與一醉于湖山之上顧不甚樂而又何以雲泉者之為拘拘

遊虎丘賦

泛清溪之浩蕩，依茂樹之陰森。觴循環而緩轉，句搜索而長吟。山巍巍以在目，風蕭蕭而滿襟。歎人生之難偶，嗟白日之易沉。知江湖之無味，思丘壑之可尋。藤垂樹以蛇挂，草沒岸而腰深。應空崑于響屐，答幽澗于鳴琴。願道遙而至暮，勿輕動歸心。

中州二難賦

以中域胎秀生此賢哲為韻

睠茲區宇，維洛處中。在五方而正宅，道九州以皆通。郡居都會，之交寧流慶。汝山積靈長之氣，有岳名嵩。是知沃野膏腴，茂嶺盤鬱。築太行以為垣界，黃河而定域。生申及甫，神昔降于成周。魁郊與祁，星復朗于今日。蓋以擾龍譜舊，渡蟻功培。故致廣寒之桂，雙茁明月之珠。並胎逸少之後，有獻徽一門。何盛老泉相

繼惟軼轍兩世多才，觀夫伯氏在前，仲兮居後，俱為廊廟之珍。同稟山川之秀，討論講習，步不越于家庭，切磋琢磨，誼自推于師友。是乃斯文篤聚，間氣叢生。蟾宮峨峨而攜手，共陟虎榜，赫赫而舉足，齊升凡于覩聞，而傳報孰不嘆羨，而嗟驚。片玉當頭，弟固難為之弟，珠珊擢側，兄不易稱其兄。雖然匪人，伊艱天亦勞只。陶林總于千萬，得清醇于一二，豈徒為人物之美觀，實欲資時世之化理。吾不知費大鈞造就之力，凡用幾何。得陰陽鼓鑄之功，以克有此。今乃儒珍售聘，禮羅得賢。一則茂洽琴堂之治，一則榮揚驄馬之鞭。牛刀初試而終成大用，山岳皆動而肅振威權。沛百里之春風，萊陽幸甚。飛一道之霜令，江南晏然。噫古語有云：地靈人傑，中州為天地之心。今乃獨鍾于兩哲，然則

為柱為石以答公輔之望吾固已知之矣夫又何待于發著而再決

驄馬行春賦

偉丈夫之煌煌被光榮于道周感遭逢之不易信得志于斯游擁飛霜之大纛曳繡多之華裘問何人而則然昔吾郡之樊侯惟閩山之多秀特鍾氣于人物侯車生以非恒洵磊落而雄傑既經術之醇正復吏績之精密早鄉闈以鶚升遂南宮之尤拔茲畿甸之名府嘗屈致以寵臨敷六載之佳績勵冰蘖而為心刑得情以惟恤靡抱枉而寃吟常美化之清簡每緩帶而鳴琴逮蘭臺之徵賢選萬一而山中果首掄于薦章取物論之攸共器瑚璉而必登材梗楠而亟用縱百寮之皆貴覺茲秩之彌重

猗廣西之大省控鉅海而為雄惟使者之歲按侯乃跨于青驄節巍巍以搖岳旆翩翩而揚風遵水陸以南邁遂便道于吳中嗟茲驄之孔勁載霜威而行歷凜百獸之皆避何豺狼之敢出蒙織翠之文韉銜鏤金之華勒御蹀躞以除征將遂事乎揚激彼桂林之奇勝在海內而寶多川瀾淼而長注山帶嶽以高峨強數千以為域森郡邑之星羅瞻落奸而震懼諒未到而先逝叶想春日之載陽亦惠風之澹蕩乘我驄以周流覽芳蒨之條暢沛甘雨以隨鞭慰田疇之早望何埋輪之擅美奚擊鶻之多讓考西臺之清要在前代而則然院列五以任重察備六而權專非夫人之剛正未易獲于登延雖一驄之在旣又孰得而乘焉今賢侯之顯融遂手持於斧鉞又銜命以四出振風聲于百

粵實人生之慶遇况畫錦而鄉涉勉功名以遠大期厚爵于臣節

摺扇賦

當溽暑之蒸鬱咸浹背而汗流雖四海之遍爾在江南而為尤况城郭之逼側復塵土之飛浮思清風以如渴畏重締而若仇于斯時也吾無廣堂大厦高臺曲榭披襟尚阻散髮未暇興維水鏡之懸心繫冰壺之掛荷陰黠黠而遙隔重湖竹影蕭蕭而遠違僧舍使吾局束乎放逸之懷偃蹇乎坐濁之狀恨八溟而猶隘嗟六合其非曠于時則有祛炎雅製却暑芳姿昔日之班姬所詠往年之逸少曾持斂之不盈于把圓也有中乎規出袂而輕颺自動拂膺而涼颺允宜觀其皓璽裁容素藤張面洒金

星以作飾削牙釘而為鍵紫檀檝檝而板肋無痕玄珠團團而蒂垂如旋爾乃寒韻來權熾威亡酷偏宜掌握之攜豈用僮奴之撲兼鄰座而颺颺及旁賓而簌簌快哉何爽甚矣其樂然而先生方且撫髀三歎仰屋長吁吾適於此有熱者乎蓋三邊多重鎧之甲士而四野足赤背之農夫也

辭

送府同知林公辭

公之來兮民樂以欣惠在東土兮我則先聞惟介直兮弗奉權貴乃贊吾邦兮時相使然公材既美兮厥操彌堅澤三吳兮頌聲流傳市民逋負兮或繫之哀其艱兮不以撻而廟文襄兮黜茲利五旬而成兮不以亟設施固有兮寧獨是煥巍巍兮臨水

次嗟公能兮百試一二役夫無怨兮若神致昔歲賦兮輸京師
嘗苦貧兮費不貲公部督兮綽有條用已率下兮罔私纖毫往
則遲遲兮歸則早事適集兮歌彼父老今公之去兮可奈何適
難留兮道路遐吳有水兮比公之清亦有山兮同自我命我不
佞兮述其誠願公重來兮翼茲蒼生

壽葦庵王隱君辭有序

隱君長洲之故家用儒修身而以自立者有年矣予嘗以耳
目徵之得其人焉昔者未見隱君時得之乎聞聞者聞其屏
處湖濱肆力經史高潔孤介以為其德今之隱君子也及既
交于隱君則得之乎見見者見其談鋒如雲包羅治實疏通
練達以為其才古之偉丈夫也然則隱君舍之可漁可樵用

之可公可卿臯夔箕穎一而已矣隱君之道遐乎哉充乎哉
不試所以完也不折所以貴也不勞所以壽也既重其風胡
寧無言以彰之

繫惟先生兮處彼荻川隱君樂道兮不遊市廛窮討群籍兮著
述滿前世孰有如今若人之賢旨酒恒蓄兮賓來啟筵高談懸
河兮日暮留連林有佳實兮湖則有鮮先生偃仰兮自樂其天
嗟我登堂兮亦既忘年側聞緒論兮斯實不然清風觸人兮鄙
吝俱捐願播嘉聲兮列于茲篇

無錫鄒君哀辭有序

鄒君諱愚字智卿家錫邑之泰伯鄉厥考靜修翁素以誠慤
聞于遠近自夫名族大家莫不推之及既即世而君為之子

素風依然昔歲弘治中予寓南峰書館君以文事與其姻家
華育德肩輿過予凡終日留時方冱寒涉水遠來噫曾幾何
時而遂隔存沒可不悲耶于是孤子尚等乞文以播遂本疇
昔之情作哀辭

粵鄒宗之在錫今世載德以有聞居讓鄉而蹈禮今矯薄俗之
浮紛靜修一諾若季今羨鎮重以守慤逮夫君之嗣承今又淳
信而再作務施與之為心今族或待之以謀炊歲荒歉而輸粟
兮膺章服之陸離予固知斯人之義聲兮不敢謝于來交歲弘
治之隆冬兮遂枉顧而乘輶山巉巉而積冰雪兮君胡為以獨
屈慨空谷之鮮傳兮孰肯訪予于巖之下惟閒居之淡泊兮雖
文詞以何味舍其樞果綺紉兮乃收眾人之所棄以此知君之

賢兮靡與俗同感知己之見親兮恒耿耿之在衷聞君方楫野
航兮泛江湖而遨遊又禁讀書之堂兮扳儒先與講求忽朝露
之溘亡兮予聞訃而驚歎詢其年甫下壽兮罹二豎之菑患彼
詐欺而胡者兮俾淑人乃早零忌者之駢列兮有一愛予而不
使之生已矣乎山房閨寥不逢佳賓兮有以筆代來寧不呻兮
粗褐溫溫誓將終身兮有懷長謠朋友無人兮

松壽堂集卷之一終

松壽堂集卷之二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古詩 四言 五言 七言

宗人給事昇綽楔詩

瀾瀾南濠清流如玉連甍載繁成是里曲依城附堞闌闌相屬
孰峨其間華楣乃矗

吾宗信碩有升天朝茲馬宅家維蘇之翹第以貴闢門宜等超
爰作綽楔赫隆昂霄

涓日芥木經彼水涘刻縷丹青翬飛具美榱桷羣拱簷牙四起
設酒庸慶邦侯來止

濠流既廣人廬對居鱗次萬家咸瞰甘渠高閣忽創俯川舒舒
往楫來帆莫不躊躇

躊躇伊何濠實增顯永念昔日徒爾庶衍條興嘉坊突兀冠冕
凡此鄉閭嘖嘖稱鮮

厥惟諫臣輔翊聖皇柱石具瞻屹立孔強樹里表德獻納以彰
盛哉旌著閭里之光

泮流閔不克養也君子既顯而其親已歿雖有祿位而
無所致其孝故為之作是詩以哀之

睠彼泮流其波洋洋昔焉有人授講於堂抱德雖博厥澤未滂
正襟裁弁敷闡虞唐

泮流在宮伊人孔哲云何遘厄遽與時訣遺琴既橫書冊徒列

有子方幼擗踊泣血

惟此幼子克光前修今也顯達侍於冕旒繡斧之榮將誰與傳

恩被九原洋洋泮流

有職近侍有祿天庾慨親不存羞鼎孰舉資是群彥以寫中縷

泮流洋洋慨慕終古

山行圖

鬱鬱翠 羣峰是聳薄言來游副我欣矚松韻韶叶曼以鳴泉

維時暮春夭桃亦妍登攀既勞亭乃于息陟梁徘徊草徑繼蹟

物表味澹契茲朋良豈不狷獨雲山日長

金陵篇

長江挾天險鍾山盤王氣我祖應運生於茲守神器百司秩焉

開崇墉一何麗中有黃屋尊巍巍拂雲際日照金色光清都儼
無異憶昔世否極逐鹿元氏季朱旗獨揮霍四海奉真帝真帝
興淮陽神武秉堯謀渡江得五郡金陵居上游從者伊何人材
畧皆王侯王業從是基仗劍平九州蒙古既遐竄荆楚亦全收
巨敵一朝決瑣瑣皆俘囚匡復唐宋城遠大古來伴北疆竟朔
漠南邑窮炎洲西琛通酒泉東箭貢吳陬昕旦臨大朝秉圭垂
冕旒冕旒何穆穆文武咸具列承平息喪亂霖雨潤焦熱恭己
軒羲上鐘鼓備崇設乃延縫掖徒禮樂脩廢缺園丘行郊祀明
堂會胡越于于歛彤庭稽首盡椎結宗王盛封樹姬劉以同轍
剖茅爵功臣分官授羣哲玄黃獲再真何能贊鴻烈 魏以
宏豐鎬宅在茲河山互襟帶鬱鬱烟雲姿環衛仍萬億有粟積

如坻歌吹喧列肆車馬流通達城闕陋前代門闕多舊遺渾渾
國初風根本重南畿仰思受命主功德天地垂

吳公園中食棗

名園何鬱鬱珍菓四五株掛實繁柯上纍垂脩且朱秋來煩愛
護童稚皆遠驅正用飾林館豈為邊豆需昨忝登堂客得侍樹
間趨擊枝特見啖深愧禮意殊美脆不用嚼滿口甘露珠三錢
換一升此豈市所無但貴賢人宅新采鮮莫踰至今懷故味非
止稱須臾

和答王侍講濟之

貴門古難登顏色不可忤有官雖冷淡聊亦足朝暮所悅契心
人屢脫門外屨雖然有擊鮮邀我亦懶去汪汪雅量深落落高

懷素相尋但誇 茲來信非誤陋巷有賢人止我歸夢蕭適意
且便留馬須問何處

妄以鄙見箋莊子為德光所窺過蒙投篇資獎因輒奉

酬

少也嗜周書妄欲遣世情中年志益滯不斷如婦嬰臨編再三
歎甘守墨與繩人生既多苦累我寧非形山澤凍餒清逼官位憂
勞并鬱塞抱餘懷誰其堪與盟玄言緘巨帙本意違且貞所閱
世間書徒添非譽縈廓朗祛煩慮誰有如莊生披諷畏卷盡啟
予惟郭卿藩垣周柱篇鼓吹秦壁經斯人含天秘妙論縱口成
誰知千載下求之難貌名高堅費鑽仰可玩不可稱溟滓浩述
海苔墨森疑城嗟余獨不量舉筆茲申評雖乏入室學且獲胸

臆平藏來自箱篋不敢踰戶庭搜惟莫子避向我眼倍青知賞
自古難他人須走驚

和陳明之賞菊

陳家九日客滿筵故事已向交遊傳醉來起舞不肯去共扶上
馬如乘船嗟予獨不蒙比數自坐破樓看暮雨雖逢佳節亦徒
然空望東家酒旗舞吳中九日必登山翠壁丹崖歲一攀可憐
為客無歡味江上雲山何日還

有客

有客下其馬入門向我言聞子意將歸眾皆不謂然年深官自
高金可腰望間云何遂欲去况子方少年少年不肯仕惜哉歲
月捐楊子持歸志勇若矢在弦一聆客之語足縮不得 世有

此奇論胡不早誨旃元來讀古書不若親耳傳楊子誠不肖此
客乃大賢

都下將歸述懷

鄙人自從三月來腹心久已病癥瘕晨興至午尚不食夜枕呻
吟睡尤寡蕭然一榻但高卧雖有心曲誰與寫有人謂我病如
此何不抽身向林野一聞此言即再拜誰有愛人如此者久知
山水澹有味漸覺功名輕可捨况今一病已到骨兼與世事多
疢疔病人自合卧活命安能奔走還騎馬大凡決事在己心謀
之朋友惡乎可乘今秋至天漸涼定買扁舟向南下諸君請自
各努力余非引高毋請罵

予既得請將歸吳王秋官弼亦以奉使西行以詩見贖

兼詢歸意遂依韵奉酬

王君憫我將南歸贈我以詩兼以酒忽言我實無所病托以圖
歸詒朋友謂君知我不易逢乃此相疑一何否君以我樂山林
邪我非忘世愛隴畝衙門晨入酉始出力不能支瘠而黝上章
得請誠幸甚向天再拜頭屢 小臣蒙擢布衣內第以進士恩
太厚儀曹四月百無補空食廩祿顏可醜不因抱病無奈何豈
敢飄然去官守君言我意在著書妄欲求閒營不朽人生奇偉
在事業自局儒酸亦何有我今且去君亦行淒風枯林月當九
君有高幢盛僕馬我有空車載雞狗出城分路兩不同一就官
塗一林藪恐君謂我非病歸不惜叨叨為君剖

初食楊梅

楊梅本是我家果歸來相對歎先作往來南北將十年久不食
汝將忘却憶從年少在吳中食以成傷難瘳藥年年端午即有
之街頭賣新先附郭初間生酸帶青色次見熟從枝上落吳儂
好奇不論錢一味纔逢須倒索生時薰蒸喜烈日所怕狂風陰
雨虐有紅有白紫者佳大如彈丸圓可握生芒刺口易破碎到
牙甘露先流齧黃船奉貢晝夜走數枚出賜惟臺閣其餘官小
那得預說著江南懷頗惡吳人鹽蜜百計收不知本味終枯涸
肉存液去但有名奪以酸甜無可嚼我今到家又遇夏正是高
林雨方濯滿盤新摘恣狂啖十指染丹如茜著細思口實亦小
事其來乃以微官博使余不有故山歸安得鄉鮮列惟錯人生
百年在適意忍口勞勞何所樂

金山寺避暑望雨作戲效玉川子體

山中日日望雨至立向山頭看靈氣今朝且喜雨果來陰雲成
片當天墜雲之來兮奇且特有如推山而至遮盡半天黑黑雲
上有白雲行白白黑黑兮重復輕不知黑雲是風白是雨白雲
多處先沾注雲中雨脚畧可觀數條當天大如柱此雲先自北
方起汗漫只謂太湖中來返頭看忽然風自東向來却把西方
之雲盡吹散眾人觀者都言苦日日望雨又不雨幸得一片雲
推來自天北須臾變作大雲有黑亦有白令人觀之恐怖生若
要作雨不如此不得雨未至今雷先鳴驚人須用多只一聲
魑肝鬼胆在何處世亦有奸人立不住樹頭蕭蕭風鬧作如
今却是雨真到吾見閉門高坐着汝落落到三日五日也不惡

示友

作官亦有味豈必居山林山林不足不如守俸金驅馳固末事
所貴在安心慨思一歸難仰歎空沉吟豈不畏貧賤自愛良亦
深厚養藏至憂朱龍乖野禽緣茲公座上常懷溪樹陰

文宗嚴將令慶雲其同年閔侍御作竹為贈

吾子平日心皎皎我所知吾子他日節斷斷人不疑况有同年
友清風相夾持無煩苦規益玉立本天質

挽浙士沈一之室人錢氏

柔嘉由夙稟桃夭方有歸云何枝上英俄逐涼颺飛伏匣悲明
鏡凋香嗟故衣書史紛在目百歲永相違弦絕不復彈歎息損
容輝傷哉微雪詠空存五色機

觀梅花

王家園裏梅花開早觀晚觀日日來東園垣毀得逕入西園隔
水空徘徊雖無斗酒醉其下多翫一周如一杯仰頭但見雪滿
樹兩園映發何奇哉俛思風雨已七日花有幾時天不惜寧天
賜雨莫賜風留花且發兩園中但教花在能來看泥淖無妨自
有筇

小言

煮虱蒸蟻客稱羞寸帛製衾餘作裘駕車隙中相追游累塵築
基起重樓

秋夜雨中

一陣復一陣蕭蕭忽然至空堂燈火昏卧聽惟獨自何哉人世

間有此惡滋味能令伏枕人百計不能寐一般聽雨愁天下無
可譬鬱鬱沉沉然探懷却無事

奉陪石田先生登覽虎丘

中年棄組綬丘壑固夙心窮探雖未暇邇勝或可尋
曠茲西郭表平陸起孤岑水石多秀麗委曲抱幽深
丹砂炳雙峽翠剝暗千林何但游人樂翔詠諧魚禽
攝瞻靈淵瞰流目高閣臨况奉鹿門履玄言承滿襟
撫己良自足終老復何歎

小景

白雲如炊氣淪然群峯差差翠成蓮高居者誰其列
僊客至不起但聽泉

松江道中紀事

余生信多厄浩歎命可嫌二年不出門日白夜有蟾云何此舉
棹風雨隨相淹嗟人孰無友錢子吾所忻遙遙松江道勞苦亦
已厭始自發松陵赫赫晨颺嚴橋門水西吸吸舟向堤粘舫人
紛運篙墮者幾欲殲心驚不得坐起視衣皆露幸矣免亡失私
慶自理髯顧此皆官夫一死事豈纖人間列法網更乃議口僉
無端負重責何苦傷吾恬自從入舟來夢怪神不懌况乃四多
風窗破紙若擗薪爐向榻置聊以充帷帳於征既七日雲間蝶
方瞻言歸一何速墨突信未黔曉邁三十里仰視日已崦風顛
浪如馬纜斷猶揮鉅中流去飛疾水楫人爭拈北牽返南鷺似
拔蛟尾潛役吐盡逃散蔽彼村宇覘支吾不可使遺棄空牌籤
因之發長喟俛然理有占此固鞭撻齊乃費口語謔但我既嗜

逸早識藜藿甜所獲良已多貴勢寧得兼此心甘無尤終不憾
冷炎田溝水嗚咽助我鳴漸漸朱湮暮雪下淒風刮剛鎌啾啾
集饑烏蕭瑟敲枯簾冬溫乃愆候霰電真良砭晨興肆遠望縞
野皆堆鹽三泖凍無波九峯高沒尖清冷之灑氣貯此天地匳
掬來與人喫亦可瘡久瘡窮游不終否果見日色暹經墟復歷
鎮時或轟酒帘船將鼓笛具岳有鵝鴨醃尚可供一醉醉倒酒
可添貧賤固多役未得安閭閻近游亦不易平溪藏險嶮蘇松
路何有棘若行陸鮎賦造合爾薄辭祿誠非廉園居近修築草
屋新始苦殘冬積蒼翠松竹麓滿簷歸歟誠游歷請卜君平簾

唐昭陵驪山避暑圖

貞觀天子朝明堂獻琛執圭來萬方總制機務挈紀綱心思焦

勞體弗康築宮九成驪山陽六月避暑因清涼玉殿金樓跨澗
岡周連拄撐焯焯煌煌千乘萬騎汗且疆不能數計堪容量山顛
築臺入青蒼咫尺層層近相望芝蓋侍衛容穆莊下視塵寰何
渺茫靈風颯然拂旗常龍顏為笑樂徜徉林花澗草盛舒芳異
色之禽亦鳴翔天子掀髯小八荒顧命侍臣汝揄揚鄒枚前趨
鳴珮鏘秉翰作賦極鋪張比功周漢德義皇被之雲和在中房
賜宴大舖流恩滂執符御極貴安強游豫小事庸何傷何人作
圖筆孔良往事如昨千載長美哉流風歌洋洋

新安李氏園亭

夫君雅好奇卜居富林野遠續乃祖賢開園遂成趣池塘擬山
澗樊垣護芳樹暮暮朱實垂嚶嚶野禽翥荷鋤豈不高兼得理

生緒正界方礪隅育蔬先去蠹尊身有至術于茲道咸具鳴琴
白日永垂釣蒼波鶩庵館足藏用墳典惟業素慨思黃綺流園
公亦名著肥遯今式符優游擯塵務聞風想超曠懷勝莫欣晤
眷言嘉令德援毫賦長句

酷吏行

酷吏面上無慈色手中長提法三尺怒肉橫生鬣奮張高呼拍
案氣揚揚鞭管在前視如戲人血縱橫流滿地水浸生荆尚怪
輕銅包大杖猶嫌細貧窮百姓真可憐每每見官多被鞭忍饑
忍痛哭向天公人更覓杖頭錢

和計大尹虞山雅集

鼓擢琴川來駕言為近游賢令化方洽豈俟即予謀張燕山之

顛有酒滑如油雲開見百里南望古蘇州尚湖當其前揆時維
杪秋仁政召嘉瑞岐木鬱盈疇我醉屬公飲勿遺此遐取言子
本邑產古今契良投有月照松杉賓客起互酬擇勝重移席撫
遠還登樓粲粲新篇詠迴若風馬牛良會誠亦難餘歡渺滄洲

詠陽山大石和李少卿作

此陽山有石

形將大塊截勢與蓮花共仰觀一何

高登陟不可輕鳥飛必徊翔雲出自騰瀟孤圓外成嶠空朗中
含洞瘦如辟穀良清若食蚓仲深思殆天設乍至令人恐濃蘿
垂作陰寒泉滴為凍戴庵亦顛危攜觴更交綜耳脅或駢攢擊
拳時獨送巍巍上少並森森下多從荒厓始誰開倒樹諒非種
在茲三吳間當以九鼎重崇巖借冠冕卑巒聽提控勞呼猿固

匿被壓松堪訟曲躬始得門側身還入衒拂苔芳客眠收乳垂
資用志猶記奉餘材曷遺禹貢立久氣濕袍嘯高聲答夔論年
越殷周言時晦唐宋一為佛者居永作游人奉病宜謚著書寐
稱搏養未四方傳不誣諸公評切中臨谷足還酸乘顛目偏縱
支頤詎厭看極口難竭諷鬼鑿手須拚鯨負背應痛東岱徒小
魯西華謬推雍懸磬風發鳴香爐烟結供曝沙伏靈鼉食罔停
遠鳳是知隆拔羣所貴秀合眾偷餘殿客棖就隙亭閣棟枯藤
蔓穿竅長蛇舌撩縫輕清受指彈瓊瓏脫泥壅蒂拜本無忝羽
撼動得動栽培稀尺間構架靡寸空炎伏涼自生清秋月堪弄
林深必賴燭嵐酷能作鬪星化猶立茫龍吟如叶碛嶺獅馴已
賓阜虎獠與關久嗟隔勝賞頻勞落清夢即欲營終栖其奈懷

微俸

同史隨州適西郊莫亡婦之墓還停舟中兼叙別懷作
春渚方泫泫沿洄弄蘭漿既遵前墟泛遂事玄臺饗感彼泉下
魂揮淚予懷悵登陟循新岡青松倏云長收襟慰遠別芳甸聊
涉賞周覽群物熙當年記來往蔬麥爛成繪川原一何廣逶迤
疑村家池亭亦虛敞黃禽聆在柳庖鮮看麗網飯罷相攜行華
舫共還上重濠肆晚興清颯薦初爽欣戚諒難代持觴仍挹快
况乃老俱至流光疾翻掌聚首永為歡睽違時致想念此能遽
姑俟雲月朗

題陳卿雲山圖

峨峨茲山高冉冉白雲出春來為甘雨可以甦萬物豈比窮谷

寒終然守荒寂不能興膚村含烟翠空鬱

與育德同遊鴻山作贈

登陟信勞止奈抱幽賞僻冠岵飛亭創緣同新路斥良友况簪
睽違思深積相攜當杪秋決皆送遙翮南見秦餘杭撫景楓
葉赤予生諄多暇茲游云偶得無成感休謝終老向林澤

送贈浦文玉還錫城

初月麗秋夕照此庭前樹擊柯影縱橫溽溽濕零露累日相攜
游茲焉復良晤論文荷知賞斯人慨難遇解維俟酒散言投錫
山去鳴鶻孤蒲間到家應達曙締交其自今毋忘篤情素

廬陽思歸因次蔚少參梅花圖詩見意

我江家南山水窟十年未有為旅人客居忽忽秋寒新覽鏡自

唾心俱塵忽憶梅花在山路笑人不歸竟何故生當豁志那少
忍束書便擬投東去

近體詩

五言七言

弘治甲子歲六月恭聽遺詔志哀二首

聖智由天縱垂衣帝德彰民饑憂大禹刑措美成王撫眾惟恭
儉臨朝罔怠荒傷心聞詔日率土淚淋浪九葉開鴻業龍飛亦
戊申武功成薄伐燕禮接群臣南面惟恭己深山共感仁誰言
弓劍遠史冊萬年新

將赴都別鄉友

草草溪筵別不堪分手情誤興官職想仍作暑天行世界身難
匿乾坤眼暫明野僧休笑我歸計有時成

陳明寺席上分得紅棗子

一秋欣飽咳曾記脆無查爛不隨霖滴乾因透日華肉堅枚縮
小膚皴理交加赤喜如忠膽甜愁觸病牙蓋藏仍歲用鉅飭滿
人家重嘆來時路高林正放花

使浙日承親友送至吳江

送送不覺遠因留江上眠天寒人共被夜靜水衝船候旦窺雅
發離家記月圓未知從此去何處過殘年

次韵陳大理

寓居聊爾御垣東一榻蕭然秋色中到任幾時先卧病深慚俸
粟印文紅

慶壽寺作

自入都城已四遷梵寮今擬度寒天密糊窗眼風何入獨諷簷
光日又偏任有簿書心不仕歸無衣食俸難捐看來正是沉吟
處誰與商量但喟然

早春遊南山

游思經營兩日前過暄深畏雨遮天啟明下地親張具隔宿拋
緡豫買船霽景望來欣已動佳朋接到冗俱捐雙搖疾槽清波
裂四柱明 碧漢填員北入橋村已僻投南遵渚路微徧成行
梅柳將春妬吐氣禽蟲得暖翾淺浪刺篙蓬颺水濕薪炊秦椀
縈烟摩空寶塔超雲立涌地螺峯走馬連茶磨高存土堆大石
湖晴動鏡光圓先朝錫翰亭猶護古相營居宅已遷竹轎候人
諱守岸農黎觀客靜依阡僧房臨港舟堪抵佛閣依岵石共肩

豆實不離墻下筍杯漿原取澗中泉梵書在手因拋讀道榻逢
軀即借眠却顧城隍須返棹欲辭賓客獨參禪林巒自幼關心
事身世從來是業緣又逐濁風歸市郭各扶殘醉別溪筵還家
秉燭吟詩句境物捫胸尚歷然

陪郡守林公游山二首

綠瘦南山正杪秋嘉招欣奉旆旌游煙開湖水臨風觀樹簇松
陵見遠洲近讓風光堪醉杜環滁林壑已名歐使君仁政何從
見老穉欣欣擁道周
絡緯嚶嚶鳴草間漸看冰鏡起東山寒旻下露沾衣濕野燎然
松委地丹蕙帳空兮方自笑峴臺登後更誰攀穆生未必堪優
禮又踏仙舟醉醴還

送都憲戴公入朝

喬嶽巍巍德望崇烏臺新陟漢三公聖皇思治求元老草澤虛
心仰素風表率共看師百辟倚毘深喜副重瞳趨庭再拜非私
慶直為朝廷賀樸忠

瓊上人還吳

京國幾時留匆匆兩月周禪從逆境打衲到暑天收作禮辭僧
伴挑包上客舟將何償此役速揀好山遊

悼周院判原己

簇簇紙花羅几筵人生到此亦徒然身終渴病如司馬命值孤
星是樂天多少庸夫偏不死古來才子本難全吟喉一閉詩增
重昨日搜囊有數篇

游後出山作

百數青蓮蕊兼辰得縱看盤空度石壁就地飲雲端有口贊不盡無緣到也難又歸城郭去塵土事漫漫

賀九嶺作

兩山分一嶺左右望皆宜路作蛇形曲峯為粉本奇對風吟口咽懼客朽亭危不悟晴嵐重翻將雨兆疑

殘雪

殘雪經時久常聞簷溜聲謂晴增更濕疑兩日還明地背融偏後宵寒凍復成不妨留莫泮借爾照書楹

谿上納涼

秋暑餘威苦難避甦人賴有晚涼生脫衣總向樹頭掛攜酒獨

來溪上傾冷水潑懷風忽到濃霜滿地月方明來朝幸不拘時起何怕坐交三四更

遊陽城湖上晚步

一宿江鄉俗事稀小春天氣換綿衣偶然來到水邊立驚起田間雅亂飛

新春雨雪中和友

四壁爐炎小室漫雪花兼雨曉紛紛新春未立寒猶在舊臘雖留歲已分坐對瓶梅消白晝手持經卷詠清文當其候冷鞞雙凍草圍披衣正半醺

野行

晚來寒凜冽原上更風多殘雪消猶剩瘦身行始和每到賞心

處依頭還自哦

送同年馮使君在京口作

江上迢迢野艇牽山林未敢綴同年坐看砥柱中流裡來詠飛
花北固前魚泝晚湖勞費廩詩催暑雨漫成篇平生知己應難
得從此相望各遠天

苦雨和仲葵

暑雨連綿雁蕩村遙山迷漫盡籠雲僧來白足開筵講衣濕黃
梅炷木薰點滴松梢增葉重崩騰田口放泉分清齋不但簞瓢
客聞說邦侯亦戒葷

荻谿訪王隱君因和答

叢叢野樹暗湖村晚到幽莊滿榻雲積月雨聲長斷續低鄉水

氣日蒸薰人將世隔今垂老柳與田連已不分信宿隱居勞茗
設自何胤早除葷

贈王戶曹輓

元后初臨御周爰遣使臣皇華江驛遠天寵詔綸新大禮須供
億仙郎正策山川甘跋涉逋欠發稽湮萬里持麾去孤舟與
僕親登瀛唐顯客難蜀漢文人鄙郡嗟重蒞高筵感數陳秋堂
正叢菊祖席又城闈鴈起寒沙捲風迴落葉頻歸途還到此瞻
望獨馳神

送呂府丞之任南都

諫垣忠亮久享兆喜新遷聖主紓隆寄疲民望有年黑頭塔已
重赤旬理宜先臨別彈琴贈當知緩急弦

送吳給事使廣東

煌煌持使節銜命向炎方
天語臨軒授王程
過嶺長兩班
推宿望百粵仰清光
為想還朝日
敷陳別有章

利濟寺燕後出見白牡丹

一日清歡坐後寮
誰知此有玉顏嬌
春風觸月生留戀
纔倚朱闌酒便消

贈吳江金明甫五十韻

昭代開文運羣才總是掄
梗楠收巨木
瑚璉錄奇珍
所重尤黃甲
多聞得俊人
驥難千里過
璞自一朝伸
明府生東越
華門甲古鄞
踏槐膺顯薦
鼓瑟位嘉賓
素壁韓檠喜
丹墀董策陳
縱橫敷禮樂
慶會際君臣
金榜題名濕
瓊林賜酒醇
修欄裁翠服
軟

角製烏巾垂拱瞻天表
傳宣聽玉綸
五橋龍飲旭
雙扇雉開晨
苑樹芳含萼
溝波暖動鱗
常參朱闥近
歷試粉曹新
聖主思圖治
臨朝議牧民
班行非不切
荒遠更加勤
由此連科出
多為宰邑巡
黎元無苦嘆
進士獨良循
有縣居京甸
依江住水濱
銅符侯乃握
竹馬境同欣
擊簡誠宜別
賢愚自合甄
內批俄得旨
右徙實逢辰
維是松陵地
誠居吳會津
千圩開畝畝
萬井聚城闈
賦重徵難集
風澆俗尚蕩
自來容暴橫
誰肯念孤貧
吾郡茲偏病
前官素苦瘠
亂絲非易理
惡馬未堪馴
濟巨馮良楫
刺堅厲利鑕
一聞臺奏下
共逐使車轡
積弊初如蝟
頑氓亦類麇
掃除無一點
安集在餘旬
似把頽垣築
猶將碎褐紉
調弦知緩急
飪味適甘辛
訟減莎生獄
庭閒鳥立楯
差科無向背
徭役最平均

案牘勞兼夜衣冠起待昕墨鍾鈎詐偽破柱去殘 惟務農夫
樂寧憂勢要嗔六房成潔士百姓得慈親衝要多賓客逢迎足
縉紳挽船下最苦褊服事難論到岸咸裁數聞風類解輪如斯
施實惠豈但鼓空唇况值愁霖續偏遭歉歲頻兩涯曾莫辨三
板欲平湮買息聊求米抽椽用作新私家俱過糴公廩亦空困
善策煩多設逃民即稍秦桑樞拋更葺蛙竈冷重斨陰隲通蒼
昊宣勞答紫宸旌能方削奏獻績又膏輪驛柳條初發溪桃葉
正養計程趨闕下拂袖別湖濱為譜離筵曲遙看去騎塵勉旃
圖報稱企古紹姬莘

悼賀解元

病中誰得見僮僕待呻吟臨死思家淚終身下第心友邊魂暫

托人裡面尋難惟有殘書在仍歸舊路陰

倪公拜吏部尚書詩以申賀

台司位重百寮推聖主虛懷獨見知正氣自來關世道龍光今
日被朝儀詔傳中外咸胥慶功踵臯夔定不疑指日御前應賜
坐笑談帷幄靖邊陲

沈石田寓結草僧院次韻

門前即人世活板作飛梁古殿崇三寶寒流遶四央松枯老成
怪蜂出晚知房更擬分禪榻來聽夜雨浪

常熟邑中赴計明府道院宴集

七檜壇前雲水堂使君招飲興何長虞山最好是此處名教清
談得幾場鼓瑟時時驚鳥下開扉隱隱見湖光夜深松竹皆含

露重舉金杯吸晚涼

題上方望湖亭壁

湖山開妙境當暑更多風萬頃涵亭下幾帆馳鏡中讓年杉過
我極目鳥橫空獨酌無人伴酒顏聊自紅

赴南峯舟中作

四月園林梅子肥遙遙蘭漿弄清暉抱愁自適尋山興避俗聊
穿高士衣野水鏡空雲倒入晴嵐翠重鳥迷歸崑房去地將千
仞到此應知不用機

虎丘萬松堂避暑

雲巖不一勝窮歷到幽房塢入深林暗風來高閣涼鳴蟬消永
晝懸澗落寒螿擾擾塵塗者空知隱策長

初春山居還城却寄支硎僧院

好山不著詩人句辜負浮嵐翠滿空梅子蛻花春事半雨聲追
冷昨宵中來尋茗碗梯幽閣却上籃輿別遠公白髮漸添身老
大何緣佳興逐東風

湖上

湖上魚吹細沫行湖邊花草足風情田分日影陰晴別水合天
光上下清頗怪病身逢酒健久留眼待山明農家識是游人
過競擁籬頭送櫂鳴

冢宰毘陵王公與郡士太平寺打魚燕集作詩因和

給園澄霽屆芳辰樹影離離水鏡真在沼文魴因豢得從公賢
士以游親橙絲味帶三秋雨網沫珠懸萬顆銀却願人間還獨

笑魚羹何處便長貧

自胥口泛太湖至東洞庭

西望茫茫接幾州，群山無數障中流。
飛帆半日才能到，賭命今番始得遊。
城裡見天無許大，中覓飯有何愁。
橘商渡慣心猶怯，怪殺衝波一小舟。

清明後一日獨遊西山

靜指雙眼洗心腸，領納山光與水光。
到面春風未全暖，離城野路一何長。
青黃不接麥苗短，紅白間開花蓋香。
隨處有茶堪接納，禪林三四遠相望。

遊虎丘和姚侍御

監閭城外虎丘山，半日工夫往可還。
粉牘啟船橫水次，布袍便

體混人間石池對，闢泉長定寶樹爭。
開蓋欲殷邂逅禪僧見，趺坐世涂逾覺倦。
躋攀

尹山寺夜詠

離城至此二十里，翻作遲遲半日行。
古寺夜投僧盡出，空廊獨步月方明。
學披梵筈言生澁，借浴芳泉體潔清。
童僕不諳禪默相，翻憐無侶話羈情。

和余錦衣遊湖作

團團柳絮起因風，緯竹雙垂簾子紅。
弄水珍珠生掌上，看山圖畫落胸中。
禽魚已滅驚猜念，花草仍資品第功。
緩棹不教搖鏡破，湖西游衍到湖東。

晚入穹窿山

曲曲修途入塢深已嗟天晚暗生陰誰知輿上忽回首眾谷日光方閃金

將遊西山道中作

竹轎晨登數里迂群山膏沐迂吾徒樹枝拂帽忽低首水影照人堪數鬚牛犢維門角如栗梅花塞路雪成珠白龍廟中一觀憇祀罷野人方會舖

支硎山中題僧院

初春妙風日命侶共來游泉噴雪花冷鳥含蠻語柔怪峯藏僻院平野入高樓總為尋山主何妨此獨留

除夜雜咏

歲除當此夜洒掃事忽忽井上皆封草門當盡畫弓祠堂神影

掛客座佛筵崇撒豆禱兒疾存炊忌釜空辟瘟燒术煖承俗燎紫紅啟篋新衣振除塵舊室攻買錫迎竈帝酌水祀牀公春帖題鄉究年書誦學童插簷皆柏葉戲火有黎筒殘曆收年盡深缸洗臘終市闐驕物貴鄰里饋羹通未識他州節於斯異與同

永定精舍

古刹吳城裡相傳始自唐殿高鷹摩頂門啟檜成行布地將千載分燈有數房涵空雲沼淨當閣野梅長塵動無餘法經完室蘊香暫遊非久住靈境獨徜徉

野壺植秋卉數種艷麗可觀

滿庭丹紫爛如雲粧點村居三二分秋色自然多富貴遊人不請故紛紜化工手到皆成畫時雨思公獨秉鈞終日坐來看不

厭東風擅美定虛云

重題虎丘生公講亭

池光如鏡影山臺怪石喬林美矣哉昨日曾遊今又到恐遺佳境重徘徊

南都儲考功淨拭軒寄題

郎官別有野人意軒子新從池上開天貸荷錢買風景時低面孔洗塵埃功名不泥仕亦可漁菜能供客易來爭似馮曹偏廢政長將水鏡鑒人才

送王進士源潔旋都

煌煌使節非孤旅滿塢梅楊首夏天畫錦一游山水重不離塵世有神仙

解纜愁看即遠行田溝處處水流聲人生一別非容易極目雲帆徒愴情

除夕偶成

筋畫爐灰白微吟首自垂不辭終夜坐要了一年詩春臘方中判寒暄已背馳來年在何處離合又難知

贈錢山人

築墓先旁正有疑公來指點恨何遲隴穿橫脉書難盡水取回流法最奇障面案山今不碍標雲文筆雅相宜吳中岩谷雖層疊未卜尋求席更移

鄭尚書挽詩

顯融當代列公卿一旦遊仙隔杳冥關輔賑荒遺德在留都勤

政滯寃清江頭自結歸廬小身後還沾贈秩榮諫草幾多珍篋
筭賢郎卓卓嗣家聲

送李通府致仕歸沔陽

地控全吳佐理優芳聲數載播民謳甘棠花燦車曾貳彭澤風
清紱早投出處飄然完晚節山林樂矣慕前修蹇余悵別西閭
外空望雲帆去莫留

送金陵陸仁甫赴合州判官

錦袍辭帝闕南邁為寧親故里江楓老長亭別釀春佐州遙領
職觀國盛逢辰正恐需材彥難容竟隱淪

虎丘閒泛與伯虎同賦

名岩佳麗冠吳州永日逍遙榜綵舟菡萏含嬌星水面鳶鷂垂

陰覆人頭寂谷玄蟬藏影嘒長阿蒼狄領群遊翠幌金尊何限
樂欣逢絕咏媿難酬

題畫

野禽飲啄自得意傲倪秋空萬里天不羨隴西鸚鵡貴長羈金
索畫堂前

題赤壁圖

東坡先生信豪逸政事文章兩無敵立朝譴論忤權臣一官忽
向黃州謫黃州僻處西南境地接瀟湘路幽迥平生報國盡忠
良榮辱寧知在俄頃時當七月秋氣涼扁舟載客同徜徉黃泥
之坂連赤壁赤壁磯頭浮月光影落遙空浮沉壁玻璃萬頃涵
秋碧清風徐來波不興身世飄然凌八極扣舷擊棹酣且歌人

生不樂將如何洞簫吹月斷復續淒淒切切鳴聲和先生整襟
方嘆息俯仰乾坤感疇昔鼎分鏖戰總英雄回首江山已陳迹
寓形天地真蜉蝣放懷江漢從遨遊夜深舉盞更酬酢何用眉
眉悲窮愁心事悠悠見高致風月無邊愜深意興來詞賦追楚
騷吐出胸中浩然氣從■此聲名播寰宇笑彼奸回不須數丹
青未必無小補貌得丰標留萬古

松壽堂集卷之二終

松籥堂集卷之三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記

故僉事陳公脩墓記

皇上龍飛弘治之元年覃恩海內凡古今名臣歿而有聞者
詔悉脩治其墓於是吾鄉故福建敘事致仕陳公卒葬於吳山
之下且三十年其孫太學生悅以其平生履歷白諸有司請應
詔如例衆言僉同且稽之大明一統志而公忠義事具在列事
遂施行其二年三月墓成派賢旣逝瑩寢再光 明天子之賜
及于幽淪若是其大也公永樂中以進士拜河南叅議流謫十



載後起爲御史有直聲累以言事被罪瀕死卒不變逮事 四
朝皆得蹇蹇匪躬之道孔子之所謂剛者公爲得之大旌賢表
忠王者所以率天下之大政也公持官清苦葬之日掩穴而已
遺孤奉家法守寒澹業無所增歲時上塚洒飯杯土取不闕爲
孝安暇致力於幽堂之飾耶故有狐狸荆棘穿鞫而不免使人
過而涕之曰庶忠吏身後所得若此則孰肯相率而爲善也仰
惟 皇上始登大寶即下明詔及茲事公得首先蒙被賁于泉
壤豈惟其子孫之榮將服官之士莫不踴躍思報之惟恐不及
焉悅感 上恩德不能忘因請刻石墓道誇示來世敢拜手而
爲之書云

水心亭記

考君子之道有張有弛張于其方爲而弛于其旣爲皆可觀以
則也往年河南李公以法從事 今上有匪躬之節嘗奉命出
按關右用法誅姦慝殆盡天下想聞其風采卒以是得罪瀕死
者數矣賴 上聖明得不死賜歸其家逮于今十有五年矣然
公身退而名愈進外沮而中益昌盤桓鄉邦恬澹忘物得易之
肥遯詩之考槃之夷求厥攸宜且于優游爰即家之隙地鑿池
而構亭焉環之以流波植之以荷芰名曰水心志實也厥所有
事匪觴匪絃經史式陳覽古之訓安命之義暇則俯游鱗迎清
風與雲月相徘徊涑水所謂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易
此者公具得之夫昔之賢人出以爲國故有捐軀就難之事處
以爲身故有明哲自頤之道是身所繫在國則輕在野則重非

夫委臂受任與迫于貧乏其可寘之悴困而重其鬱鬱乎公所
以逸于斯亭者蓋有謂也方其有爲之時則激烈奮振身且不
計何逸之敢謀惟其有弛而弛乃公之道無時而不通也於是
足以觀公矣嗟乎在公不可無斯亭無斯亭則世無直道在天
下不可有斯亭有斯亭則賢者不獲用然則必也還公於朝而
後可公其終得以書史運波爲一生事業耶敢志于亭以告執
政

昆山縣重脩察院記

弘治癸亥歲春監察御史柳陽馮公祗奉 上命巡按于蘇松
常鎮四府所至振舉憲度綱紀一新吏民奉法無敢犯乃七月
行部至昆山是邑也古蘇東境七十里巡必首先公入居行臺

觀弊漏狀召邑令吳君議將修之曰吾聞昔之賢雖一日必葺
其垣宇况茲出今地乎於時吳君諾惟謹公爲下文書斥帑餘
爲經費蓋始於其秋而成於明春作七閱月訖功厥有聽以蒞
政門以啓閉堂寢以燕食廡廡南漏各事其事凡爲楹間三十
五大仍小更豐約有道寸材塊甃咸隸于工帥蓋終事而民不
知勞焉公旣以吳君爲能且謂茲役之作所以嚴等威備制度
謹防閑而非得已也於是乎有書石之命惟我 國家採用漢
制歲遣憲臣按行天下刺舉不法因達民隱而布之德惠實

天子所倚以圖治者而於畿內加詳故分四郡特設以蒞之然
則威之所加在郡郡重在邑邑重豈其居府而容其完畧焉此
公興作之盛心也雖然脩室者於此有腐焉必去之有良焉必

植之作而有法在政斯類公其然乎且公至之冬歲適歉荒饑民嗷嗷吳疏請於 皇上免稅六十八萬有奇又自裁革均徭二千餘役凡省緡錢二萬緡其明年又奏蒙 恩准輸折色銀三十三萬省米三十萬石留為賑濟公之功大矣哉名允中字執之成化甲辰進士建曰屢上克恢大猷蓋其心存經濟若此吳君名祺豐城人弘治壬戌進士慎以有為觀其可績知也用敢併書于是庶他日得有考云

宜興縣新建察院記

常鎮蘇松四郡輔京圻居東境上 天子歲命憲臣臨治行事所至激揚厲吏翦蒙猾問民疾苦故無常居居之所在大政輒集故非高顯殊特則不足以容衆而威下蓋勢然也宜興察院

創自 國初壯武中棟宇簡質罔稱嚴重歲久益敝腐欹缺踈有司以其然也或外塗飾以緩責然非制奸之道弘治癸亥巡按監察御史柳陽馮公允中奉 命至既入是邑頽而咨嗟以為敝予改爲古之訓也作其容已乃屬邑令晉江王君鏞議之君度材計費官帑不足濟以相勸而後克從事於是蓋撤故構作廳事增崇之凡四尺深廣加一丈有奇卻其基又三丈有奇中堂燕寢皆次第層列周垣既築重門以峨廊廡庖廡莫不成秩後爲虛軒周待逸暇其西室則生吏止焉其墉陰則池亭設焉蓋及是而居之道爲大備是役也經始於歲之七月逮十月告成公至自金壇居其中臨蒞有儀防遏克固清嚴邃麗爲諸邑冠爲弭節久之而去他日命予書其勞于石用示旌勸或曰

宜興山邑也凡宜從非而已矣是大不然民惟遠也而不能無
怠心怠則難牧也是故聳之以憲府之觀使其民望之而知畏
因以守法無煩於檢約此君所以祗承公命而致力者歟雖然
君則能矣非公其孰啓之蓋惟不疑而後能任人惟不私而後
能爲人任上下相濟是皆適乎道耳於其間何容心焉公登成
化甲辰進士居內臺夙以剛鯁聞至是持法務存大體而君亦
以甲第任今官字牧之美不一而足用敢附書以俟後有考云

無錫縣重建西倉記

邑無錫秋糧十八萬有奇以其三之一食縣秩餘悉以爲上供
凡起運者故事無倉錫倉之設有二分列於邑之東西蓋自周
文襄始傳歲旣遠利溥而弊亦甚牧民者憂之而未有任其改

作者僉謂缺典弘治十年八月進賢姜侯以進士膺選來爲令
顧念廢墜慨然思營之時 聖上方以江南賦簡命都憲彭公
巡撫經畧而巡按侍御王公亦同奉 命蒞于境侯請而戎軍
乃謀於下曰吾欲不費公私而俾役成如之何其賦長之在官
者五十有二人進而願輸其貲曰斯民事也孰敢辭於是鳩材
聚工兩倉並作而西倉之區凡十有四視東抑有加焉西之董
役之士爲義官濮淳凡百受度於侯號稱勤謹以作之明年九
月與東同成有大廳小署門廡洞達其壯傑爲郡之諸邑冠旣
而甃場平良廣於掃除粒米不失吏得校量姦不克作來輸來
納謳歌載塗蓋獨用錢且百萬有司之役於茲爲大而君子不
侈焉何哉 國家仰給東南而小民艱難於稼穡之事司之不

宜非也適所以示敬慎而已矣然糧食不倉自祖宗以來則然倉非不善也制未違也有能作而恢之斯豈非朝廷之至意哉故文襄草創至今六七十年而後始備則法制與舉矣侯務施惠愛若濟饑渴而於賦歛尤平故予受託當書而不復援古以著誠者所謂以人爲鑑侯實有焉

浙藩重脩解宇記

浙省包山帶海有郡十有一屬吏鴈行趨庭下晷刻不絕其衙署則凡大政令皆出焉非有高明備煥不足以稱是故構創之規視他處爲大且備惟其然也易弊而難葺而長是者或玩愒懼謗弗之顧往往日就頽壞民靡所瞻斯固弗可非也今左布政使蕪湖李公贊始到之三月顧視而嗟之曰是不葺且腐漏

不復堪處吾敢已乎時伍公符爲左叅政楊公竒馬公輅爲右叅政尚公衡爲右叅議詢謀僉同咸以爲宜於是內自正堂若西廊中室紫薇樓以達於外之重門榜廡皆翻蓋前自聽事之軒若井亭東廊以及于後之左使衙宅皆建造其間易棟之椽者七甃石之踐者五大小繪飾爲間者一百有八然後積歲之陋一旦華新居之孔嚴臨下有儀於昔日所謂大且備者果無負焉役始正德紀元內申八月訖明年三月功成費用羨餘不煩官工用僕斯不勞民旣落之日右布政使無錫邵公寶始上謂宜書乃以書來屬記諸石噫浙固東南會府財帑民物之盛攝之藩司有解焉容弊也乎哉蓋國家所務在得賢已爲牧伯則政理而民樂不在以苟簡自飾而曰我不興作以爲尚也

且政必貴通舉而又有不可已者公之用意其在是歟公初舉成化甲辰進士以吏曹郎歷職武選繼陞陝參進今官表傳洽有文其爲政尚嚴毅敢任事蒞官以來搜剔隱叟發匿捕無算餘事乃及茲役蓋其一云

治水義官題名記

江之南北歲大水稼田弗民登饑穀翔公私告竭有獻謀於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鉅海爲壑水不克下乃災于農請決之便語聞 皇帝以爲然於是工部侍郎徐公燕都御史來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導巨區之流注諸東其糧授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役法以五什百千長其人顧吏少不足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

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從之郡以下邑徵用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人以往長者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鄭侯乃汰衰升壯斥愚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役分地得常熟之芝塘用能協力諧志無懈晨夕督促提調咸中程度以弘治八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綵旆列金鼓躬迓於郭外宴饗有序百瘁咸釋初役之興憚往者旣衆而多以疾祈中輟侯一折以大誣不聽且約列名于石以爲旌至是惟言之圖踐請於都臺許焉而余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豐光禹迹功利博大實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爲生人慶願得預力其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遭也而侯於此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士得以垂聲邑中永永無極

蓋一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
癸丑進士任丘人至之半載威惠大行誠賢牧也

長洲義官疏渠題記

巨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是邑大
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爲災是以當治軍急然由是
抵海越鄰尚百里不流不導無所於壑則不獨治以自利亦明
矣弘治之二年 天子以進士邢侯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歷
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以歲繼侯汲汲輸賑補救振 設民
幸免於轉徙而終以爲非遠圖每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
境有畫焉不可也七年侍郎徐公以 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
盡去水害而以白茅塘爲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于

海茲所謂下流之當治者治則均利而邇其上者尤甚於是邢
侯任其事加力妙選義官之有材諳者得某等三十七人畀之
人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月工成自芝塘至於廟灣積沙盡決
迅流飛疾由蔽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苦驅氓以他救而不知白
茅通而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侯於是役慨焉爲諸
邑先竟能假鄰以自濟因衆而有功然則其於理水與人咸皆
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焉爾苟不以一
名求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不可使也於是具
石請噫是真循良古意不可辭乃文其畧而人人列焉

圭普二涇通水建橋記

蘇之郭惟西爲盛而其實司之有水焉引大濠而別注者南曰

圭涇北流三里至途而止此曰普安涇南流三里至田而止山
隔小溪莫之能貫焉弘治辛酉胥門浮橋興邑令任丘鄺侯相
水而得之嘆曰噫是固有別津而人不知也決途鑿田其克有
濟乎乃請于巡按御史長沙袁公繼太守汝寧曹公鳳皆慨然
許可侯乃論田者俾售之果獻其地不一月功告成凡用役一
千開土四十丈而南壅之決一日者不與焉沿流而行又隨在
疏剔其遇地之侵官而屏其上者必斥無貸伐樹焚蘊洞爲流
波一望洋洋靡有阻遏由是鼓楫而過者無虛晷臨流而宇者
定厥居素有未復而一旦獲之也方役之始作侯欲廣渠容巨
艦慮匪卑梁可納乃作十橋跨其上通行旅三以石甃三以材
建當二涇之新鑿者二則莫不由狹數崇相間成章鼎創焉朱

級以備雨徒者稱便旣畢事鄉人伐石請書梗槩以爲舟之行
是有二美焉胥不能阻閼不能險是民志也予惟物辭則思通
然必遭而後濟功成則不朽然必協而後克觀之斯渠昔否今
享脉於大川其不有遭乎上下一心以建厥勳其不謂協乎雖
然不可以不志於是敢筆其詳以示後世與茲川永久

鴻山畫中亭記

將爲游觀之樂者則必先求於心志有不獲焉雖曰環之以景
物而不爲我有故山泉禽魚之勝惟遂而逸者然後能專之鴻
山在錫之東南七十里錫之山至是而獨收環音舉旁之美茲
爲之取且梁鴻氏之故居也故嗣創高獨實難其人樵牧是褻
輪蹄不至歲弘治甲子西野君旣得山之中麓爲別業乃躡崔

峯披荒翳獲勝於其半曰美哉乎吾村於是肆其覽以遊列仙
者游遂亭焉吐納萬象撫摩浮雲目及百里下見纖悉其大凡
則滄溟匯井東霽澤浮其西蘇之羣山效竒呈秀咸會于几下
却登而望崑巒纒列萃是美也統之於亭蓋前人莫之能知也
既成而賀賓以名請君曰吾觀善繪之士吮和丹墨刻力於尺
幘之中非不類也然而採釣之具無所施彼真偽焉而已耳孰
若是亭以煙嵐爲點染環峰布嶂集馬夏關荆之巧以足吾賞
哉彼画人也此畫天也宜命之曰畫中亭噫胚斯者大初繪斯
者化工中斯者亭亭以君始君以暇獲考君之暇非荒非惰少
則勤壯則勞老則逸至于今稼穡詩書之責率有人焉故能盤
桓徜徉而樂於斯由其遂也不然一日而游且不克尚取亭以

嗜物乎且昇山冝果栢之輒茂其苦之實其穫不可勝計君則
以暇日督種樹者而視其灌溉剛摘之事因以登亭洋洋其中
旣無棄陰而亦不廢於吟嘯斯其足法也或曰華之宮山之爲
也君好讀書鼓琴工詩画得於清淑尤甚宜其有之而使夫
亭者之有聞也遂書以記諸石俾嗜畫者寓目而來其人焉

歲思堂記

國家立鈔關一在蘇許墅弘治歲丙辰戶部主事劉君煥實奉
命董其事先是公衙之宇不足無退食之室賓至若於廳事弗
便慨將畫之顧視厥後有廡相直惟闢右是且則窒其北隔其
南垣其外中設揖讓之位而且以爲息焉不費而亟成易規而
大備旣成題曰歲思之堂於是延涼納溫冬夏咸宜圖史在座

花石盈庭容之登焉者莫不樂之他日以其意寓予以記曰官政之脩惟思乃克然非偃仰優柔之有地則思亦無寄焉自吾之來茲夙夜匪懈將惟勉其職是圖然南檣北柁日勾核不暇雖欲監古今以求通於務其無能矣故吾之爲斯堂蓋以思而不以豫也敢弗志乎且是塗居津之要會鉅公魁士由四方而來者無不得皆接是吾堂日有人焉彼皆天下之賢俊吾宜思而與之齊庶其及也夫燕居燕也會亦燕也一名二義而皆用吾心故謂之燕思也子其書之居字堯章真定藁城人癸丑進士溫雅博洽識者期以遠大其爲是堂廣已之迨而遺後之益抑非無謂以爲也遂受而記焉若其槩君所云皆具書事實核故不復列吾言云

重建渡水橋記

東洞庠峙大湖中心厥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下結屋若古桃源畊田樹果殆無寸地隙人力作耐勤苦以儉朴爲事屢陌經絡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邑日憧憧然在途摩接無棄陰而曷處者是故通路之宜修急於通都弗可以荒遠視也具區港界二峯之間西五里曰莫鰲峰東二里曰武峯其南北貫於太湖太湖本具區也以其水出是故以爲號焉其流廣而且急隔越行旅爲必由之要津故有石梁曰渡水廢四十年矣里人慮其工鉅弗敢圖駕木以濟高危凜凜每風雨晨夕人之提携負荷過者多恐怖兢業或仆而溺有之居武峰之下者有曰前賦長吳天禮謹愿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令鄺侯

美其志白之郡守史公大善之遣吏獎勞曰汝必亟成乃績無終懈惟汝名侯亦曰汝成予其義汝天禮感勵益勉厥事舊石材惡弗可用盡棄之別購礪村之長者斲焉遂以弘治九年之月告成凡長一十六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為石堤延袤又冬四十餘丈其費金將百挺而不吝工部姚公方督水利事亦懿而旌之然後山之人大悅弗憂於雨弗惕於夜化艱虞為坦途下視風濤不我能即驩焉咨嗟以為盛舉而今賦長吳恪實具石以來願有書也余聞立政以澤人為大澤而不費抑又善焉若夫利害非其獨有而欲使之傾材以濟眾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役之舉雖營於下而實出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成斯人之義皆求求不可刊已然天禮之為是不遺其力而

務廣其惠故又有餘績者二若遷旁涇之梁出之堤上而道不迂若作屋三楹其旁以迂來往而客有息若浚橋之東故井且亭之而啣者弗病皆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余故弗敢畧焉

奉詔視學之堂記

由開闢以來人極為大素王人師也故陳其道而布之方冊俾萬世法而行之歷漢迄今餘禩二千而天下大同去封建除井田變肉刑然未嘗不治者何也恃其道存焉耳道之攸存民用永賴故言治者必本諸孔氏其盛至於天子親釋奠尊禮公卿大夫咸出門下環海之內誦其言而以儒稱者又不可勝數夫豈徒然哉由夫子之道則治而已矣雖然道之害厥今惟浮圖

爲甚不攘不除民眩且惑茲分宜之所以有堂于學也蓋邑儒學之側有佛氏居曰真果院者實據左方傲而弗經今歲弘治癸亥生徒言于郡太守西蜀朱公華請去之遂屬邑令吳君環經畫其事吳君吾蘇崑山人也以進士宰是邦敦尚儒雅祗命惟力事既就緒遂以其地爲學屬適提學按察副使邵公寶巡歷至邑見故殿屋材頽良不欲廢又屬君改而爲堂題之曰奉詔視學之堂既成吳君使來請記仰惟聖朝以孔子之道理天下郡縣建廟設學無間遐邇十之起而升用者率此焉由而兩京十三省必設臺憲總督之則學校者出治之地而提學使又士之本也任亦重矣肆我皇上法古圖治尤以教化爲先務選督學政率用哲人故邵公特奉簡命蒞于大江之西所至

較藝考行以身率士務造真材用稱上德意可謂盛矣袁統邑四分宜去郡治七十里山水清僻俗朴尚簡公每出道必由且嘉吳君之能官而以不優治也至輒帶連乃去於是風聲所及袁獨先受賢大夫不謀而同皆欲爲公所爲而是邑遂有斥浮圖廣學宮之事遺廬歸然莫定攸處公則又扁之名而爲之堂焉其曰奉詔者何凡提學使出巡必奉勅書行事示有尊也曰視學者何斯堂之設非游非息惟學政是視示有專也惟夫子之道賴聖皇而行行而有詔然非得良使者則不能有成功今是堂也撤土偶居制使黜夷狄談唐虞非朝廷所以詔公意耶然則善奉詔者莫如公無他正其邪而已矣嗚呼休哉公字國賢直隸無錫人登成化甲辰進士第由戶部郎中陞今

官淹貫經史志操端正故其爲是堂有帶歐排佛之風不可以弗志遂書以載之石俾後來者知堂之所由始

鮑氏清逸亭記

客有新安鮑汝高者詣予請曰吾宗居歙棠樾之里由宋以來世有聞人迄今環數百爨非畊則讀或出而貿遷四方在在有之有族如此亦可謂大矣夫大族之宗老非賢不宜以爲則今叔祖父時瑩翁可無忝也翁早挾貲游中州書交其鉅公魁士服仁行義惟恐不逮晚而近乎鄉益提其身以惠物爲通吾歙地寸視金價翁得隙壤稍寬因園林養恬其中於是行亭而告焉僉曰翁少經營厥家不敢違寧今雖老矣尚克日訪以公其族人族有事必決之翁翁無私焉若是則不惟長吾一宗且實

爲之師而宰之矣是可泛泛而無所尊異乎夫亭翁所樂也今欲假之以頌敢問何名可予曰清逸可乎哉蓋吾聞是亭也有濯纓之沼植以芙渠可不謂清乎又聞翁也高視物表不以世務嬰心可不謂逸乎合清與逸且歸於翁宜名於亭且俾觀德用是知翁之以無逸爲逸而考其自成之道焉亦庶乎激人之軌也子其庸之無或疑汝高乃以予言歸諭于族族曰然質諸翁翁笑不答因來請記遂書而系之以詩

鮑族如雲孰爲其尊惟清逸君旣亭旣沼作是旨酒爲清逸君壽田廬完矣子姓繁矣名譽延矣能弗歡矣酌之酌之清逸君勿辭有水漣漪以滌我卮斝

溪亭晚眺記

吳閩門之北以昭氏家後臨市河之流當日暮務息啓窓而眺
焉則清漪滿目紅霞在波煙景橫空以淡蕩鴉羣蔽天而參差
恒以爲萬境之萃于聯者咸得而領之因署其所居曰溪亭晚
眺他日謁予言其故予曰眺必以晚有說乎誠耶寓耶曰斯二
者固兼焉吾受居庶人之中無田以耕以爲役粟不取諸而有
衣食之累則賈者吾職也是故無暇早眺若夫雞鳴而起出坐
于肆以盡吾一日之力及其晚也而宜休則雖眺焉而非惰以
敗生也故眺恒在晚也當眺之時吾勞舒而困釋乃自謂足以
相忘於斯世吾實樂之是誠也然有感焉不徒以境觀也昔者
吾家遠役於宛平流離徙易不遑寢處用是生人之具缺然蓋
無聊而嗟嘆者有年矣今也粗成其家號爲飽暖無求于人而
僅能自足非類此所眺之晚乎吾故感焉是寓也溪亭之境吾
偏得其晚人生之樂吾聊獲其暮是故若是云也其誠寓之燕
耶余曰君子哉有三德焉勤以不憚得治生之道勞而能弛得
達生之理足而能知得尊生之法君子哉宜乎記也

進齋記

自力而前曰進登坂之車上水之舟皆譬也有不難者乎然而
其爲益也則多苟求益焉而不務其難有遂者乎然則士易觀
也志在植道在勉吾友新安鮑世基有見乎是遂自號曰進齋
他日謁予以記請噫世莫不知進之爲美然而鮮能者何也怠
也夫怠者樂逸故不進非樂於不進也樂其易焉耳夫業烏可
以易成哉君子是以擇其難而務之非樂於難也樂其進焉耳

世基故大家清雅謙和好讀書今賢遷吳楚間尤究治生之術
乃所謂以進爲道者名齋大何忝耶矧業江湖而攻文墨其進
進不已將兼其事乎卽是則世基之志可知也夫人患無志有
志而又力其何不前之有世基勉之克是心可也於是乎書以
爲記且以激夫世之怠者云

報恩佛殿重脩記

凡吳中古刹無居報恩先者惟殿亦然由南宋至今三百載矣
而巋存如故然後乃知佛之道大而尊持一字蓋久若是也然
佛有恒言曰凡物之成必歸於壞而况其久者歟夫值其久遭
其壞勝之以力而不移於常數此又存夫其人焉始殿之弊再
脩再輟或言趙靈釋文瑛之能而不以佛市者遂迎之至則果

以勤役無私動乎人起什而植易腐而堅入其中觀深弘麗不
帝若所謂神通湧化焉者儼乎善提道場之弘開而大人之幢
也於是其徒嘉之相與言曰吾佛大師福德被三界莫不崇
欽而一土木之興綿紀弗就何哉誠駕其說者道不足也今若
人乃能成是其於道不優而能然乎因偕諸余述其事願書以
勵其人乃備錄以爲記而使鑿之於石

雲溪新建石橋記

湖州地卑下多水水之縱橫而出其間者皆是也以橋多夫構
橋以利民吏職也然以官爲之則民雖知其利而有不欲爲者
誠憚於財與力也夫若是而有好義之士出焉以濟吏之不及
雲溪在府治東南三十里其水自苕霅而東流入於海其上適

當南北往來之路橋不可少也舊有木構數毀不便行溪人承事郎王文璧而易之以石費鉅功大八年始就而所謂財與力者皆取諸其人之所願而人皆享其成而莫借其勞與贖也茲非濟其吏之不及者耶夫天下不可軀以法而可使以義有如此吾聞人才無所不有非必皆在乎士大夫之間也蓋雖里邑之中固有幹濟之才而不得其用者焉若文璧者非其人耶蓋橋成又四年而高安知縣前進士張君始屬余爲之記記之以勸天下之好義者請及時爲之

王氏槐窓記

王氏在宋者有以種槐自誌得宰相官者槐固爲王者之祥木也汝周承事以王氏居吳中御幕前誓亦有志焉種槐窓下題

之曰槐窓者取法古人而自其家中之長者始也槐嘗一茂於王氏曾爲王氏榮則爲王氏者皆必培之非必在丞相之子孫也承事去丞相雖遠而其賢特爲王氏保惜一槐安知非其後歟天下之同姓本出一祖雖其多至於千百萬人無非骨肉也由今日言之承事遂爲丞相之子孫不可知即非是與丞相自唐而分亦不可知即又非是與丞相自漢而分則亦不可知此豈可與淺者道哉然則槐固宜承事植之無忝也已而吾觀承事之植斯槐於庭猶植於丞相之家也猶戴宋之三百年雨露者也猶子瞻之所銘者也吾不敢不敬焉嗟夫斯槐在丞相時天下人皆受其蔭多矣傳幾葉至今有曾視之如一握土者乎承事遂爲槐重還王氏舊觀於丞相也有光矣然推承事之志

非曰欲得其後爲丞相官也積德聽報則其心有焉表以槐者
恐忘之也吾以承事能以陰德與槐俱種槐高德深則蔭大報
厚無憂其無如丞相官者出也將必有子瞻之銘也之焉當是
時也承事其可避乎記以待之

侍御王公三使圖記

監察御史吉水王公特憲有聲已三奉使巡按大鎮矣一廣東
二浙江三今吳中也公歷江山爲多謂予曰吾所得於游觀者
蓋皆勝處也予其記之余曰公之德不亦厚乎公以才見掄三
奉使皆天下要地其爲勤勞憂瘁以求澤乎其下者豈少也哉
有功如此不以爲德而獨曰吾得覽於江山之勝而已矣若忘
其歷涉之苦而喜得游賞之樂者則公之謙也予生而足迹所

至少矣公之所得乎閱歷者豈能道其一二也哉雖然請論其
大者可乎士大夫所爲觀於江山者與衆異幽人逸士得一峯
以爲奇酌一泉以爲冽其自奉者固甚小也故不必遠探遍搜
以窮登涉之力也若夫身有公輔之責而將游以大其觀者則
不然必觀於天下之大勢究其險要阨塞而辯乎民俗風土之
不同者也蓋山必觀於高原廣陸水必觀於長江大河一覽一
眺無不以爲治實之用是爲他日儲也蓋不特供一時之娛賞
而已矣此其與衆異者固如此然在貧則雖有志亦何以得遊
夫高山大川動亘數千里而後能盡其勢非裹糧策杖者之所
能至也蓋得游者恒在乎顯貴之後也而非公今日之所以游
者乎吾聞公治廣則治治浙則治治吳則又大治夫此三處者

其山水皆清相等而公臨之公才有餘而遇事無難故能安聞
舒緩從僕焉公上下登適以縱觀於人之所不能至則公之胸
次所儲亦已大矣而豈得按圖而記其粗者哉觀公之所歷已
半東南天下其大勢所得蓋將畜以爲他日用焉夫豈曰非壯
也然公三操大柄以臨三方所至受福其功多矣然則游覽固
其餘事而非公之所專也今公掩其大而談其細曰吾將旂以
盡於江山之勝槩而已矣則謙也而公之德豈不厚哉夫以公
之才而練之以大事助之以勝觀如此則所係乎他日者可知
也已或曰公屬予之記其所游而無一言及之何也予曰地志
有焉抑公能談之矣

葉氏南隱記

洞庭葉君以南隱自號托吾友張弘載來乞記夫隱則隱矣南
何指也豈謂大江之南乎則曠然而無定居矣隱者之迹在接
乎一而不蕩也其南濠乎蓋吳城之外清麗之佳地有南濠焉
帶郭連村而君居之以不仕故稱隱也是地也深無山密林遠
無江湖日擾乎與人迹相逐也况君之家肆臨通衢有客及
門則必以衣冠見雖欲隱也無由矣噫嘻山林江湖能生躁心
古不有種放乎如其隱者門如市心如水耳人在善藏藏則其
生也完矣妻子室家人之有也烏能逃之世之仕者既不能藏
矣然不仕者又豈能皆藏哉何所無事逐之則生何所無人上
之則爭事不能皆却人不能皆謝在乎共貌獨懷心山林身城
郭而已矣然則君之於南濠也孰謂其不可隱哉今之不能隱

者則東西南北之人也君則不然老乎南矣非隱而何予非隱者然私慕隱者之為故君記其居而愧其迹之四方而不能一也

朱氏野航記

朱君性父作小舟既成與客泛之客曰君之有斯舟也其何以名之君曰吾野人也造舟而乘之是野人之舟也請題曰野航也固舟之别名乎客皆觴君而賀之矣他日朱君以所謂野航者泛子出游于東而忘歸歎曰嗟夫異哉舟之所乘同而人之所得異也吾往者以求升斗祿出為千里游必微居舟中月餘始達晝不得伸脰夜不得展足今見舟則也然愚出矣乃今登於是航也神和意暢不知其樂之至是也吾蓋深忠而得之較

故歎

然知富貴之多憂而貧賤之易悅也而使吾忽將忘世而逃乎山林之中焉夫與其千里困其身孰若片時是適其願乎願執楫以時從朱君于雲明水闊之地嘯歌以樂吾生彼其掛帆試川幾濤搖浪危矣可側視不可親履也謝之哉

華氏怡老園記

江南大家皆有園林之勝自古蓋已然矣然予至鷺湖入華氏愛菊翁之園則以為其勝當為三吳有園者之冠他雖有之不能及也翁讀書善談古史事強幹有才自其少而至老未嘗一日不樂亦未嘗一日忘其立家之心勤與樂兼為而不廢故其情達其務立而是園則經營於壯歲游居於老年者也蓋一歲之前余嘗游焉于時春候伊始草木初榮東風扇和時未觸袂

乎字下一作樂哉無易於航矣朱君則吾歎也曰然則吾航之適天下不有不得者乎願執楫而終吾身焉弗敢言出矣

予與二三客行乎園間心通意暢若世間別有境者蓋是園之地惟其大故舉目有山林之趣園中之亭館惟其四散布置故游不盡興而非若他家壘石鑿池築亭建榭皆在一處而亦號曰園林者也翁之與余游是園也先登觀稼之樓青禾滿野四望皆得次至四時之亭以觀列卉又次至環翠之閣有壘山登焉又次至汲清之軒酌乎冽井又次至東西二旁皆有次舍以爲客息然後翁導予觀乎園中之所植則有蔬果桑柘竹樹各有區別不亂其處而咸適於用蓋一園之規模大畧如此而總名之曰怡老園云而予是陶陶然得一日之樂而漢謂翁有區畫之才而見于此也及歸而靜卧以思則復時意游焉而猶能悉識其處不忘蓋旣游之後嘗許翁作記別之年餘不能即成

至勞翁之使數至予愧焉因謂人之所不能免者事也苟非逃深山匿大谷則生生所須誰能去之而人之所不可輕棄者日也使其憂勤終身而不適於懷則亦何益也哉故專樂不勞其樂不以專勞不樂人必笑之二者均非而已矣而翁不然其少也勤以立家其老也創斯園而樂焉夫世人之老則兒孫之念愈重名利之心愈急雖有園林亭館幾人能樂之哉觀翁之達誠不易得也而翁拳拳不忘乎稼穡之事乃知游賞出乎勤勞歌嘯伏于憂悴不特可以爲老而不休者之招而又爲少而不勤者之勸也於是次吾言而歸諸翁請刻之石以爲游者告焉

吳中周君廷憲作一室於第宅之西字之曰白雲窩白雲在天
者也飛揚東西豈室中蓄哉正謂茲室內壁外戶咸飾以白虛
明瑩潔若混沌一色天地之氣故入之者益七焉猶在白雲中
行也雖然譬以白雲假白雲也於此有說焉能使白雲之真為
是窩也人曰白雲在山中在川上在太虛未嘗聞城郭間有白
雲噫嘻是烏知白雲之無所不在者哉雲之起也總起於地山
固地也川亦地也則城郭亦地何處非地何地非雲則是窩也
豈直假其色哉雖以白雲為之亦不可知矣夫山中號多白雲
人望之者惟見白雲焉然居山中者反不知其身之在白雲也
又安知吾城郭之地人望之者不以爲白雲也哉然則便當求
白雲於此窩何以假爲况軒宇間又殊有山林氣乎若俗客至

必曰此白雲名而已矣城郭之家非倚山臨水何得有白雲是
其人也所見亦在跬步之間耳安能與之游乎天地之間而極
論白雲者哉

周氏池亭記

有名園而無水是塵土猶未滌也有水而無臨觀之亭亦棄水
耳所謂園者林木一勝水二勝也有是二勝又必亭館點飾而
後可游樹亦易植水亦易濬亭館亦易構但使蒼鬱成林廻遶
成流照映成境難耳周君廷憲治園在吳中閑曠清遠植雜樹
百餘本開沼爲廻抱之勢周匝相通水亘餘下乃作一亭跨於
綠流之上羣窓洞開可以鑒游鱗閱卧藻微浪之因風隨雲之
在漢波皆可得而鑿也余欲名之莫得其似總名之曰池亭周

君之園可謂足乎林木**鏗**乎水侈乎亭館者矣大凡胸次不高雖頓賞一樹一石必不得其地若茲園之水木亭館皆以心匠出天巧合乎自然而有此全勝也好游者可不至哉

梅石齋記

平湖賈君與梅先生石丈二人友善楊子過而問其故君曰梅先生以清德挺拔孤寒之中居者與之俱化而石丈之為人鏗鏗然不可移動者也楊子曰梅先生豈漢之梅尉等者耶君曰梅尉位卑言尚其人雖賢不識時非梅先生比也楊子曰秦末有黃石公視子之石丈何如君曰黃石公隱而多事能匿名不能匿智安能擬吾石丈楊子曰然則梅堯臣乎石曼卿乎君曰堯臣曼卿俱以文有名官不得高貴其宰相之責歟仕而不遂

不若隱避吾梅先生石丈無此患矣吾故賢之楊子曰此二公者何居君曰梅先生非遠子其間者西湖之濱石丈在在山中

有其迹也楊子曰君何以致之君曰梅先生高矣吾往見焉石丈則輦致之矣楊子曰此二公者亦何用哉君曰用梅先生則能調和四海用石丈則能鎮壓天下皆非常材也楊子曰君之自處其梅石之間乎請遂稱君為梅石君而遂以名其齋焉

東阜記

陳君聞韶之乞假選部歸也與余實同里相比而居朝覲暮見里曰南濠蓋古鴈蕩之村也其為地前附城郭却為原野深林茂木清溪流泉在在呈景而聞韶與余時往觀之遣一介折半簡提壺挈酒可以得醉醉無舟與僕馬之勞而一眺一覽與所

得於探幽而搜奇者未嘗不同也當游之時以爲目力未盡則
釋高原大阜而登之以盡瞻望之樂時則有重山複嶺走其前
稠人密屋布其下幽村野落列其旁而姑蘇之富麗清絕無不
在於吟嘯之中焉聞韶以爲羣山在西則登阜而望者我恒據
其東也於是謂予曰吾其稱東阜生乎當爲我記其樂也余與
聞韶同游者也則復之曰君方起輟仕途將有明堂大厦之用
東阜之樂豈終能留君哉記一時可也君曰不然吾豈忘東
阜之游哉即老將不歸而與子游乎余遂嘆曰君賢矣豈不
忘賤交不敢忘用出不敢忘歸皆盛德事也何可以不記於是
記之曰是東阜者陳君聞韶未仕時與其友所游者也約其老
而復游於此不可以忘也

梅隱記

窮智竭力以求富貴得之者無不欣欣然也然憂多而樂少勞
大而逸微豈不爲梅花笑哉退焉以爲進俯焉以爲高隱君之
於天下其愚不可及也趙君德美清逸士也與梅花有世外交
其夢寐恒在孤山之下雪天月夜未嘗不杖屨遶香而幽尋也
或一枝斜矗或萬株交映莫不有意味可向焉千古之抱君獨
得之矣豈肯折腰向貴人屈膝對上官哉所有事者惟是飲三
杯酒賦一首詩爲梅花粧點太平氣象費工夫耳宜乎不爲名
利二物役也隱哉隱哉梅花之人哉世間不足留意其專君之
志於水邊月下勝於建高幢策大馬終日蹙眉而莫得盡其百
歲之懷也

南濠金山下院記

地之淨垢起乎人心由一人發一淨心故能使垢境湧爲淨坊是故居人沾其福游容資其勝則茲院是也始吾境茂有佛之家魚肉食利言莫聞慈悲之梵音與瞻妙嚴之瑞相也傳老本以力備能依大覺一念之淨起十方之地成遂以正統丁卯創有茲院始則荒墟數弓上作圓通大士之室而前隘後逼草克寢處乃盡收其地而作之寮舍橐無晉金以其力之財爲佛事是謂善乎奉佛者也院既成無所干屬于時金山萬峰禪師道場玄風特茂煽馥吳中四衆載趨日無曠迹蓋前賢所止繫敬乎後若是也傳擇蔭乎祗樹求芘乎法幢計莫逾之乃持院蹟詣知寺昂公而獻諸獻時其弟子今典院德雲峯方以數歲

侍側諸度備秀因謂之曰彼院在人境四事無憂吾觀爾貌豐碩宜可居之他日當以付汝并爲老僧建歸安焉自是昂公不山營募則必以院爲家饑則齋倦則休也而所引必雲峰與俱門人十數莫挈焉既而雲峯漸長遂晉領院事創廣堂三間嗣傳之績雲峰居久緣熟旁近齋筵多來扣請分殮供佛亦環於數村利養之資將與古刹侔焉昂公下世荼毘之餘乃脩初命返不壞之骨于院後作石塔鎮之示來不動歲時諷享以報禮也傳年益老不視院務雲峯有弟子三人曰文僎文侃文儼並法門之良耄僎字仲巽嘗從杜東原陳大和游善書能詩亦閑禪觀爲虎丘書記嘗儼參學江湖性沉默忍辱無兢侃亦知文義非庸沙門也而侃則先寂焉僎之徒必侃之徒佑儼未有

傳也傳既謝緣西逝復塔于昂公之側聳焉雙峙一曰寺之良
禰一曰院之首人並在廣堂後不忘先不棄始主院者謀亦周
哉及成化癸巳之歲衆舉雲峰知金山寺事事亦克立無忝於
其師越三年厭名惡紛復旋于院先事治院之右屋兩曾以爲
老地乃入居焉值微疾示若念且老由是召其法徒悉昇以院
事期人治一歲而輪領之會比年來鄉村貧歎佛事菲薄僅僅
營望猶抱不果腹之憂故接賓客待袍侶視別利倍儉人無貴
焉而仲巽專領而或足或乏未嘗獲困藏羨溢憂感于眉所謂
故約則儼不肯事事祐非歛也是以一院之給萃其身無脫焉
亦勞乎哉余居邇院北二百步可至方外之交惟仲巽一人飯
後之游惟院一處自幼至今每家居之日必以此院爲外齋及

餐病在告游尤數至是院也左通市巷前面水田右帶溪流其
遠秀則有望市之墩羅萬僧奴之墓類嶺類壑高松挺特茂樹
掩映野徑交錯雜乎田間若城郭外如此境宜在艱值之數不
知惟吾之獨得歟不知人蓋以爲然歟若夫耐人事墮身倦體
困則使童子挾一書以隨吾後徜徉緩步見雲峯水明麗照曜
日端憂解愠釋歡發中懷使路人遇之者肩摩不讓漸喜泥同
于野夫此吾之因院以有游者也及門陔履入緇袍出迎談空
論有供止一茗或解衣高卧憇息于匡牀主不貴禮客不貴歛
殆于兩忘此吾之至院而爲樂者也若值食時則取具于家不
煩院設故吾之游無早暮院中不能拒焉至於納風于溪觀月
于庭看霞於郊視雲於野把臂連袂無不與仲巽俱盡其游興

既倦而歸則仲巽必披衣相送東極乎巷首西底乎王氏之園
率用爲例余之與仲巽可謂法侶之骨肉者歟不然則何狂蕩
有容若是而院僧不倦者哉蓋余之遊是院也其無饜有三說
一者樂其居之靜勝二者愛其人之談說三者燕其境之清華
是以屢至而無饜于來然就論其輕重則入尤急焉來而不見
仲巽則吾有飄然去耳靜莫吾留境莫吾止也豈非來以其人
歟予忝業文章多致力於他人至於院無一字紀錄獨不失其
厚薄也况知顛末無如余又奚讓焉夫首之以傳之建著始也
此其二塔誌奉歿非私創也詳堂宇之績見作之難也叙院之
草衆善德也昭院食之艱勸有力防侵蠹也述環院之境明其
幽勝能助道芽也道吾之所以游彰愛其人也吾之記院蓋如

此雖然抑有說焉夫傳老造院之意蓋將黜誼罔以崇幽靜豈
知嗣居者之艱于衣食與齊人等乎俗薄而世淺人且自謀之
不暇奚暇暇其餘以奉佛也獨悲夫缺衣乏食恒人之憂今以
毀容染服之士而猶不免焉豈非反其恒歟而余以世人身處
朝市宜其奔喘利榮窮習俗業而乃畏怯不進好野僧之道豈
非亦反其恒者歟僧抱俗憂僕之猶以身累也俗效僧好余之
有畏於世也豈皆無故乎哉且吾與仲巽並懷高曠之志臨溪
所談何嘗一席不曰吾二人幾時削迹紛途息足窮崑嶺陌葉
羊糞而食之酌清泉而飲之作一世無憂人耶青天白日實聞
斯言又何敢妄非特言之心實有之非心有之實將行之天乎
日乎知吾言知吾心其得不贊吾志哉仲巽雖離於俗則必思

脫其憂吾既慕其靜則必思游其遠若勞自役近自適雖終其
身猶二人之故吾也又何足以稱交焉人豈無志有其志不成
於今必成於後遂附於院記誌其言也弘治三年歲次庚戌十
月十五日立石

重創不染塵觀音殿記

予既記寺之大佛殿瑛師復有請曰東廊不染塵觀音菩薩殿
近成子能亦備其顛末乎吾輩不他門謁矣按殿寺故有也舊
傳菩薩像以七寶木和泥而成端嚴妙麗飛塵不集其上故稱
不染塵觀音四方之客至者必求觀焉十數年前殿燬于火像
存一首而已久無葺者成化癸卯郡人張君廷玉與其室人沈
氏爲採良材於千里之外將圖構之而瑛師適以脩大佛殿在

寺阻於荒歲功未得成張君乃請師輟其鉅功而先爲是殿越
二年告成雖燕衆力然多張氏夫婦之施也其後爲菩薩塑像
者別有陸道明焉張氏創殿陸氏塑像合二家之力而東郭之
觀遂復于舊所謂舊像之故首則裝于後壁而以雲擁護焉不
染塵之名則不易也其事大抵如此嗚呼佛菩薩多矣然闍浮
之人皆獨稱觀世音名號無間於老少男女者則以菩薩慈悲
深重能應一切之所求故也然菩薩雖曰遍含衆生而於其中
惟就求之者斯往應焉故曰觀音衆生之音不至菩薩之定不
起故大求則大應小求則小應無求則無應也故有求於菩薩
者患其不專不患其不應也今張氏夫婦爲敬於菩薩者如此
豈謂無求乎慧眼所觀必有獲其願者矣而瑛師固無所求爲

惠利衆生之故也此菩薩之心也尤可嘉也於是乎書之於石

三峯書院記

夫園池亭榭將以游樂而已乎養其耳目而廢其心志智者憂焉是故館之書名者此也蓋天下之事莫不備乎書習是則足以成賢人而爲善士此固人家一日所不可無者也然書不易積亦不易讀此非貧賤者之事也而豐室鉅家有資乎書尤大而力又能優爲之故作之先者苟不以書訓斯不智矣蓋門閥旣大則必有賓客游從之所其間必飾之樹石必立之亭堂以爲客觀勢必有之雖欲儉焉不可得已無若作而因以書名之則揀奢止靡寓戒乎專娛而忘脩廢在是矣此非趙氏諸先世所以大惠其後之深意耶初趙氏家鴻山已數世矣書院之創

蓋自誠軒翁始實園居也其時有梧二植于庭因稱雙梧書院由此歷乎聽鶴怡菊二君世並葺之名不易也及今海航若廣洋始大其規作知足堂壘爲三峯以標斯館之勝並皆魁傑靈秀髮玲瓏而集瘦古也峰一在堂後隆而大是惟館之雄觀在茲其一峰在東南壯而還其一峯在西北雅而嚴皆隳以林垣各呈其勝並有宇以領之而峭嶠峭壁深崑危磴無有不焉或以峰名總之耳其他觴咏之地有萬竹而圍一亭有凹水而浮一軒茲其館之特奇麗者歟噫有園池亭館若是而專以游樂而已乎蓋趙氏數世以來咸有意于儒者之事以爲此館而君則別開學宇延師教人澤及乎鄉族然則其志皆豈直游樂而已也園林池館豐室鉅家之所不免爲因其所不免者而歸之

於學斯既足以樂賓客悅朋從而希賢樂善之道亦在其中矣
非智矣乎君之成斯館也以雙梧雖舊而不若三峯之著於是
易題曰三峯之書館而介太學陳君來鶴余爲記余雖不及周
游其間以觀所謂三峯者然而聞其談說彷彿則固知其清快
宏麗是爲藏脩之地無疑也而君之子梁伯揮使又與余交於
是書其創由俾刻之館以告予嗣居者吾將厚望之或世有賢
者出焉則資乎是館者大矣

徐氏先像記

里妯徐君孟和在成化之丁酉既喪其父文美翁又九年丙子
則喪其母陳氏音容既遠痛慕加甚乃肖二像而事焉嚴治一
室設龕其中衣服畢備容止儼然孟和曰父兮生我母兮育我

今皆不可得見矣惟茲像也彷彿椿顏依稀萱質雖乏言笑之
通而面目容貌無異天墜地湧再以吾親惠我者我不焉依而
安所求乎於是日以則朝夕謁以時則春秋祭人以爲像而孟
和不以爲像以爲其真親軀也既而又曰冥道幽晦非明莫破
明之所寄其惟燈乎變長夜爲朗晝掃陰途爲炳衢厥功惟大
敢不圖乎於是楮旁先墓置腴良之田十畝以供燃膏俾繼繼
無絕而家祀墓享之需悉資焉曰吾不以費子孫立爲恒產使
守焉以學孝可也規畫既成將合內外之親族享焉而告以故
則磐石來乞余之記曰信今傳後惟子言是賴嗚呼古有木主
而已矣像其禮歟雖然以木主爲不足盡其孝而今世有圖影
焉以圖影爲不足盡其孝而孟和有刻像焉然則斯像也禮不

足而孝有餘也古雖無之又何非哉遂爲之記而系以此說

明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吳公祠堂記

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言也今有徵焉當成化壬辰之科
憲宗純皇帝臨軒策士吾蘇鄉衮吳公以狀元魁天下授官自
翰林脩撰陞春坊左諭德至侍讀學士累預經筵纂脩及爲同
考官皆以高文碩學敬恭朝夕大筭中外之望逮事孝皇於
弘治中進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日講如故加命主考讀卷皆大
委任尤多寅亮莫不厲以台鼎進禮部尚書專掌內閣誥勅
貴矣而不驕於人務以溫良下士無遠近咸慕之爰立將拜
會薨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謚文定葬祭卹典皆渝常格一等可

謂生榮死哀而恩極始終者矣公子誦授中書舍人遷主祠曹
事後十年卒而公專祠未建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仁公之嫡
孫也先以東朝講勞授南京太常寺典籍轉今官由是思承父
志即東城之莊作祠堂祀公今年嘉靖壬寅考取上京師具事
狀來請曰東莊者自元季來爲吾家世業邇歲例下里脊疑舊
名天師座近于老氏報有司將入之幸備值請佃得不廢今祠
所以建也祠後有田彌望可供粢盛却後百步則亭池竹林特
寫幽勝此卽先公藏脩發身之地有十三題名人賦詠甚多西
涯李少師記之詳矣此園向分族人爲業旣而子孫將售富室
亦贖得之今擬於其前之庄大爲祠繪公像其中歲曉奉烝嘗
於茲用伸孝思之萬一敢以記請按禮古卿大夫皆有廟三祀

三世之先則沒後祧升宜自得廟可知自後世無田故不立廟然自唐及宋皆有其制今之禮官雖未遑議及而古典存焉公位爲上卿又以經術啓沃三朝有勲勞於國家於立廟允宜今祠卽廟也矧有腴田附厥後與采地同其孰不樂聞而相慶然斯祠之建實關天道蓋德盛者流光如公長厚鎮俗必有報施及其後人是故特生賢孫振作之若失庄復歸彼養之意有在是豈可誣也哉不日行見門觀輦飛主大宗者從容獻奠於一堂之上吾知靈旗飄搖降清都而矣故宇必將茂錫景福俾繩繩於無窮也尚勗之哉遂書爲記請刻之是歲八月旣望

天方池記

玉峰張先生性流而不壅通而不泛有類於水乃鑿地一區延

天一隅遂謂之天方余謂天圓者池方者使以地表天則曰方可也而方也以池若天則無預使以天命池則曰圓亦可也而圓也以天若地則何關故天天也池也也也者自圓方者乃方以方激圓非圓就方非合二者而一之之謂也何疑哉然水聚則止溢則行亦足以爲仕道况焉何者時未通則隱隱即水聚而爲坎爲池塘隱旣起則仕仕即水溢而爲川爲江漢于斯而朝宗乎海汨汨滔滔一瀉千里非彼止而聚者比夫當夫仕而隱則反厥本原又止而聚矣故東坡曰鑿地得泉而口水專在是豈理乎哉正維此也故池一水也水一通也道外無水水外無道也所以聚而爲坎流而爲江漢者此也道見而仕晦而隱亦此也仕而通籍金閨身爲國有而國之君實臣之夫致身用

軀臣之分也致而捐則歛方且不可得今奉身而退晉餘而樂非自能方也天方之也夫亦先生燭斯理明而寓之於池耶知之餘無贅語矣雖然源源活水波及後人顧不在斯池哉斯池又非斯道之所擬哉先生名安甫字汝勉由弘治庚戌進士爲祁州太守乞休致進階二秩得四品服色寔異數云

吳江縣重建濟農倉記

進士廣平郭侯以弘治八年奉命來宰吳江一政令之建苟利於民必亟爲之盡其力於是興作煥列而濟農倉之復厥功懋焉君在邑城北隅宜廟時故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所設以貯餘米而賑農者也其法稔則積荒則散若古常平民用利賴而與水次諸倉遠隔三里別而弗混所以分正羨示專獨

而清出納先正爲人之甚遠而不可忽也審矣先景泰中民大饑乃始盡發所積哺民而荐荒相仍莫有以輸倉由是虛廢有司因撤而畦之倉之弗復蓋四十年于茲矣侯至首閱廩庾考盈縮而豐年適登陳陳相襲所謂羨餘之粟或塞正版而不待發乃稽文襄之制覽故倉之基慨然以爲天子仁聖惻憫黎元以屬之邑吏今倉名濟農而漫不加省將非曠且卑儲無別而校無徒斯治粟之所以敝也盍取而復之乎詢謀既同請諸執政並許得以經度支勸從事侯乃鳩材召工惟良石能而以屬吏沈經與義民之謹者麗鏞等司其市買而督工程焉凡爲厰八十間計其所貯可容八萬而制作堅密匪有如大凡官程之苟簡者蓋一一皆侯心思目歷之所致也其經始在十一年

春二月工已垂就而侯以守制云任先州具倉庫支費聯爲大
牘移縣一毫絲皆明白有歸且督勵士者以速成爲慊侯之律
已嚴潔而公示忘家如此至是儒學教誨高君來寓予記昔文
襄之爲是倉也蓋遍於六縣而吏部尚書王公實記之于讀其
文而知當時建立之不易以爲後世良法之蔑以加也然昔之
畦之者必曰一水次片亦奚濟農爲遂使君子澤人之道不旋
踵而沮是豈知益國而惠下者哉今侯乃克重恤民隱舉墜典
而復之可謂徇爲政之大體矣其邑之人將洋洋而歌求求而
思乎侯名郭字于蕃肥鄉人高君名志曲阜人用敢詳書以記
于石

吳縣康獲橋記

蘇環水而城其西曰閘門涇會者五奔流感來湍益急舟過輒
恐由是前人鑿新河以避之而其上因有橋焉以航以塗水陸
咸賴利艱在人邑政是觀先是壞且有年罔率靡興石脫幾墜
爲行者憂岌如也廓侯任丘人也以名進士來令吳力官勸民
百廢咸作至是得其宜脩狀乃召里之謹愿有力者十人俾任
其事咸以爲當民心開來利欣然共命則使良工伐美石易故
以新實其中而飾其外非邇之圖惟久之謨而侯朝夕臨視具
授以法增陞之凡二尺車馬孔宜大舟得通以其昔危今安克
良于行因名之康履皆侯也意其經始以弘治八年十月僅百
日工成父老咸曰自侯之來也強革弱寧四境豐晏吾人之受
康多矣今也又康吾橋其能無書乎蓋衆謀方合而經生朱臣

以具石告夫橋仁舉也百冗充庭而能及於是則措心邑事宜無遺焉抑以知賢牧之在上才大而餘功建義感而民力適其澤人殆如是也是誠宜碑故述焉而以附十八者之名侯名璠字廷瑞有志康世者也茲邑其小試乎

吳氏墓亭記

鄉貢進士吳君雲程既葬其母於天平左麓遂當墓道築一亭焉以爲其徘徊瞻望之地而使循古記之欲令後世知其所以始也於是畧書其意于亭曰嗟乎山谷有限而人生無窮盡自有葬以來蘇人之力能得穴者豈有數哉使皆至今而存也則後世之葬者無地者矣顧其當時築垣樹室非無深防遠慮之計也而飄忽陵夷今復何在也哉此豈其所恃以爲久者非片

乎而前世勲名之士雖孤寒隱逸其勢在當時不足以役乎一夫而其墓之存於今者雖不必呵護於官府守視於子孫而人自畏之而不敢犯也則可知氣勢智謀不可恃以幸得於後世也今之人曰吾其倘得又豈有此理也哉今是墓自吳君之母以始亭又君所創也君圖其始可不謀其後歟夫古之君子其名至於終古而不朽者其年非必加乎凡人而特多爲其事業也蓋固有一日而其名遂立於天下者焉名存則其後世尊之必及於其墓君知崇墓而創亭矣胡可以不圖其久焉者也夫使子孫守之則或有時徙宦而他去吾不收以爲然也惟使鄉人之守之則其墓可長也所謂鄉人之守之者前所謂勲名之士是也君篤學有遠志將仕以振矣故記亭始而致其後願君

松篁堂集卷三元
九五
圖其久者以爲斯亭不朽可也故雖有佳山水弗敢詳焉

松篁堂集卷之三終

松籥堂集卷四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序

金小史序

昔平王迫於犬戎而東遷孔子懼作春秋甚矣夷夏之不可不辯也蓋中國之御夷狄惟不與共事則不被其害不然鮮有不因之敗亡者觀諸司馬晉后晉事可鑒也嗟乎宋徽宗聰明主不誠前轍乃引女真攻遼至爲腹心大患而不能去卒之竟失中原父子身爲之虜與懷愍同歸此與夷狄共事者其驗蓋昭然若是然當是時宋非累戰之餘其力尚強文武足用高宗乃



不於是轉禍爲福以收諸將之功顧以患潰子孫至與元兵合
攻以爲一日快而不知又生一秦亦獨何哉予聞有國家者不
患外賊而患內賊外賊者夷狄是也內賊者奸臣是也故童貫
不用金不帝秦檜不相宋不臣嗚呼孰有外侮而不由於召致
者哉然金承機攘竊神器至以君父伯叔臨中國宋雖強爲之
臣而大冠地履終不可倒置史官瞽然不知所裁予於是纂爲
八卷而命之曰金小史蓋予奪去取竊用魯史之法所以辯華
夷之大分著後世之鑒戒非爲金作也

又

女直東夷之至微者也乘契丹氏亂崛起海隅不一年遂有漣
半宋之弗謀而與之連也天祚執而二帝亦不免焉於是犬羊

之徒腥汚中國僞楚假齊繼爲皇帝趙氏百年故疆嚙去十五
九朝寬仁之恩一旦蕩然矣天下之大變生民之至痛孰有甚
於此也惟建炎天子奮起歸德有宋社復還之望而奸檜沮成
諸將敗氣一飛死始真棄半壁天下退君臨安僅爲一附庸或
曰非特檜意也道君歸淵聖返而無所位置焉誠若是也宋嘗
自壞罪豈獨在金哉自時厥後虜勢日盛南渡君臣其心北面
於吳乞買輩君之父之伯之叔之猶未厭也逆亮窺江禍及其
躬而後已焉當時士大夫號爲橫經講道者何限然目視君父
歲捐數十萬以事人如無也其亦何顏侂冑雖戮猶有志焉特
其爲人庸耳以貫求之不皆其罪人耶君子以爲有一管夷吾
遂足以興齊宋誠有人豈至於是然則終宋之世不可謂非談

經者誤之也賴天之鑒禍流毒不爽景亮三曾以次受命於下裨將小夫如殺狗豕然無足惜者而蔡城之焚墮宋目中百年之讎始爲人心一快然而禮樂衣冠爲其竊據多矣亦何足以贖之乎由今觀之猶能使談者氣塞則在當時宜何如也或曰厲階自貫不然夷狄惟弱則遁耳是雖無貫亦至也奚獨罪其家人哉檜和則罪貫與侂冑戰則罪惟拱手而談經者無罪則宋之不振宜矣自古夷狄安識有禮義所畏者戰耳今日曰儲糧明日曰練兵持重一語特爲宋家君臣之障蔽至於壞畫社稷而不知也豈不痛哉然則今之得成其虐者人也非天也循吉伏賢往迹而輒悲之以爲金取關中國事至大竊目故史浩繁弗便觀於是摘其興廢之大故傍采他錄屬而書之緯歷

三載始克成命曰金小史削其名號章政弗書斥偽而惡其竊也惟涉宋者雖細弗棄史固爲中國作乎嗚呼由當時觀之則完顏氏帝也盟主也國也由後世觀之則禽獸也夷狄也大盜賊故也循吉之爲此書也所以甚金之惡而發宋之憤也非爲金作也

送吳獻臣之廣東兵命序

廣東地多雜邊徼控制之道必密而後克寧清遠爲嶺南四郡要衝夷獯負戈鋌時爲害前此莫之設備故求寧未克 今天子勵精圖治用二三大臣綏遠靖國務究厥道于時廣之任于朝者以置憲是邑請東山公方居兵部請行其議 詔可之協于冢宰惟人之謀以爲必得南人知邊事者然後宜授以其職

蓋百選而獲一人焉曰前進士吳君獻臣君蒼梧人夫清遠程
無五百里又嘗尹于廣之順德凡四郡扼寒賊出沒情狀無不
知其爲人博學攻文詞有治才由其素推其道知其優于是由
乃由松江府同知奏擢兵備僉事俾鎮于其地或曰東山公知
人乎公職大司馬爲國擇人畀之兵柄俾綏寧境土而用孱然
一儒吏哉噫是誠非世俗所能知也夫儒者讀書通古今知方
畧用則必效有然決者且君天性忠亮有威衆之清仕事之毅
今奉 璽書操憲度往踐乃職必能用已率下督勵將士明紀
律新號令嚴似侯以與賊從事於朝夕彼雖頑狡好攻劫苦生
人然亦人耳進不得利而走死地吾知其不復來矣嘗聞明天
子在上守在四裔今日南服之靖非吾人肉食者孰任其事東

山公之薦果不虛也勉建功業以匡朝廷但遠人安輒茲允漶
逃聲名流聞而無窮君獨無意乎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
蓋其道如此東山公昔嘗典藩于廣君爲邑屬吏故知之特詳
是舉也人不榮其官榮其知不貴其陞貴其有爲命下之日僉
以爲允於是乎序以贈之

太守曹侯事十詠詩序

今之郡比古諸侯國揆厥治要則必以移風爲大然而民不易
令令之必以身率故從政者鮮克由於是焉其惟正己者爲能
出令而移民之風風移俗美政化以成宜頌之不能已歟有行
之者我郡守曹公是已公初以監察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日
闡郡肅清得綏柔化暴之道然公之所爲嘉惠茲土者不寧惟

定蓋蘇爲江南郡甲民物蕃庶賦踰三百萬襲承流風尚鬼
好奢昧喪葬之正理習博戲之邪事其他蠹壞雅俗者又匪一
而足公深惡之以爲爲國石郡當澄源培根不宜使百姓重
困乃先斥其一二大者而以毀淫祠節喪費絕賭博禁燒香爲
首號令一出民相戒弗敢纖毫犯既而又謂蘇人有焚屋之慘
則營大塚六區環城而列俾葬其中又盡髮女尼而廬之遂倡
優而去之由是人知嚮方養生送死靡不遵道易洗爲淳邪鄙
悉去噫斯所謂正人君子而能移民之風其功甚大而一本乎
躬行之德者也於是少宰吳公首倡一詩以詠毀祠之事而殿
撰狀元毛君編修沈君吳君陳君進士都君僉憲張公胥謂公
美政尚多不可遺則皆次第述作節喪崇博游與建塚屏尼涿

倡者詳矣或曰公嘗作興學校獨非結乎廉正率下獨非美乎
累致豐年獨非德乎繼而作者郎中黃君鄉進士浦君解元唐
君又三人合而書之凡十篇而後公之事始備洋洋乎何其盛
也傳曰君子之德風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公實有焉蓋柄也
者風化所由以上下者也獨惟我公爲能用之以美其風弗惟
其末惟其本不務其小務其大已而果臻實效古道用復此今
之稱善治者所以不能及歟夫功德盛則歌頌興公之於蘇誠
心愛民有父母之道明理導俗有師範之誼納饑於飽食約蕩
於真素惟薄於敦厚仁隆義篤不可殫述則其功其德垂於無
窮亦蔑以加矣由是而詩歌之作編既成予以郡人請書首簡
以告太史氏夫孰能禦之

送袁主事歸四明序

巡撫都憲朱公視事之暇召循吉謂之曰士大夫之仕也將欺以取利乎其誠以耳咎乎進而對曰是固不待辯說而君子小人之分從可知也公曰然然則吾袁祠部之歸爲無愧矣公所稱者袁君名燠四明人尚寶柳庄先生後也初第進士時或勸之隱其年者君不應卒以實報旣而官于禮部有不悅其守法者會今年考察例行竟以年六十罷之故公云然已而袁君歸自南都泊于蘇城之下因以公命往見則欣欣然其貌澤其詞暢其氣舒固無幾微不樂見顏色知其達於節也乃解之曰昔漢公孫弘唐張柬之皆年六十餘始仕卒爲名臣夫誠材耶雖以老去不爲辱苟非耶雖以壯番不爲榮惟視其人而已耳君

始仕不欺忠也去而不怨智也是可以歸矣於是筆公之意與予言以爲贈

白康敏公垂光錄序

大司寇晉陵白公既終於家計聞朝廷舉行恤典進其官特進太保賜諡曰康敏一時元老大臣爲秉筆著文章道發功業繼以祭輓發揚罔遺從而作者又皆海內名卿大夫上凡數百家於是公子都指揮同知峻刑部郎中圻卿貢士坊圖惟上恩之難遭與輿論之不易致議刻之梓用求公于不朽屬予加詮次焉自公平生歷官所受誥勅而下逮于碑誌等作諸文若詩凡得二十卷冠以大語脩以羣言身後之華近代鮮有名之曰垂光錄者著其盛也旣成峻等又屬題以爲識惟公以

甲第發身歷事 四朝位極台輔奇勳懿德光于簡書宜忠練
事爲後輩式其遇士能忘勢無貴賤率與成禮裕博謹厚天下
望風而慕稱爲長者故能位業並高躬受 聖知以功名始終
而頌者無間言暨其薨也其獲于上下如此此豈強而能哉誠
由其德之感乎者然也夫居世非功業不傳然不翼之以文詞
則不能傳故君子立其可傳者其後之人則纂其可傳者然後
名聲流揚而無窮若三子者嗣公而能述其不爲賢乎予固郎
中同年且辱公知是書之作凡館穀其家者旬有二日而後就
自惟淺陋不敢自是多資商確寓以公家襄事多故又迫于佳
卜輯錄勿遽不能無繚妄之失惟是 國體所在則必敬必慎
弗敢不致詳焉大方之家尚有以訂之

送侍御王君過鄉之上杭詩序

侍御君昔官臺端雅著風節事 君者以爲忠及受命巡遼陽
執法不阿守道者以爲正旣而以他罪左遷闔之上杭上杭內
地也道由於蘇七又父母邦也故倚舟而信宿焉于時我郡牧
桐岡公方爲之守於君戾止賓禮加厚申栢府之故情脩廩人
之繼旣以爲散爵莫大於登覽故資之以山水宣滯莫效於談
笑故廣之以讌亭而以詩終焉君處遷謫之中無阨窮之色古
所謂夷險一致者君其有焉我公是以嗟而賢之予也屢 陟
降目警雅度旣 羣駕弁宜有序大凡人之居患難不戚戚以
憂則訑訑以放若是者皆未槩乎道者也君則不然浩其中堅
其初用是二道以濟而莫之廢焉是昔聞而今又聞也其去謫

以就用也不遠矣君之志非病於晦也而予云然者是詩我公
爲褒賢而作賢者不宜久在下故祝君以速起而無他辭

蘇臺餞別詩序

夫御使而奉 天子之面命有所事而操一方之大寄在今惟
繡衣使爲然丈夫至是不已赫赫耶是故持節所歷則有迎候
攀送之華稍厚而體敵則加之以宴餞所以降君寵而脩禮施
不爲過而受不爲泰也歲弘治庚申夏侍御甫田周君以巡按
江西過蘇斯之謂矣夫江西蕃方之大者也非有經濟通才不
以巡水部吾三吳之詔使也非大賓重客則不加禮而黃門察
院二君皆以朝士家居亦不苟同於人今一旦盍簪相與艤舟
於二十里外非以公之賢而會之重歟戾止之地橋曰寶帶祝

君也薰風扇和荷芡青青樂景物也由是矚彼澄波而激揚之
道纒適我賓侶而靖綏之理推夫豈直一觴詠而已哉感類興
致吾見君之懋其政化而還朝也祖筵旣設諸公君爰有珠玉
之作道皇華之美至矣走也無能爲役獨以同年晚末竊附卜
氏而序之

故贈監察御史林府君挽詩序

得祿而親不逮人皆戚之而顯者尤甚吾郡守林公有焉謹按
公故考府君諱相世居四會之社山曾祖伯榮廣西潯州府照
磨祖煥贈金吾左衛經歷父泰故城縣縣丞爲人天性慈和與
物無忤脩孝友信義之道于家于鄉莫不得其驩心粵成化乙
酉省父于宦所明年還至湖口以疾歿于舟中年甫三十有三

當是時弟榛侍行既歛于江西已而遇盜力不克以柩歸竟返骨焉今歿且三十九年矣公由孤子起家擢進士拜官法從以至于典大郡府君皆未得見歲弘治戊午始蒙 恩贈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至是而輓詩作焉題曰義聞采 制詞也公之意將以是舛其不得養之戚而已而說者則謂人無不死死而無聞即生百歲不得謂之壽今府君雖早世而以其子貴天語特褒嘉之一旦播諸詠歌儒先縉紳莫不知其姓字非聞此耶而尚以生之修短論耶然則公之孝於是爲至而府君之義益聞嗚呼休哉雖然聞未止是也他日公柱石廟堂當以功業大聞於時府君與俱聞有日矣今是詩匪序則作者之意無所引故敢勉承公命即卷端而書之

故贈孺人歐陽氏挽詩序

昔我公之孤也年甫十齡而太夫人歐陽氏方二十七當此時罹難抱困靡苦不如其厄可謂極矣設在尋常輩當不能一日自立夫人乃能勵不更之誼堅從一之節撫育遺孤卒底于成何其烈也蓋有司上其貞行 詔許旌閭而天人蓋棺矣弘治戊午公官內臺有績始蒙 恩贈孺人而有褒揚之制於是題之挽詩之首而曰貞則焉夫柔坦所急莫大於貞故其美詠於詩閨門之中以禮爲則故公叔文母載於春秋今夫人以未亡人自持克全節守 朝廷旌褒著於令典其不謂貞乎始孀居家克治而理故城公自上高召公學遣而不靳及就養于官朝夕訓皆理道兩贊公持喪率中禮其不謂則乎是宜致 天恩

之旌贈爲列女之法式而來頌歌之盛信乎非偶然也公嘗手
筆事狀累千言抵予大率謂宦學之成繫天人功多弗能具載
載其關係藝倫風教之大者而已詩凡若干篇皆今之名公卿
所爲具列如左

送貳守和侯考績詩序

郡別駕之職所以佐牧伯宣化理昔昔太保實陟斯任以基三
公君子樂之吾蘇在江南號稱雄邦邦君而下屬於貳侯貳以
贊治莫難於今蓋由我府主東廣林公之賢也惟山西和侯以
名進七兩宰劇邑用頒擢陞是官始至而闡然旣而翁然及令
而燁然侯連署州縣皆以廉介有爲馳聲於時其平居布袍蔬
食誦古人書自娛而已聲利之說不惟不留于耳且不萌于心

及其蒞事輒如山不移于時我公方以治行爲南諸侯冠揆侯
之道允合不戾故議則協謀則同事則濟用以是靖我邦人則
其貳於公也無難矣歲弘治甲子官三年將起報政於天官我
公於是率諸大夫暨郡宦爲詩以播之大凡政之報也上官長
僚輒以其績書于冊將用是爲殿最他日考功第其能陟其官
以侯言之其取宜甚然公以爲公牘之褒未足以盡意故又著
詩歌焉蓋古者列國陳詩以脩采錄觀民風則今詩之作其果
之出於是歟侯居官不懈持操甚高及是政成而往其將去是
而卽夫顯融也亦不遠矣詩不徒作也昔棫櫟之詩以得人爲
周室頌於斯有焉因公之命敢書以爲序

壽養恬秦隱君七十序

壽考之道稱於詩書其來尚矣蓋天子有親饋而禮七十杖於國夫國而杖焉所以示顯異尊高年雖微德猶爾况有德乎故壽由德而尊由養而寧由繼而彰是三者缺一焉則不得謂之壽必其兼全而後其爲壽也貴夫然後侈之以文詞申之以晏饗俾夫觀者踴其舉而莫訾其非則人生之道不旣備歟隱君錫山名族父曰脩敬處士以儒顯兄曰方伯公以宦著至於隱公承世家之業樂易篤誠以治心爲要務克踐而後言利物而乃動陶情文史不造公室嘗以孝行被旌受章服鄉人尊而慕之生于今七十年矣稽諸古禮則杖函之時也然而以德則曾閔是師是冠百行也以養則仲長統樂志之流是無所不足也以繼則燕山竇氏以爲比是有人也世之壽者或虧遺欠缺而

不足貴隱君之壽壽之貴者歟用是其子鄉貢進士鏗謀以是歲八月十七日奉觴爲賀將會邑之君子觀隱君之備先期乞言于余以獻夫貢士信知尊親矣然其欣慶而無已者亦距止於是哉壽有莖耄期頤焉爵有公卿大夫焉以躋以封且將階而致之隱君抑其志則然乎於是序而歸之俾無忘於善頌善禱之義則將有遂焉者矣

遙溪吟稿序

古者太師掌樂按詩而弦歌之故詩用之邦國神人而實所以譜乎八音者也自聖筆輟刪風雅道歇一變而騷再變而賦又變而五七言若篆籀之爲真草愈趨簡便而後世之詩極矣若然宜其易爲而近時工者益少何哉經術興詩賦革利不在焉

故也有能奮拔流俗之中不以爲利而獨脩其業豈非詞林豪傑士而其志詎不足尚乎若長洲貳教熊先生以謬斯其人歟以謬世家蜀之酆陵早負遠大以葩經領鄉薦成化甲辰中乙榜掌武陵教補任房山以乏績左遷於吳又換今邑性嗜詩自束髮卽工吟事平生憂喜愛憎率寓之歌詠發囊探草凡得數百首有味有法題曰遙溪吟稿一日袖以示予予以士旣取科第卽斥去舉業若釋重負視經史何物矧能又以心思爲詩也爲之者必蒙無益之誚以爲仕有祿可自養循階莫遷將有日正不必此而以謬獨從事於古道寥寂之後顧衆人所不事而吾爲之卒之駸駸上薄成一家言顧非豪傑士哉昔杜少陵讀書萬卷以資詩料故能越超古今爲騷人宗祖而浣花草堂實

在蜀中以謬蜀人也流派相沿其來旣有自矣加以清修力學博洽多聞詩所取用若汲井泉誠不患一日衰竭而工夫閑熟復百倍自強然則古人諒不難到尙益勉之以謬初仕湖藩藩臬知其賢特厲以脩纂史事旣而江浙江右聘典文衡允號得人今觀其言可知其中有材如此當路者果可遺邪於是平序以爲之引且不敢蔽其賢云

彭文思公文集後序

自古以文章觀時化蓋一代之興必有人焉夫輔 聖主典制作秉筆鋪張則昭宣 皇猷裨翼史牒而以風示天下此非宗工碩儒不能爲而其攸繫於國家者亦豈小哉故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初在景泰中登進士第官詞垣三十年

簡命 先帝位居元僚其道未究而薨今傳者有文集九卷第
都御史公禮之所編也既成以愚爲公所取士命志其後愚惟
我 聖朝有天下所與經綸治平而謀謨於館閣者二三大臣
而已然未始不以文學進者其重如此而前代立國率有文章
家傳世其不可忽如此唐興至貞元韓始出宋興至慶曆歐始
出其有所俟又如此夫出而未必用用而未必顯則其傳不傳
又不能決知也惟公自幼篤學深於六經之言其家居時與達
官書辯雪家難已毅然播忠孝風及策第登 朝方慎廉直士
大夫多屬大用一時鴻碑傑製多歸其門其述作深厚嚴密非
仁義道德之懿不陳諸口蓋粹如也由我 聖明言之則文人
之盛宜在今日有任其責而無愧者其非公乎公晚以遭際典

政綸閣尤負天下重望 恩禮始終特罕倫比則有其言無其
實又值其時雖欲不傳不可得已公所謂宗工碩儒而繫乎斯
文者哉愚也不敏敢書末簡用質之覽者云

華氏慎終集序

古者歿而有誄自縣賁父始挽而代哭自田橫始降及後世文
益繁送死之愷彌盛故有哀誌等作紛紛出焉大家世族或哀
以爲集錄稽前考後罔不於是求之然後闔棺事定聲光莫揜
昭前猷也箕裘不墜克承室構彰後懿也二美廢一則賢士大
天之筆將沮不施而謂之文墨不足爲軒輊豈不繆乎故承事
郎東洋華君文吉以族望錫山先世儒雅相繼代有聞人厥考
愛菊翁尤著聲一時君惟慷慨英特博學負 氣不肯下人累

禦強侮爲家門計甚至晚更折節好義若濟宗寬貸之事稱於人
啄者匪一而足意縫士率與之游賴其濟頗衆其旣歿也惠
番於鄉善播於人子鯨又能力任所託惟表章是急由是書于
墓者誌表版碣光于冊者古律詞騷莫不燁然發揮盡褒揚之
道焉編旣成帙鯨來請書惟堪輿間公論不可以力致惟沒而
後論始公雖公不文又難乎其傳也亦明矣是故事先者隆之
若今承事君之沒能言者悉不吝其紀述詠歌則衆言之同羣
才之偉又豈不悉萃矣哉雖歿而無可書則孝誠遇嗣不能
力則先德泯余所謂前後資者蓋如此故知是編也者一宗之
考俟在焉不可以不序遂爲之書以歸之

朱性父詩序

世以位爲詩輕重小人哉里巷之見也人嗜榮利至於朝市而
止矣乃詩亦然雅道蒙厄評賞不公與世態俱作可嘆哉然隱
士晦處丘樊之中跡不及天下無豐饌大勢以招啖賓客使耕
已則其詩何恠不振悲夫惜哉彼市人者斯亦已矣同爲騷友
心知其詩不肯出一語褒賞至又爲指摘排棄者皆然此則又
可太息者也嗚呼惟女子則妬惟小人則忌掩能蔽才獨何人
歟性父居共封門之外早歲力學左圖右書殆於忘寒暑一吟
一詠用以自適率皆簡澹高古有味有法不落穠麗枯澁二境
非深入妙悟烏能然耶然性父詩未嘗自匿每亦流布在人家
而知其詩者蓋鮮性父作詩豈徒仰屋自賞而已哉推敲指點
務盡情境亦誠欲求鑒於知己之士也苟使其終身弗遇有碧

山雙淚之歎則朋友奚辭咎焉今吳中詩家不少何不共扶雅道少借公論於齒牙間乎性父老矣諸公推轂騷壇幸甚

震澤編序

於吾蘇有巨浸焉周迴五百餘里宅于西南之境滌淼蕩潏噴薄霄漢其名曰震澤者九州之名數尚書禹貢之所列也厥既稟潤太初上通咸池而混淪氏昔開是竅不欲曠無攸攝由是其中復立二神山以鎮之浮卅疊翠上下雲濤間幽曼竒絕別一人境所產多靈芝上藥歷代相傳亦多神仙詭異不常之事其居之者率而壽則風氣完固獨隔於斯歟鄉衮侍郎王公以桑梓之故操紀作之志會覽舊錄病其無法乃以其暇撰爲十六卷中間有似爾雅者有似山海經者有似柳子厚諸山水

記者其所登載凡造化之位置我則繪之山勢之雅竒我則區之畊漁桑棗與幽談恠迹咸錄而不棄則公之蘊存何其廣大無崖而得蕪濟之道者耶公博極羣書平生著作海湧雲出是編則歛鉅爲約橫驚古今文場之上而館閣大筆力亦於是乎見譬猶八珍之鼎一瓣在斯惟世之伯牙能知其味耳又奚以多爲貴哉

又

尚書禹貢列震澤於揚州之境在今蘇城西南四十里環帶三郡尚通咸池海內稱數者九此其一也蓋宣歙茗霅之水入海而不及則停于是是故浩淼汪洋濺泮于雲臺而羣山以百數浮其中東西洞庭爲之長焉則所以控洪波而砥中流者也二

山之人因地開圃用鍾藝自業風俗洵美殆與世隔其來非一日矣然秦太虛以爲靈氣之聚而爲寶必先人而後物今於少宰守谿先生王公徵之信然公吾鄉大君子也實生東山鍾其秀異至乃起巍科列廟堂德業昭顯爲時宗工夷考其致莫非流峙之淑之發而公亦睠焉惟桑梓是念不忘思欲標其所居之者之勝乃用舊志芟其繁蕪稍括以文章家法釐定之爲八卷凡所登載若水陸事物皆澤所布故據經語總名之曰震澤編云觀夫操觚之妙天機獨運中間有似爾雅者有似山海經者有似柳子厚諸山水記者用能繪畫造物陳諸簡牘使人不必身造可一覽具而敦本抑末每寓言表由是是澤之大由融結以來秘而未宣者率露于公之書而亦非徒作矣然始也生

賢本以資世至是而山水若自託焉其攸繫不既廣乎公博洽窮山水書金匱石室之史屢預裁纂高文碑板照耀四方是編直其三餘之一事耳而館閣大手筆亦自可見至於神仙幽怪之事舊錄所載仍存罔遺尤非負含物之道者不能執是以往斯亦竹頭木屑之推也他日居端揆地屹立沛施以籠羣材將於是在然後樹功庸垂聲光且與宇宙之迹同其永永顧不偉歟公書旣成適會郡守嶺南林公方興文教雅意脩述乃捐俸請而繙諸梓以序屬予遂不獲辭而敬書爰端

石峯詩序

石峯者侍御莆陽陳公所自號也公名琳字玉疇以爲玉之成也必以石將欲朝夕乎琢磨之功不忘自勵以求底於成故號

以之取焉公以進士用選入翰林爲庶吉士旣而拜官內臺有
日矣會南畿求督學御史命謂德學兼茂有風采無踰公者遂
詔公任之驚車周歷鑑衡惟允士風爲之不變公之玉也售
矣然而其容粹其氣和其文蔚其守確信乎玉之美也又兢兢
焉不驕不惰親賢以自廣力學以日新勤於政事以廣其職業
信乎玉之能琢磨也大凡有其美則恃恃而弗攻雖美無成公
則不然有美如玉而不恃以益脩乃如此其不成爲珪璋璧瓚
以登明室而用宗廟者豈有之乎此公之所以自攻者也雖然
石峯之義其取非一石也堅峯也高君子之道堅以爲質則不
奪所守高以爲基則拔乎庸衆所謂中立不倚而介如石者非
公吾誰與歸是用書以爲序

送吳稽勲仁甫乞官南曹序

員外翱翔天府式馳嘉聲由此至公卿之地若歷階登堂耳何
以遐心忽作堅不可留一䟽上則人已疑二䟽上則人益駭逮
于 聖聽回而帝俞降然後帖帖然贊言發于羣口無不曰賢
哉斯誠世人所不能爲也時方清明人樂仕進故獨懷之士絕
少以辭榮避要求諸今日但見員外一人而已噫是其人胸腹
間所貯殆盡冰雪乎員外曰不然斯評妄矣獨不知老母懷南
切哉餞筵之客皆曰員外操甚高志甚決詞甚雅量甚弘今一
旦四方知其賢矣秋雨初霽車塵不揚孰有肯如員外騎馬而
出都門者乎人物地位論久定矣

送賈君還治餘姚序

縣令者近民之職也苟有愛人之心者足以使其惠朝布而暮
及故夫士欲仕而急於用則若是官為然然其事冗碎雖一盞
一米之課皆必令面命而口論之然後得集事蓋部下省省下
郡部下縣至於縣無所下矣故其職特勞而難為夫民急則怨
緩則廢而在上者恒以事之成墮為令之賢否而喜怒隨之而
令不敢不強幹而趨事得於上則不得於下得於下則不得於
上故之為令者莫難焉自近年以來以進士補令於是令始重
夫令豈果輕於天下哉善職治體者必以是為先矣餘姚天下
之劇縣也人繁而好訟號為難治得之者必難焉吾鄉賈君原
善以進士補令於此三年矣而其績特在令之優等為之鄉人
者榮之夫為令之難賈君豈非以身嘗之者耶三年任其難而

又任之賈君得無勞乎夫令有至重於天下者而非進士之謂
也有至難者而非求合於上者之謂也重在親民難在得下賈
君既任其重知其難矣今是往也成則易怠可不益進其志而
加其令名乎

送日照訓導賀君序

公卿大夫皆取諸學生學必有師師也者學者之所學此者也今
日學之而他日為公卿大夫則非有公卿大夫之才者不可以
使之為師也故士有其才而不得志不能盡用於世者則莫若
為學師為學師則其道雖不得行乎已將得以行乎人焉古之
為師者非官立之也故教於其地者有從有不從焉今之所謂
學師者其職則官也聚其人而聽之教焉以官臨之無弗從者

焉苟使其人道德充而文行足又何患乎無受其教者耶故曰
士之有志於天下而不得其用者則莫若爲學師以其猶足以
使人行之也嘉興賀君顯道屢試不售而受日照縣訓導夫賀
君亦有售於其志者乎是則然矣然吾謂其苟有公卿大夫之
才者而用之不過自其身而止耳不幸不用而以之教人人之
得之而用之則將不止行乎其一身而止焉然則賀君亦何必
自行之耶以其所不得行乎已而教人使行之吾將以他日之
賢公卿大夫望諸賀君之弟子也

徐君始豐稿序

自予來居鴈蕩村上日發故所藏書讀之因得窺徐先生之文
焉其言闊肆博大信其爲卓然偉丈夫也然徐先生不過爲杭

州教授而已矣嗚呼何抑也以徐先生之文觀之苟拔之末僚
中與一貴大之職何所不能成其功也而使止此以沒則士之
有才者豈必皆用乎夫士未用則其才莫見恃其有言論而已
舍此將何觀焉故諸葛公南陽一布衣也先主一接見間以國
事付之豈其嘗有尺寸之功哉亦聽其言而從之如此也後世
之人即其言觀之者以文視之而已矣苟其人未嘗試而有功
則雖有王伯大畧顯著於言論不以信也則徐先生何恠其止
于一教授也故士學雖成未必其誠得大用於世直如浮泛於
天地之間以俟其所遇者而已矣其得遇者功業顯著而名不
朽非其才之必至是也亦其所遇得地有不容不然者耳非真
有人識之也故古之士恒爲知己者死之誠足死矣夫匿其

於山林無言論見於世則人之不知宜也今有人日與人接而
言者亦未見人之知之者也則士豈有不自懼而耻歟當徐先
生時無論薦者則已矣於今世則有大不然者也苟有名士必
思且擢焉尚望論薦乎必其幸會得地以文飾之則人亦無校
者焉如欲以文自援也斯已矣然士豈可以空言賤之也哉士
而不用非特徐先生也讀其文而悲之故論焉

賀國子汪先生序

循吉向為吳縣學生今國子助教汪先生實為之師先生之師
於吳吳之士無不愛先生者及去吳來官於國子國子之士愛
先生有加焉吳一邑而已國子則天下士皆在焉台天下士一
口以稱先生則於一邑也何有哉夫天下之難服莫過於士士

論所在無權與位而操進退人之勢蓋其於賢不肖辯之無難
而其言未嘗輕有取與而誠亦足以信於天下也今先生之行
誠亦足以信於天下之士矣天下之士與之則求才者烏得而
不允之官三年而羣士謀所以賀焉者非茲歟循吉願執是說
以拜於羣士之後

南海故梁君挽歌序

哀者發乎心者也不可強強而言之不情不情之言君子耻之
何也其人死與吾有故吾哀之情也不然其賢矣乎非賢而無
故而哀之雖謂之不偽得哉今有人一處乎東海一處乎南海
生不相交而哀其死可乎曰不可哉惟其賢也是悼而已梁君
南海之彥士也吾吳之鄙人也俱生海濱而東南其隴者數千

里梁君沒其兄梁先生仕于蘇學使予相其哀以文予始辭焉
繼而誥焉聞其賢也賢而弗祿是以能使東海之人哀夫南海
之人也或曰哀固也賢何徵曰徵諸其兄其兄也哀必夫其人
賢者也賢者宜耆老宜顯貴宜有後梁君咸無焉非可大哀者
歟奚在乎有故歟奚別乎東海南海歟豈惟梁君使有賢者又
遠之處乎東海之東南海之南其人苟遭擯斥流落不過而死
吾日哭之不為偽則吾豈為偽梁君梁君諱應元字景仁南海
縣學士學而有聞十九中鄉試名上而以兄弟同舉罷遂行孔
多在乎梁先生之云也嗚呼傷哉詩以哀焉余序其畧焉

為人序宋論

治亂興衰之際君子不可以不深識之也自漢以來得天下者

多矣其興也必有自其亡也必有為其間起滅代謝不勝多故
而考以人事則可以即初而知其後因起而知其成而不難見
也蓋天下之大弊有緩有促有大有狹而其為勢也不出乎在
上者之仁暴在下者之賢否也蓋天下之勢或成乎上則其在
下者不能奪也蓋常就其勢之所成者而隨之以為輕重故明
君在上則民俗於變佞人為相則才奸下移蓋其勢之所必至
也故讀史必深識天下之大弊而後可與論興衰治亂之間者
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凡三大變其始也君明臣賢故興而
趨治其中也賢不肖雜用故治而趨衰其末也純任不肖故衰
而趨亡而其大弊之在下而不可奪者則以成於王莽秦賈之
流而分於夷狄之國也考宋所以至此者蓋其立國也本用仁

厚而其削弱亦率由之固勢也然而其當時進退廢舉幸不幸之事則有不勝其可喜可嘆可悲可痛者焉

為人序文稿

士有未試之才必以其文自見於世蓋雖居卑處隱而其所以自許者不敢讓也文者士之識在焉故天下之求士者亦必據而信之以爲其識至是則其用而設施者必亦至是也故雖不用而無尺寸之功於世而其成名也乃可與用而得志於天下者等夫何故則以其文流布於天下天下之人不必其曾識與否皆可得而讀之而其間必有深信其然而亟稱之者也然此亦何足以盡其才也哉求士者執此以爲士之才盡於是則其待士也淺矣蓋文者士之意也然意之所及恒不能以言盡

故以其意通之於口不過得其六七而止矣蓋四方之遠百世之久苟欲求士則非其文無所於考然苟專以此盡上之才用者則非也

蘇公百壽圖序

餘于蘇使君初以成化甲午進士拜官武選恪恭清賢以蒞厥位名聞都下才者忌羈直者諱賢使君乃由小謫往謫於滇南身屈道奮燁燁莫掩於是乎移其名名於天下焉弘治始政羣賢登庸而使君得松江之貳郡其鴻之漸乎使君有九十之親仕堂康寧強健爲鄉表師乃繪百壽圖將以爲獻命文于予予往爲士時已辱知於使君敢不恭命患詞膚也惟天育人不易昇人以壽亦擇其寵厚敦篤者而與之君子之壽也以長德不

敢珍物以壞元氣天之所欲故壽恒集焉餘則背是天乃吝之
不以濟也天豈不欲降求於人人違順道異數乃分焉福祿壽
考天之賞不以妄施能倖得乎承其厚也得斯彰矣有是功
食是報是其宜也夫何以不恒親之為異泯人之功而置天於
無辯謂之曰偶然哉若今兵部封公有是壽也始其功豐而賞
厚者歟天之課人非一而仁為大忠生於義義生於仁仁人之
忠也植良莠邪以惠天下功莫大焉天之欲也若使君首非其
人歟求根究源厥來由於封公是訓是導以克有茲天之論報
一予其蓄一予其流福以基焉而畀之壽使裕食之故若是隆
也謂為偶得斯不亦誣天之政而棄人之功乎噫便君之位方
享始達將究於大顯抑封公其亦越九隴百無難焉天設大賞

以待功也斯封公其當之矣敢敬以祝

奉贈吏部畢公經吳序

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已事而旋也道於吳下覽其山川風
土而嘉焉郡大夫相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於吳其加重矣然
公所好者山水所問者士是興高於今世而皇同於古人者也
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表吾之幸非愧吳耶乃請石田沈處士
圖之而傳余文之夫吳東海之僻郡也無高嶽巨瀆以供衛人
之游者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
艷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改峯水不易流而過吳
之客日亦有之然而題品游賞曾不聞於往古之恒及也蓋高
亭茂榭據空闊而占奇秀者幾乎無識其處矣何則誠好之者

鮮也况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於山水其難知抑亦力焉若夫士恒在埋沒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苟無以試之則亦夫恒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尤難哉山水不因人無以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士是問非有高興雅量超乎今世而遠同古人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為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十偏僻固陋不足以供公之游觀登公之采擇而已然公行乎天下多矣天下之山水與士多有晦沒棄置借公以為重者公如不以一部之不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蘇氏真游吟集序

作詩用古人法豁自己意命所見事如此而後詩道備矣然是

三能無先後次第得則皆得之如華嚴樓閣一啓扇鑰斯重重悉現也此在學者着力讀書聚材積料如恒人務衣食日日不忘而又能以掇助成聽其自化則其至境界不難也至則縱橫變化皆得三昧無一事非詩所謂我欲詩斯詩至矣於是乎或自成一家或幻為諸家出口觸筆豈欲不隨我者哉蘇使君騷壇之雄將滇南一游所在則必有詩石解鞍息肩有寓宿經過山水寺舍驛解逆旅無無題者予挑燈亟讀則若往游一番真古人法自己意所見事也然其間體格不一高古濃麗沉鬱清婉在在有之此非其學問力到點化功成乎然其大題目則是忠諫得罪其言雖率爾所作皆合靈均之徘徊抱少陵之憤歎者也噫炎荒萬里雖使使君遠行而有此集磊落大節非有

此行不見行盜遠人益名詩益奇是集也豈可朽物哉予自幼學詩今茫無所得觀使君詩徒歛手耳予雖不敏自謂能識其一二佳句故僭評之亦將使使君知天下之知己予亦其一也

贈運副王君序

鹽賦國之鉅需三邊賴焉繫亦重矣然今積弊百出不可剔洗於是典選大臣患之以爲坐於任官流雜無名器以鎮之之致然乃間用進士求以大革宿滯爲朝廷緩急而候官王君允吉得兩浙之副焉進上不逕除是官久矣除進士自今一二年始故人多不以爲便予以百官所領莫非國家之事乘田委吏皆足以效力烏有便不便也由今天下承平日久四海無事故士大夫多欲擇清選要不喜親錢穀近簿書然此何異富家子但

思輕肥以游而不問畊織者乎誤亦甚矣流俗之風君無襲焉夫寧紹君之分司積逋三十年當與新賦並徵此誠仁人之所感額也今欲以進士振塩之弊前吏壞之而使後吏爲之雖進士亦如之何吾竊爲大司農計莫若盡捐去舊逋與民更始然後進士爲之理畫其後斯可也不然恐無終益耳然是事必在朝廷獨斷與大臣力贊成之惜無以發其端也君言至官欲卽建白良與吾意合此正所謂進士所爲者君決之矣吾將傾聽焉

送施以德序

施君之來吳中也予與之談數席吾之說無以動施君之聽而施君猶俯納焉而不以爲狂也吾固曾言之聽人之言而莫知

其人則不如無聽無聽其言與不知其人則不如無交交其人則必聽其言聽其言則必知其人也。是之謂善交。人善交人者人必樂與之交焉。夫交人也易使人交之也難。今施君之交人也徒聽其言而不知其人則其人必曰施君不知我其暫雖交其終必引而去。施君矣。施君知交人也豈欲人之去已哉。則其未交也不可不審其既交也不可不重矣。蓋士之在乎衆人之中寧不爲人所知以自賤而已矣。人苟知之則豈肯自輕也哉。今吾之以困病自賤亦久矣。驟而得施君吾之無用因焉敢不自重也。吾之無用固不足以當告之知。然而其言之爲君傾倒者多矣。抑吾自數日以來謔笑游衍於君無所不盡。吾恐施君始求之而繼之以易也。則吾言必不爲君聽。亦遂將引而去。施

君故以告焉。欲君之終其交而已矣。

送潘君知長樂序

上虞潘君孔脩以成化丁未進士擢知長樂縣。過吳始會於貞父之第。貞父爲循吉談君之爲人。明日過訪鴈蕩村上循吉方寢。拭目起延君論及長樂。始知此縣近年經水旱疾疫之厄。百事廢墜。三年無正官矣。官不肯入。居於解小吏皆就市肆上作文牒草倉廩傾壞。無所貯財賦。皆於私家徵收。具名而已。蓋五十餘縣之第一疲困者乎。勞哉君之得此縣也。雖然。即便事事皆備以完縣。待君縣總治亦不過守前吏所爲。非已所立事功也。名爲丈夫者羞之。惟是縣大弊則凡事必造始於君。已得而脩治之。使後令皆循君所立法。則君雖勞於一縣。亦百世之圖。

也何辭焉然今爲令者未及二年則東髮望取矣其視縣若傳
舍然完與弊何暇謀也此爲固無惟焉耳取則爲御史不取則
爲令令視御史固有間矣獨不貴於爲上時乎今君如以一日
視官以終身視縣望治而不望取則長樂治矣

送儀賓劉君還秦中序

秦與吳東西相望在今之時秦極天下之雄傑吳極天下之繁
華言形勝者必曰秦言物產者必曰吳故游觀之士苟以南而
之北則秦誠不可以不至不至秦則無以知山川之隆固有如
此者也苟以北而之南則吳誠不可以不至不至吳則無以知
財賦之克豐又有如此者也人能西觀乎秦東觀乎吳若是雖
不他觀亦足以盡其游矣余吳人也嘗慕乎秦而未得游是獨

見其東南之美耳於秦之勝莫觀也今儀賓劉君生秦中而來
游吳是旣盡其勝於秦而又兼其美於吳者也豈不偉哉雖然
有可論者君願聞之乎昔秦在列國以一關自限不通於諸侯
雖以漢定鼎建社亦莫不憑其險以東臨天下非王者示人以
公之道也吳則春秋時僻在海濱而漁鹽穀帛亦不過爲一國
之利耳其後滯驕權僭而鏐據亦時列爲偏土而不能恒入于
貢者也今天下一家守在四夷盡撤關河之備使秦爲西外屏
而吳之財賦盡入于度支非太平極治其能然哉而予與君得
以二地之人會是游焉則將何如其爲幸也噫西有秦固東有
吳餉此誠今天下之所負也而人人知之然非德以勝險何能
有此財賦今天下之治實出焉而人豈知之哉君之行也無以

為道則談其幸際乎盛世者以相與樂焉君和易恭謹好學而嗜文國賓之賢者也

西山游別詩後序

吳中之山多在郡城西其來遠矣今吳人之所恒游者特其至近人迹者耳至於幽僻竒絕之境固莫至也然遠方之客雖至近可到之山亦鮮能及游者焉山水之過人亦難哉淮南王用卿至吳吳之主人王維顥具酒奉用卿至西山中觴之賦詩成卷予開讀之喜維顥之善樂客而以吳中之山水竒觀為客獻也然用卿所游蓋吾所謂吳人之常至者雖未能盡到西山竒遠之處然所謂求於遠方之客如是足矣遂書其後以附吾名焉

朱先生詩序

予觀詩不以格律體裁為論惟求能直吐胸懷實叙景象讀之可以諭婦人小子皆曉所謂者斯定為好詩其他鉅釘攢簇拘拘拾古人涕唾以欺新學生者雖千篇百卷粉飾備至亦木偶之假線索以舉動者耳吾無取焉大抵景物不窮人事隨變位置遷易在在成狀古人豈能道盡不復可置語清篇秀句目中競列特患吟哦不到耳朱先生文奎諱應辰吳人也生洪武中仕終江陰訓導嘗從楊鍊崖游其詩至多余近為之選得佳者僅百首行焉視其舊雖刪去十七八然吾自謂無負先生也蓋五平生觀詩率如此自知鄙性偏僻不合於大雅然自謂好詩到乎亦自易見誰有失取固無失不取也君今詩所存者皆可

傳也其餘諸作非不清麗富贍可歌可咏然一學詩人則可以爲而類之既曰欲傳之則將使天下後世人讀之豈可先自怒也汝能自恕人誰怒汝人亦何嗜於可學之詩故吾不敢以是累先生也遂皆去之惟知詩深者然後知予之爲先生者厚也君之外孫都穆實圖行先生詩穆亦好學有才能世其母家業焉

謝夢山沈君序

弘治戊申之冬姻家劉君汝大疾倚神得愈今年己酉正日復病禱不再驗乃謀於醫遂得君汝大之疾爲中滿爲發熱爲不食爲脇痛診君之脉曰痰也瀉決用芩連之寒散導用薑茹之利始則啓胃納穀繼乃祛蒸寧寢藥不數投安然起行於是皆

揮阮君文達以內兄韓君某兼鄭君汝明以子女之姻婭劉君原大原定以昆弟交相歡慶咸曰神哉醫乎遂以吉日合禮敬謝於君門下文則畀余爲之也嘗觀今之醫家籠中不過藜參芪單數十味以待一切之病語人曰我東垣也愈則矜功敗則歸命人不悟也則亦曰東垣東垣不知東垣之能殺人也噫嘻今醫家之大病尚忍言哉人病有醫七病又誰治也若君者卑攻經治獨不爲東垣壞却其固醫之醫乎嗚呼神不足恃然言君言之則今醫家之不足恃又豈下於神哉

贈南潯人丁叟序

士所以學者將以爲天下用也無以自見而又恐人之弗信故以其所右著之爲文蓋志之曰吾之用也必若是此乃士之所

以爲文者而非虛言也及後世求士不以文好士之文者其少而士之文益賤抱其文無所於售公卿之視之者以爲潤色粉采之具不以此重於士之文可以無作矣幸而有無勢之人不得志之友間復好之而士聊亦以此自慰藉相與出其心志之所得者一共讀之以爲樂然豈上之願也哉予少爲士切有志於學學未至而莫敢以文謁人不知今天下之好文與否也南潯人丁叟未嘗讀書而勤勤來乞予之文此固得於誰乎而亦何用哉然余以爲士之文苟不爲天下所好則苟有來欲之者雖不知皆可與也而士至於使叟好其文而無所用於士則亦可嘆息矣而豈余之願也哉

遊虎丘寺詩序

虎丘寺者吳人之所恒遊者也有峻石絕澗之勝於郡中之山爲取名者也吳人承前代風流之餘故嘗知來遊於此具酒肴載弦管各自以其輩至叫呼歡笑曠達而豪放者則有之矣鮮有以文字爲樂者也故今日遊而明日遂忘之夫何故無傳之者如此也惟騷人墨士所至則必有語言之晉而其遊也得與其文字又近之勢相爲不朽即使不能流布百世以成故事而經歲歷紀就其人生之闕亦可以考離合而驗悲樂焉則與衆人之遊者異矣夫何故有傳之者如此也蓋天下之事所以假焉以久者文字而已矣雖古豪傑之士其所就功業奇偉驚世未有不借焉者也蓋有之則所謂奇且偉者不忘矣而山林之間相與遊從以爲樂者其意真其言肆無獻諛避諱之然而有

翰寫傾倒之樂故其言尤爲易傳而遊者不敢不圖也今吾輩
既得適意於山水而又能托興於文字則是日也亦有爭焉雖
固與他人之遊者同於無傳而已矣亦庶乎非飲餒之徒也

王氏思親詩序

人子之愛其親也無盡然而哭泣之節衰麻之數有禮存焉而
弗敢過也惟思親可以久雖無躡蹠號呼之戚而其鬱鬱焉而
莫解於懷者可以終身持之而非涕洟而哀其親者不可以長
繼其淚也故善哀者不若善思其親者之能不忘其親也哀者
心難繼之事而思者無可已之情也王君喪其親久矣及今而
思焉無所寄其思於是乞詩士大夫以道其難言者而朝夕誦
之其情也沉綿糾結鬱鬱焉而不可解於懷者也非一號一呼

可以洩其旦暮之哀而明日莫之能繼其淚者也王君之思也
本出於哀易其哀而爲思思可以久而哀不可以久取其可以
久而不忘其親者而王君爲之善乎王君之知禮而能維其無
盡之哀於可繼之事者也

贈蔣惟深第後謁父序

蔣惟深既取進士將歸謁其父客有在坐者循吉曰登進士樂
乎客曰天下皆以爲樂也循吉曰身登進士與其子登進士又
孰樂也客曰皆樂也循吉曰不然見其子登進士者樂矣何也
其身登進士者去士就官其憂更深未見其樂也父之於子也
望之切矣恒恐其子之不得進士也一旦而得之爲進士者貴
矣又使爲進士者爲之子其充貴矣而朝叅之勞皆不與也惟

是飽食嬉游以坐觀其子之爲高官而已矣故循吉以爲身爲
進士之樂不若見其子之登進士者爲尤樂也客曰然則登進
士者無樂乎循吉曰今所憂不得進士者非爲其一身之故也
乃爲其望之者衆也不得則失衆人之望得之則非特其一身
榮之也乃望之者皆榮之也故登進士者之樂在乎樂於使父
母見之也然則吾所謂得進士而憂者憂其公如彼得進士而
樂者樂其私如此也豈謂恒憂而無樂哉

感樓集序

詩在精不在多在專不在備誠以其道之難盡故也有唐氏之
世詩莫盛焉然自數大家外其餘諸公之集編或局於一體簡
有止於數篇此豈其力之不能乎亦知詩之難爲不必多與備

也故其時詩人量力盡智各能自成一家言竟以取名於千載
之下者以此大抵詩在天地間實藝之至精者其工可爲其妙
不可爲也妙在觸則情感故其句美雖善詩者莫能自知之是
以求好詩必有所俟俟於事之觸境之觸無故之觸也不觸則
不可以舉筆就題而浪爲然則雖欲其多且備又烏能多且備
也先生吳中之耆舊剛明人特有通變之才素不業進遂隱於
時其正則不惑鬼神其達則不諱貧乏勤儉自持以清儒致產
千金默持鄉人風俗之柄者數十年其爲人豈特詩而已哉旣
沒之明歲其子慈息抱藁見命定其次初漫錄殆千篇三選三
減止於十首或以咎我曰太少哉余曰詩有片紙而存者
有累箱而亡者其傳否不在乎多與少也詩人之詩非以迫成

非必盡其胸中語也余用是逆推先生之意以爲此編所有謂
觸妙作其在焉豈必其多且備哉觀者自知之矣先生姓賀諱
甫字美之其仲子恩中戊子解元有學行不第而歿孫放今亦
未冠游場屋其將益顯大先生之隱行而及其詩乎

考終集序

知人之賢有道焉以其生與死而求之也其上也觀其所友其
死也觀其所哀若是則其人賢不賢莫能隱焉然此特觀乎隱
君子而已矣若夫通顯之士生有功業死有號謚豈待是哉惟
其抱才懷器而無所於見然後不得不借觀於當世之人以知
其賢也今有人焉生有所交皆名公卿死有所哀皆名公卿不
但友與哀也交且厚哀且切厚切之情又非茫乎無徵也皆且

有文字以爲徵焉能致乎此則其人之賢又何論哉然自漢來
禮尤重死稱其賢者或曰喪車數百輛或曰會安數千人蓋生
有所移而死方有定故將以此觀士大夫之一生其去取乎當
世者至此何如也抑又有親喪而觀其子者焉斯其不輕也矣
無錫鴻山趙君廣洋之沒也其子揮使楠以君之碑碣哀誄及
其存時交游之文集爲一編命之曰考終集徵余序余披而覽
之則生而與君友死而爲君哀者海內之名公卿畧皆在焉交
不特厚哀不特切也皆有文字以爲之徵焉若武功伯徐公爲
記走馬塘之功大冢宰王公爲記海航之號大宗伯丘公爲之
表學士汪公爲之傳庶子其公爲之銘方伯陳公爲之立行狀
大司成費公洗馬傅公爲之敘哀輓以至誄篇悼什窮竭山林

片才不遺搜羅將盡此其或生友之或死哀之其文皆有徵焉
許與稱道豈私乎一口一筆者哉以此求君而不知其賢者斯
亦陋矣若君者豈非抱才蓄器無所於見而有待定於當世之
交游者乎然而沒也若是不減古者喪車會客之盛則君之行
至此而重乎人者可知也君之子能廣君之容以爲君榮其賢
抑可知也余竊觀而並得其人故爲之序

舊唐書重鏤紀助序

李唐氏有天下三百年三代而降英君明辟若唐文皇功德固
在首列厥後子孫迭興雖中更喪亂猶不失爲盛朝而玄憲二
宗至配貞觀與漢七廟同稱何也其典章法度貽謀之善不可
及已蓋作唐史者有三人焉吳兢韋述令狐垣此皆金閨上彥

操筆石渠而未竟一代至石晉朝始勅中書劉昫等因垣舊文
增爲百九十卷然後有唐事迹悉載無遺而撰述詳贍妙極模
寫足以上追史漢下包魏陳信乎史之良者無以加于是矣柰
何宋之慶曆又出新編大有增損至使讀者不復得觀唐朝一
詔令歷年五百舊書湮茂君子不能無病諸 皇上右文弘道
被化四遠由是縉紳大夫咸以脩緝典墳爲已任此書故有刻
本在吳中惜亦未全先任提學侍御北江聞人公聞之慨然欲
壽諸梓與育莪共擇可托者得蘇學司訓沈啓有問學幹局良
儒師也因授之俾董厥事且命廣搜殘逸足其卷數及募士出
貲佐經費若鳩工堂西大舍中無常三十手朱墨讎校不舍晝
夜成未及半而北江公以憂去以貲不紹白之巡撫大中丞石

江歐陽公公命掌郡事別駕鍾侯助其役未幾府主王侯至任許相以完大巡侍御西郭陳公尤加贊相樂書之成而其事則總於今任提學侍御午山馮公焉蓋學政之臺書之所由起也工將畢士子袁貞輩相率扣予請先序諸後予惟三古聖人作爲經書人極立矣十九朝史官述爲史書往事鑿矣去聖既遠後儒蠹經經不可蠹猶雲翳白日日行空自如也史又可以新掩舊哉且文章之作率視其區宇之全缺鉅唐疆域幅員萬里其廣大與軒后等是以詞華蔚茂有至光燄萬丈者郎舍相踵旣出螭坳親見又遇劉司徒之博洽乃克成書其難如此忽有改圖殆不其然今日群公雲萃留神盛舉豈匪創則無以始弗繼將莫能終至於中間經書尤艱其仕此殆至寶將出之幸會

其數天也備矣哉惜予耄矣而不能卒業抑不知青雲士能觀以否所謂前朝國勢先賢行事故黎命脉班班具存推之於政古今一也有能舍其新而舊是圖將來挾以爲國家用吾知事業發揮必當煒燁崢嶸勝常而不凡也詎止以資見聞談說而已哉沈君命桐字大材號春波嘉禾望族學通璧經累試場屋知名以超貢入胄監就今官其於斯績甚勤且出私帑不之校斯文不墜係其承理之功多也因併及云

一陽王氏寶文齋編序

夫文章之作似乎一技而實難其人蓋若月大賦獨稟而不可以人力致者焉然世之嗜者固鮮而知者尤鮮求夫寶愛而珍藏者益加鮮矣一陽子仁夫王君四明豪傑士也初自其鄉來

游于吳下館包山蔡林屋氏林屋有文而拜官詞坦一陽資其
指授一畱數年不他適而林屋爲著書說以贈且贈之號曰
讀先生其稱美矣既而人吳城見文衡山氏衡山官爲翰林吳
人及門而宗師者戶屨相踵一陽尤尊信宗重不啻北面弟子
衡山與爲序爲傳贊銘等其文不一而一時作者若趙玄馬黜
陳道復輩皆郡邑名流無不揮毫有貺晚乃誤訪予于鴈蕩村
上予潦倒久矣又何爲者哉然愛其昂藏不羣爲之一著傳替
以嗣衡山之後亦既有日矣乙巳冬一陽復抵予請曰僕之來
吳蒙諸君子不鄙惠以珠玉朝夕誦吟弗敢褻茲將於所寓關
一室以寶藏之敢謁一言弁諸首何如予曰此固子之厚也子
既嗜而知矣亦知而重矣然予所筆亦在此中安敢自寶乎哉

寶林屋衡山諸君可也且昔米南宮船載書畫有虹燭天子之
是齋寶氣將發見騰上有不類是者歟一陽旣謝去他日予復
自念由僮稚操觚學言迨今白首尚未有纖毫得處一旦置諸
璀璨磊塊之間能不自愧且自幸而一陽能拾人所不好以爲
寶至用專齋襲其書茲其軼乎流俗者歟是可尚已若夫期魁
勉達則二傳已悉宜不贅惟即其名齋一事書以復云

慕椿詩後序

慕椿詩者府博崑山王君悼父之詩也詩君志羣公言也君少
而孤哀父之不及養是以悼又憂無以假而達其情乃賴諸羣
公君自能詩廣其悼可海硯天楮當亦不竭必群公賴者哀極
無言資之旁人言之也椿云者襲世之稱父寓詞也何寓爾椿

最壽俗以壽父故托也君之父則不幸吝於壽矣是若椿然摧
矣毀矣風折之矣霜凋之矣復何依哉是故甚悼且牛慕焉葉
墮能返枝乎根朽能生莖乎魂離質化能復合乎理斯一也嗚
呼哀之聲所以集也君之哀極平心矣不能言矣人各有心心
各有聲君以哀叩成嚮答焉是故有是編也嗟夫悲哉君之志
乎可以觀孝焉豈獨曰詩哉

府博王君歸省詩補序

君昆山之名族故大父仕爲按察使詩書旣踵蓋有源焉葉文
莊公當世第一人物山立嶽聳未嘗輕易愛人古龍門不足然
也君少年時即已爲入幕客賢不可顯然知乎樊都尉貴而能
抑無戚里驕氣禮君在師友之間非能下賢者乎布帛而出冠

綬而歸怡怡親顏用是忘老鄉人曰王庶使家復出官矣爲
丈夫者不當如是乎噫斯謂足耶區區場屋躋君屢矣天旣厄
之則不敢以爭智故小試焉可也豈初心哉位雖不足道則有
餘寧道喻位道君子也出君之能可守可令可公可卿誰其薦
者余日望之夫限途泥格以求士則人材必遺焉如君者可途
格求耶今執政好士渴甚求亦不以常法君乎無患遺矣

引

錢氏雙挽詩引

弘治辛酉 詔下以粟輸邊者得拜官婁江錢君允美應例授
太倉衛指揮僉事大抵謂其父子生長 聖化中幸得治稼穡
足伏臘宜有以報 上故相與最爲之明年父鶴臯處士卒先

是其母聞氏卒一年矣錢君於是營葬具徵誌表治賓位用將卜吉合葬二柩於花浦之原凡爲奠哭含禭無缺者既而又以爲是不足以盡情作輓歌詩焉所以昭潛休於旣沒孝子之事畢矣簡帙旣具行將謁儒先搢紳之門而徵之因請予曰先生幸知我宜爲先嗟乎子之事親送死爲大然三年之喪常制也棺槨衣衾恒物也加是而有作焉非儀文其奚託乎夫挽詩歌者儀文之極禮至於是而後謂之備錢君之事親其備者歟非孝其孰能之按狀處士諱翥字仲舉以萬石長拜官承事郎爲人負氣尚義不吐剛茹柔鄉黨服其公嘗上奏請移巡司於海口用禦寇盜且捐田爲之坐及立義塚助風化皆彰彰在人功有賴焉碩人出鄉舊族歸處士克順于姑克勤于家錢之昌大

繫其致爲多焉由是觀之儒先縉紳宜無靳于錢君也紆其悲播其先亦以贊孝而獎義褒賢而興禮吾知金石之聲將泝泝乎溢于方冊矣又何患其親之不昭顯乎遂書以爲引而先之

虛齋詩引

新安有士程君名宏字時克或曰宏大也大而克之不旣泰矣乎宜受之以虛可也因遂自稱曰虛齋善鳴者庸其義咸爲之詩焉而屬予序引予觀天地萬物莫不出於太極一圏之內彼大者必有所納而後可以大故不可不虛也君子亦然凡欲自大必先虛虛則心廣道有居人有容道大人亦衆而大虛其德之域乎夫不虛且窒將拘拘然泥而不化其孰與同哉今程君以世家子好學能古文詞是其腹充乎以書史爲實者也然而

虛雲路弗登及游江湖間又深藏石虛其爲人謙抑不驕泊焉
與虛室虛舟類非能自大而有受者歟名齋警之至詩其齋樂
之至程君用易之虛非老莊清虛之虛彼虛而無無則無物又
安用虛而有爲哉然則程君善大而能資於人以廣其德矣於
是乎書其帙端而勉之

徐天霖得子詩引

朋友間相見則問有子與否重之至也然吾見世間得意之士
多以子晚爲恨持官而無可蔭積金而莫能授世皆是也豈天
不吝富貴與人而反吝人以子乎富貴人之所甚愛子又富貴
人之所不能得然則子加於富貴一等矣吾嘗笑人之人憂無
子者以爲不達由此觀之難責人以盡達也天下事不可測者

情在後壯者壯矣長者長矣老者老矣惟少者不可知其爲後
來何等人也今日孩抱安知非公卿器公卿亦易事耳安知不
爲賢士此人情所以欲有子也天霖始生子未逾月諸名公賀
篇相繼而作天霖名之曰繼文今五齡矣吾未得一閱兒然吾
謂後來者絕不可輕也則安敢輕兒哉吾固未見吾安敢謬語
曰兒若何兒若何但得兒者不敢薄耳大凡人論品鑑取難許
之過不失爲厚評之不及他日不爲兒大笑乎吾是以不敢而
獨爲天霖賀有子喜不踐富貴人之所憂者耳

天霖江湖贈詩引

洞庭徐君天霖平生踪迹多在江湖間南北大都會皆曾到矣
若荆湘之地則尤數數游也君好學能可交必名公卿賢必佳

山水奇哉胸次壯哉氣也故一時騷壇之家皆有贈作南濠草堂有君之友居焉君小舟枉訪出示諷讀擊節不能已已宇宙大矣天地蟠結融流有許勝處君得而游焉人物不易生亦不易值乃蟠結融流之在乎人者也君得而友焉得其詩焉君何哉幸嗜大丈夫游則一身數萬里亦當視爲門外地不游則端坐一室有萬里游也南濠客愛游病不能遊但視君游仰睇青漢送君以斯文

送倪君還長樂詩引

聞吳相去四千里君長樂人也來游於吳吳之士遂得與君交處焉君之返也則有詩贈以地言之其相隔也如此卒然來何其遽然合乎夫氣味同者疎而必親遠而必近也士莫幸乎相

求則集蓋倪君之來吳也文章士集焉非倪君之求之乎夫不相求者士之不幸也而士豈求於世哉世既不求士士又不求於世則士有錯落散置於四方者焉如倪君也苟不好文章士則是詩固不得集於倪君之歸囊也吾讀之切有感焉故書以爲引

松籌堂集卷四終

松壽室集卷之五

吳邵揚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碑

三吳治水碑

大明啓運光造區夏 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皇崇重稼穡之
事是致黎民勤畊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其人故水土
用乂而歲功成焉蓋 國家燕包四海邁唐虞以爲域厥今江
南數郡雖貌列版圖然 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爲三輔則
當時溝洫之法亦詳也已逮至 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
有夏周二公繼理茲土克用浚防以增太平之業非無所由然



也 皇上統御元元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
在 聖衷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
中葉紳病水之弗利具列以聞即用其議 申命工部侍郎今
尚書徐公蕪都察院副都御史來視脩治之役則又 詔今刑
部侍郎前巡撫何公同其事而得領屬官一人治文書仕至重
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爲大今三江雖具輸瀉無所則
嚙田漫禾民餒由焉公用是以上德意諷郡縣發疏鑿之士十
二萬人俾行卽功則判其區爲三道而以常導北流蘇導中流
松導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畚揮鍤一日並
作爬搔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曰茅塘者爲之尤力大槩取推
蕩令滔滔而已越明年二月功成公有粒食生民之勞整御大

衆之畧動而不譁旣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惠
和彰乎遠邇 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因又奏以分司專
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領其職後三年傳君以郎中至於始
始謀刻石播盛美乃作斯頌以明之其辭曰

若稽古初耒耜求興人攬鳥獸以食居罔攸寧延及陶唐洪水
湯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旣攘稷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
則 天立民命莫大於農水土弗率亦罔有成功考本寃始耕
鑄在 從疏鑿在先明明無逸實著於篇故以 天子居九重克
念田野俾作千東茲惟艱哉惟我 皇上龍飛御宇大縱 元
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歡忻鼓舞惟 帝心乾乾圖茲萬邦爰

開千南之水式思導江誕發大命冊用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
多股肱而世將建乎非常之業必有賢臣翼其成以我公肅奉
明詔來南經營駟牡是承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源
孰流或通或塞乃起徒衆大致乎厥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三
月爲期毋或病爾爾田爾利 聖皇載于懷庶民聞公勸相盈
涯積土成山拔濤如雷瀾洋洋脉理無乖 皇有明德惟公
布之大功亟就聲色不施昔民苦畊之匪易戚于漂流今者來
歸莫匪良疇一畝三石惟水去有溝禾斯有秋衍衍婦子不復
聚憂架廬築垣亦買其牛笑語欣欣達于四周擁車引轡觀公
出游懿我徐公胡德之優胡作之勞匪夏伊周穰穰甫田犬不
夜嗥嗚呼休哉蓋勞回不逸而勸罔不報公進六脚寵光有耀
明良逢兮世雍熙江南稔兮歲無災 聖躬兮萬壽黎民兮不

饑統八埏兮咸樂奚可美兮惟茲顧一代之美績亦巍乎卓矣
是故敢陳於頌詩

宋太師鶴山先生文靖魏公祠堂碑

弘治歲己未之夏六月 詔祀宋大儒鶴山先生文靖魏公於
蘇先生本蜀之蒲江人蘇得祀者先朝賜第與其墓在爲於時
中順大夫知蘇州府事河南曹侯實承 上命卜以是年秋吉
有事於書院惟謹旣而以爲先生遭遇 明天子得發揚其道
光於無窮德意甚盛不可以弗志乃屬愚俾書之石愚按先生
諱了翁字華父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
夫臨邛郡侯加贈太師進秦國公其曰鶴山先生者著書白鶴
峯下學者所共稱也先生學以忠信篤敬爲工夫踐履旣茂用

發而弘故能正色立朝則不附韓史立言垂範而群經以明所謂有本者如是於是當宋之季宰相行偽禁法天下莫敢言道學先生以其所召者起而振之靡然從風士克返正然則程朱以來吾道管中微矣至於先生而又爲一始斯文之不墜地實有人焉不然抑莫知所紀極也由是言之厥初爲大而况有懿德忠節炳炳乎故是以 皇上發綸音稽太常慨焉以列於禮典而不惜者蓋其報宜然也然先生去世且三百載漸融燼寒寂寥無聞而 恩命優隆始自今日斯非直以爲君子私頌而已 國家崇賢禮德之大於此焉覩而亦世道之所係也歟侯蒞郡以正篤尚名教至是尤以風勵爲急加勤拳焉故不敢以淺陋辭真末旣具又爲樂歌係其後將請後用之獻爵云其辭

曰

奕七兮新堂牡醴兮苾芳靈風穆兮絳帷揚皇有命兮神來肅將褒衣兮峨冠有懷兮明德凜正且兮元氣儼靜玄兮容色舉彼畫鼓兮吹參差蘭烟焚兮桂漿淋漓神其樂兮匪土之思徘徊 國恩兮按節而不以倏馳以祐治化兮萬年爲期

崇明平勦海寇紀事碑

明受天命主中國百四十年于茲豐亨豫大寇易蘖芽我

孝宗皇帝既逐北虜修武功遂誅蠻夷之干紀者皆以次削平

矣惟是東南嘯聚尚逋大刑則茲不能無申焉蓋蘇內地也不

富有盜賊有雋邑曰崇明實居海中法制不及恒驕爲患往時

金璠劉通輩是已以其渠魁旣燬餘或宥而不誅故至於今茲

尚弗克靖乃弘治十六年春賊首施天珮鈕東山焚殺讎家拒
官兵據半沙洋爲寇亂未幾天珮來歸更死明年弟天泰乘潮
到太倉西門燒船劫兵旣而亦懼與東山來歸先帝用撫臣
魏公紳奏赦其死竄諸遐其兄天傑當遣不至復與鈕西山燦
集寇海上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其魁以十數曰沈岳蔡綵黃密
尹克文皆用父子兄弟相羽翼劫奪四出甚至掠運艘官糧肆
無忌憚事聞朝廷降璽書切責職吏迹捕其急不能得正德
元年正月虬東山逃歸賊黨滋盛作軍器號衣出入輿馬張蓋
鳴金鼓爲令以舟縱橫其徒至千人恣意殺掠汚良人子女不
可勝數且謀陷其邑及上海城池衛所州縣匿不敢報郡守林
侯世遠獨曰是不加勦絕復何侯亟馳白于巡撫都御史文公

璞巡按御史曾公大有巡江御史張公昊備言宜決討狀會議
常州皆如議今上皇帝方嗣大寶圖纂先志討不恭命奏
上詔曰可艾魯張三公乃駐吳中調四府五衛軍壯得二萬人
募船得五百艘置軍火器械爲件一十四萬六千五百有奇以
屬浙江屯田僉事高公江備倭都指揮王君憲使督之曰港汊
要害其各分布以守毋令賊得便又使備其遠境防奔突我師
旣集文公曰姑諭之使再往皆不報賊獮獮作虛聲自鹿大
肆焚掠自嘉定常熟靖江江陰諸縣無不繹騷久之施天常始
來歸願縛羣盜首領自贖而西山天傑果以岳霑等來獻皆羈
之民舍再令州同知周明往招餘黨被留不遣且邀我歸其人
項之乃知出二降賊所爲文公由是怒馳檄取明以還而下天

常等於獄決議進討會上勅亦至於是三公皆詣太倉禡師且
申妄殺之禁是年六月六日高公王君帥師出海分三路薄其
沙盟日登岸擣其巢穴賊衆奔潰藏匿大縱兵追勦遍南北大
洋至于三汊四汊歷時十日賊設間沮我師師遂西旋艾公及
二公議以賊必隨至益犒士卒督其復進乃獲施安輩賊東山
前後撫致七百六十二名口俘獲四百二十七名顯燒獲船四
十九隻獲兇械四千一百四十三件金銀錢珠銅錫綺衣布服
米麥等物五萬六千九百一十二劬兩錢文件石越七月十日
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于學燕賚有差捷奏上悅賜
勅褒獎仍令上諸臣功狀冬十一月賊黨於閩門伏誅徙其妻
子遠地是役也經畧處置大抵皆出艾公而曾公紀綱其成其

供億則林侯無事不任宣勞爲多常守楊侯二和次之而以武
進知縣余君濂謀衆軍事同知丁君哲指揮使張君欽以計誘
賊皆有功蓋始事至賊平甫百日 詔改平洋沙爲平洋沙添
設巡檢司一及禁沙船毋得過上江著爲令命曰昔 高皇帝
龍飛時吾蘇實先中原歸附民柔脆奉法令輸稅受事惟恐後
不卒濱海襲爲狂愚境土因是污曠其君子羞之非我群公侯
君相與主張協贊底是大功則 天子必將大加兵于我邦民
且震恐死無地由是言之克清大慙以寧其人 國家利賴生
民受福焉可誣也乃請刻石爲詩歌垂無窮凡示其無良者永
爲鑒戒毋再懼憲而以有功官屬列之碑陰其詞曰
聖明建國威制中域豈惟版民嬰荒咸賓 孝考臨朝征伐四

申懷懷海人顧狂而信匪無斧錢樹其來馴卒赦不誅輕典是
因 帝德廣大彼冥何知負險怙終自同島夷海波滔天操艦
若馳謂莫予迫暴掠以嬉絳襖裸下霜刀差差有忤必劉不遺
貨貲利浴遁逃避命流離列邑咸震訛言日疑艾公曰嗟惟是
當伐聞干 天子我師乃發魚魚我師來至城下旗颺鈴鳴有
舟悉駕指授方畧先塞港汊飛檄往來靡息晝夜賊懼自睽執
黨獻功先聲既致陽許斯從載招其餘載緩其攻尚念黎元勦
下欲容如何變生以勤艾公公曰爾師文武將吏 皇有明詔
寇在必刈凡予同事咸協無異爾其慎殺毋及非戾六月既禡
甲寅師行臨送于滸考鼓揚舲難以棹謳悠悠旆旌賊則有廬
或浮海居 既除水陸並趨遂蒐大洋鬼膠其亦去不可得

卒爲我漁紛紜自沈十死一俘始誰爲謀俾賊相縛賊有故新
賊有首屬其羣旣渙厥魁可服七月丁亥振旅凱作公及曾公
在洋胥樂衍匕讌飲海霧清廓始時議征衆皆謂雖彼徂海余
我不習船浪顛舟歆戢於何安悉主撫致式養其奸迄乃奏功
人寂無言九茲設施後事先謀裕以籠之法用剛柔含容奮發
盪平靡番執司始終二公林侯二公林侯詔以狀上賞不遺細
悉預旌獎赫赫元公艾公是長刻石攜文求播遺響

廬城重脩關王廟碑銘

有序

有侯於昔而王於後者爵由壽亭進號義勇武安其姓關氏蜀
漢故將軍也以其忠烈之故沒後受命 上帝列爲明神之
得祀者有矣或以恒典制於司土之吏惟王則自 國都達天

下莫不有廟而大江以北尤盛由江之北王之降靈惟廬州府城廟爲之取意者是邦寬平舒遠沃野千里王時乘風雲而來下不若是不足以容則固其所樂游邪今太守西充馬公金初未第時感神於汴途既至廬若昔所夢縮章之年得奉朝命主司神人顧視廟宇門以廡闕禮亭濕下洞窓不施欵傾晦翳非恭敬道既而步自庭除得致碑知王有輔國殄寇之功還詢衆庶知民有朝夕必禱之急興作甫議會境遭大荒乃罷其七年爲弘治乙丑郡始獲稔爰理初志蓋取前所謂不足者作之公首以俸倡民皆樂輸於是侵壤來復新垣大門戶牖設而闔闢其朽腐去而丹青煥旁宇加翼隆沔中宜始事之明年聖天子紀元正德夏四月功成公率僚屬以牲醴告祠下父老

具石請書以志或曰書神之忠則有廟在解禦災捍患則廬未嘗及然則宜何居有縉紳先生曰鬼神惟能錫嘏故民從之不然其無鮮祀乎故是役也公以之報民以之所祈報不失然後福祿交至而上下同慶請以是書可公曰然僕時方寓廬忝命執筆乃以其事碑之廟中而別詳夢感於其陰系以銘曰
繫昔帝胄欲振炎綱桓桓亭侯王室是襄威憚華夏萬衆刺良辭尊罵孫激烈慨慷雖有古將亦莫敢方元精不渝燭焉若在帝以爲英俾職攘害掀髯風馳霄漢罔閑由玄達明王封顯戴馬侯在昔舍乎汴圻夕與神遘金甲而威先告不奕果亞羣魁所守廬江廟實在境無德弗報授役井井新廟孔嚴作自馬侯侯之貴徵神啓道周匪驗今茲亭達甫愆何以知然維政之由

侯則有政神相其幽永庇廬民誓祀千秋

德清王令去思碑

弘治庚申 天子臨御之十三載以風憲起縣令王君於德清其百姓言曰吾邑之德王君也甚去而不書於後何勸乃相與詣予謀刻石以志夫循良之吏在史必書然自卓魯以降寂寥無聞今有之人焉而其民又請敢弗徇之乎謹按君名良臣字汝鄰河南陳州人也以癸丑登進士第明年來官是邑七爲里二百三十民尚翬訟號難治旣至克殫厥心弗懈于位謂職之在乎撫字也故見惡必擊旣悛弗追而民易以遷善謂受牧者之不欵於擾也故里胥不以日候於庭而人用聯逸斯皆以此大者也若夫臨事之際尤尚惻隱罔罔致空虛之美徭役無不

均之嘆辜非大辟按法而已始終在官未嘗殺一人以立威曰恃三尺以肆虐吾敢爲也歟蓋其廉不矯其通不阿美績屢建聲實茂者至是應召而去而邑人思之然驗政者不於其來於其去斷可知也厥有陪尅侮欺而弗下之恤一旦遷解則民方且怨懟譏訕之不暇尚遑恩乎哉君在邑脩飾黌序壇壝皆一新建預備倉鄉賢祠及公廨橋梁與纂志書功允卓卓以其各有紀載故不詳書書其勵俗者而系之以詩其詞曰

矯矯令君奮起甲科羽儀 天朝茂揚英華 帝命宰邑于浙

之匡民社以按俾其靖嘉彩綬銅章厥榮寔多令君濫止祗服明德敬恭弗懈惟愛是宅又土訓農布告條格脩爾恒業毋徂以慝邑氓僉僉載趨皇 畀我賢淑 敢弗圖里罔得誠脩賦

翰 弦誦接響懿風舒徐有美興作神墀泮居庶府咸秩冊碧
並塗飾是完邑以繼後勛 明詔旣錫言駕其舫崑廊斯升邑
士顛仰凡民孔疚惟仁攸託豈弟不可遺惠沃若永念撫綏高
陟何邈垂光來葉 聞於爍刻石紀詞敢示無斁

鷺川華氏治墳碑銘

有序

無錫之東鄙處士聽竹華翁旣老而倦于事以爲人之恒道克
終爲大乃作玄丘于鄉之陰歲用弘治丙寅月用戊戌召工集
徒積土爲山几高三十尺其表十倍垣而樹者不與焉內之宅
及面坤義于靜安定厥位也外之環田匝墟氣于不渙美厥勢
也憑登四望山澤獻奇則有巨湖前橫隱見樹杪東望鷺脰之
浸西轟梁鴻之山峙其北偏亦多崇嶺支流來馳交東重抱蓋

天閱佳壤以候有德信乎非翁不能有也於是松檜茂植其多
千章禽鳥嘯呼疑在深谷由窪致隆倏若神致偉鉅之觀立貽
謀之道遠翁之智力斯焉足徵旣成之八年翁捐館舍諸子煥
等嗣作亭榭修治有加追惟父德攀號痛慕卜以卒之明年十
二月初四日啓壙葬翁于是願請刻石永告來葉惟翁以顯舊
之裔造家挺身孝友貞信之道筆於大史其爲是墓也附依祖
隴不去里閭非若事占相者窮岩壑而徼福不域不斃昭示儉
約非若昧死生者侈幽玄而殄物且鄰塚孤逼迂壩以避勢可
夢屏慄而弗爲其真仁人哉故得身逝澤存鄉邦懷忠體魄之
真宜與茲稱烝嘗百世繼繩無窮將俾慕其風者是軾是下考
行徵誦於斯文其辭曰

峨峨新墳孰作而崇經營建築寔惟華公以華孝顯百行是宗
自元宅茲世力于農有備貽德式副其蒙載拓以大修身及終
相彼中流龜從巫協作之如山成績何捷有流

前環後疊

爰樹佳木表著封域土岡逶迤有道用質亦就架構棟宇秩秩
齋薦咸備惟堂及室周垣式工神途孔直梁予石池來用是祓
滌劍淪杯于共乃役篤惟靈丘秀淑靜深遐敞邇密繞以墟林
司者靳畀公賜之天玄覽庶美注挹盥襟惟物有始兆自公理
德則遍變其歸在此既固且安永莫厥居以祐後人福祿爾餘
懷哲弔舊太息咨吁執筆作銘刻彼貞珉令問不忘興嗟道隅

水仙大王廟碑

人有曲直必告諸吏至於水火疾病之厄吏無能焉神斯專之

神之治人比於吏而其可憑過之何也吏不能皆公神則無不
公者焉故人之憑神其於憑吏寧欺吏不欺神也吾鄉世事
水仙大王建炎天子之所封也有鄉者之視他神尤貴鄉人
有事則告惟大王之神在上巍巍而聽之若受焉者及其歸而
或賜之或不賜之又若有分別者蓋誠有吏職焉然人得賜於
神則喜不得賜於神不怒則神之尊吏不得參焉非其公之至
也人烏以若此嗚呼有良吏或易而去神一而已則吾鄉人其
敢不虔矣乎夫牲醴錢幣所以報也若夫無辭以宣神德神謂
人莫知其公焉故碑

惠山十賢堂碑銘

有序

賢者將以軌物必祀以觀禮也矧乎名山懿舉何代無人先詳

後畧君子病諸此惠祠所以益三爲十而弗容已者可以也夫
蓋常之邑五錫爲大錫之山百惠爲秀秀而邇郭寔多考察是
故俎豆之設厥有舊典曰宋司徒長中湛唐尚書左僕射李及
桑苧翁陸此三君者咸以高踪賁于山泉其南面列食有年矣
自是以降蔑焉無聞豈哲人之生獨嗇於後乎哉無亦缺而弗
脩也於是令戶部侍郎邵公國賢往歲築室山中旣率同志疏
潺湲廟忠定乃以餘力相與撤故屋之弊陋按生牒而稽考又
得表表宜祀者七人焉在宋曰無錫令焦國史編修祭禮部尚
書謚文簡允御史襄行錢在元曰雲林子倪在 國朝曰義士
張中書舍人王合前後爲十賢廣厥堂構肖像其中議以歲之
二仲合羣縉紳行事而推其一人爲獻凡所躋升皆昔之名鉅

游處是山與其葬焉者也不然雖賢也列禮固有相沿者歟工
始於正德庚午春越明年落成凡風俗之厚必以化化有默行
視政爲速則惟賢是賴表章崇祀其機也繫此諸賢或奮庸帝
載旣公旣卿或盤桓澗阿亦隱亦文以至惠牧義勇互舉間出
莫不同萃一堂師我錫士是雖邦邑之志非公其孰能興之猗
歟盛哉敢刻茲銘其詞曰

坎坎擊鼓新堂之下我祀我歌思古賢者俎豆旣崇金石是寫
陟彼有儀以聲大雅厥賢維何伊錫衣冠異代同流隱顯具完
道不一足式賁林巒廟貌爰陳爍此衆觀昔也攸祀三爵孔寂
今也亦祀十像斯覲有泉如水下遶庭城言釀旨酒載酌啓羣
靈風洋洋神降春秋孰司獻登鄉拔其尤邵公作之龜筮協謀

懋哉邦人無忽前修

定海縣儒學教諭致仕真愚王先生壽藏碑銘

弘治甲子之歲真愚王先生解官歸自定海於崑山之里第益爲園亭延賞賓友用吟咏過從爲樂明年予謁先生款晉爾日酒間指其二子掀髯謂予曰向來向事未足今願畢矣又何求又曰吾家有田數頃足供伏臘費度書可讀不假朋知山水堪往來釣游以是日老宜無望於世也惟一事掛吾抱迄今十餘年予嘗諾我而言未終踐盍爲我成之予起請卒教先生乃舉壽藏爲祝且曰吾先塋在本邑馬鞍山之原成化間室氏歿葬于稷兆竊以爲人無不死者乃即其右預營窆焉他日吾將藏諸是毋累後人歲月倏忽顛手種種以銘俟子久矣尚可緩乎

予曰唯先生之平生惟予知爲最深銘非予莫宜然古不預事死生壽夭以道守之惟莊周輩出始放情形骸之表以生爲贅死爲休而後世襲之以曠達者由是司空圖寶作生壙而陶杜有生挽生誌三子者皆賢人其所爲若是殆必有特然之見歟然予觀乎世之人莫不決性命以饕富貴至視死期若罔聞彼固不可責以道有稍迫以非經之說如前云者亦宜少揀奪何先生不爲賢哉謹按先生姓王氏名廷綱字成憲後以字行真息子其號也先世宋左明請大夫彥光之裔曾祖子敬贈監察御史祖英歷官至陝西按察使公定不仕早世先生年十九而孤性穎悟誦習輒不忘間從師授書治進士業駸駸有名起輩行中視科第直唾手可取已而四廩棘圍率黠額弗售乃取

筆札書燔之曰命矣夫吾弗事此矣乃拂衣棄塲坐游京師爲人素恭謹識大體公卿多折節與之交故太保劉公遣子從之游其加敬禮久之以明經應詔試于吏部中格選教駙馬樊都尉塾授訓導居府中敏而達事愷而有禮主賓相得歡甚諮詢延接喻他士百倍而一特館閣大臣亦多引置門下爲客日駕僮騎從有少者游賦事故輒攀先生先生官雖不達人尊禮之如顯人嘗一歸旌墓撫臣三原王公臨其里者二邑以爲榮客樊九載考最相知者爭欲薦留仕于京懇以母老辭遂拜秀水縣儒學教諭秀水去家才三百里先生始至諸生以鄉近肆慢易旣而布約束持庶隅事必蹈禮法士乃大服稱賢終任無敢譁蓋僅五稔而以丁內艱歸起服除定海設施視前加密益愛

士嚴學規維大寒暑不懈士始不樂久亦大服至於教人諄諄惠其貧而弗取脯脩則兩邑皆然於是先生官定海又幾四載資且滿當赴銓有陞除矣逕移文上官乞致其事士人相與阻晉不可乃得請歸先生詩清和有格善楷行書書札流洒下筆皆文章得人詞翰珍襲尤甚性不飲而雅好客所設皆精餼羹醞無寒腐風爲人多材諳圓轉不膠故人人樂與之合然其中實能謹辯黑白趨避較然切至初時方徘徊托迹靡所有中貴人炎赫用事求師迹及先生先生卻之時又傳奉方行或欲引與但竟弗往先生本良吏材假令他人客游無聊其置身未有能擇者卒之其就儒官以素業終身鉛槧佔畢固其所志而乃勤於脩職則見夫義命之不可強而姑安焉其推移變化顧非

負超人之智者疇克爾耶故當遷而求罷未老而營穴皆與此類吾知知先生者獨吾而已矣先世自按察使後故廬日漸傾圯至先生且大加構焉而名其堂曰繼志其道義之自立與其才之有爲皆可槩見也前娶張氏生男二人長端生次蛇兒女二人長贅許襄次許嫁文徵明或夭或卒皆無存者繼娶劉氏生男一人于石太醫院御醫娶刑部主事周以發女女一適太學生顧文徵會庶出聘定海知縣張養民女以正德四年十月十六日立石墓左刻予銘其上時年六十八矣銘曰
是身如雲棲泊不一或羣鳳與翔或橫涇是屈悠悠往來天地旅室返而田廬宜若可以休乎而亦非其蟄也惟是樂丘于崑之罔青山四抱乃真我太漠之鄉是故歌於斯遊於斯後千百

年藏于斯彰殤咸盡理不疑歸乎歸乎會有期聊上山兮擷吾紫芝

禮曹郎楊君生壙碑

堪輿上下元化處中是生萬物予得為人其所居距大海十舍許蓋宇內東南之陋夫也今則素餐于世八十五年行將奄歸玄宅返乎太初相彼廬右有丘焉我之來歸庶幾在是恐一旦先朝露無人紀述乃自爲文琢石而鐫之君姓楊氏名浦吉字君謙於望弘農郡尚宣王平楊侯後漢太尉震之遠裔也唐丞相綰清德者聞宋學士億文辭蓋世至干國朝三內閣文貞敏定名彰華夏門閥盛矣君世家崑山元末雲擾來居吳城西市坊高祖子中性忠勇策名府戰死妣陶守節孀居洪武

中選爲內廷姥姥供職事末年放歸今先塋首穴配葬衣冠者是已陶生子五人曾祖考居長以富民填實京師供億有年仲氏問闔尤富屋宇跨里叔亦君壽從居同稱淑上最幼二季由母故得官御用少監及神樂觀提點雖非顯黜亦不下賤考府君封承德郎妣劉封安人安人之兄擢解元於正統間官至三品楊業儒自此始君少習易弱冠登科又七年 憲祖御大成化甲辰科幸叨黃榜擢拜儀曹爲京官末職僕簡青袍入叅朔望荷人生之極榮弘治初淅事 孝廟時 五王問封備員執事獲從堂官拜華蓋殿得覲 龍顏事竣賜宴直房并賞羅綺福溥命蹇瘡癖內攻日食米止三合恐曠職致尤上奏乞煥校官不果遂乞歸蒙恩准放次年馳封典下郡諸侯具彩輿迎賜

二親冀報劬勞之萬一矣自惟受官無補已未歲清寧宮災下詔求直言不揣應 詔上疏請復建文君尊號以禮文事分所當言用是塞責 帝裏欲允大宗伯以事體重大弗敢覆存爲文案傳聞收入太史氏未知然否既而謹厚大臣遠貽如瓶之戒一向守嘿性偶好書結廬天峯院折松枝爲籌課麟葩經稍通章句傍涉予史百家又及千卷時或歸省從郡使君游或爲文章吐言亦未名家正德初嚴慈既歿寤苦先隴傾貲修築糜千金既畢大事每歲率持齋誦經一百日不出以報如此十三年庚辰歲 武宗在南都蒙呼試樂府三次扈 駕凡九易冥筮告歸是冬復取如京墓辭趨命歲齋不廢明年夏南歸別築室支硎山下修葺舊聞名雲峯廣要檢書旣多稍諧典故然以

筆耕度日不作生業有負郭田百畝悉賣不存如此又十年
皇上龍飛嘉靖十五年田野間樂聞盛事時則恭逢九廟肇興
上頌文一篇家頒史館薄表葵藿之敬諒無補益也外華陽求
嗣齋儀十卷同進亦蒙嘉納金枝應禱慶洽普天而有日精射
稿之祥屢見于室竒哉山農共覩非敢妄道是年冬自西山還
歸故村埋頭隱伏終日惟與古聖賢相對輪蹄斷迹亦不尤人
自是年益老耳聵目昏龍鍾彊步起拜必俟伏自知去死不遠
昔李白一子遠遊不歸不幸類之君配趙生子二一從北上惑
僕遨外未歸一喪京口舟中今停柩在殯所庶生二胤尚幼頗
賴應門不得肄學書無紹焉有墳自築前溪後城亦足偃卧文
集方斟酌未成書三四種有完有未完愧無寸長不欲勞他人

之筆所貴以自述爲不誣故撰其碑云爾誄曰

上古人淳壽常百許今茲羣年久寄逆旅歸休何時宜有告語
凡人之生口體爲主如何到予無一克舉彼炫文繡浣衣戎處
彼富倉箱我乏朝黍靜言思之不乃自取有官不作身日卑無
財可悅親益離古之高行豈汝能追弗蒙其享但招寒饑原憲
長貧李廣數竒命也奈何莫爲而爲抑別有道非時所知景公
千駟民稱伯夷念昔辭官常虞早萎豈意還存雪髯霜髭一壽
僥倖他從缺遺人之墓也期千百年我則不必其然亦不必其
不然掩骸之後悉付于天畊犁表樹皆非已專常存不化惟有
神仙廣成十歲亦隨雲烟不化還孳日增萬千宇宙雖大莫能
充填三山六水一分之田穀少人多將何具饘乃生變化陰陽

互遷前除後續世以相沿大鈞制則不足深憐古多達士裸葬
未虞從容自祭靖節為賢有書方補有文未鑄無非糟粕不希
流傳且天生也憂死則否遠耻辱平仇讎萬苦千辛一筆都勾
以還造物與鴻蒙游鋤汝長眠草綠仍秋所以供我惟此樂在
自古有死聖謨垂休曾啓手足完軀是謀老佛徒誇切到瀛洲
纏綿不了又起一頭大哉簡妄儒家者流時來委順至死彌收
舉此玉符更不他求重百國恩消埃靡酬亦負罔極自同蜉蝣
嗚呼傷哉嗟斯人之在世無一日得志遭讒獲厄人百遐棄大
亦何愆坐不富貴終當舉手求謝塵世陳辭既舉請刻以記過
者來觀莫獻辭費

松簾堂集卷之五終

松簾堂集卷之六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 上起南京太僕寺丞文公於家以為溫
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力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任至之日首
釋繁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強咸違於令設施詳明惠
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不厚明年夏六月巳未卒官年五十五
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別為奏議三卷瑯琊漫抄一卷嗚呼
惜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傳以為宋丞相信公之族

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師假金虎符鎮武昌魯從祖定遠從高皇帝平偽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戶曾祖定琮散騎舍人始徙浙西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涿水教諭贈太僕寺丞公舉成化壬辰進士試令永嘉即有擊強名調博平以其邑小更用簡治家 恩召爲南京太僕寺丞七歲父弛振而綱之屬吏尊奉如法官又撰馬策二篇以獻時嘉其識尋移疾歸家而溫人思之不忘 朝廷遂以爲守公乘宿望往牧故民聲震東土爲之立旌範以教化爲先設止訟法禁民毋得溺女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在任前後凡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可已之事猶以爲道有所沮耻唯誥徇故常將圖潛逸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濱歿家人扣搗請遺命

大言曰我男子死即死耳復何言人謂正直精爽臨終不撓稱其平生云公配祁氏繼吳氏皆安人子男三人奎璧室奎卞以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梅灣之原以予旣親而知遂來請銘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盪包絡洙泗知權守經忠慙自許允惟邦 公才旣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威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繩履庸靖乃人納于仁軌 帝寵休嘉式還之朝俾職旣圉 國武光昭司馬日賢拜疏以薦舍旃來歸處晦用晏在易之遯其道元吉溫人謳思僉冀公出 天子有命往恢胡績德風載揚爰徵治實赫焉方隆故殞之亟有墓于梅來旄翩翩旣畊有田斯菲其旋何以世之垂光永延刻銘絃石用

明故漕運叅將燕守淮安昭勇將軍錦衣衛都指揮僉事周君墓誌銘

國家建北京控制天下而以東南備供億是故開府于淮以董漕師而近之副戎而理者稱周君焉公諱贊字朝獻先世江都人也高祖鏞以元平章鎮撫歸于我 聖朝授百戶魯祖玉始拜大河備指揮僉事祖鑾伯父景皆世襲並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君以後伯父得襲官初掌造軍器有能名舉總本衛運糧特船少軍困負逋累萬特以廉脩矯其弊徇貸一清成化間山陝河南三省饑都府使部粟十萬往賑之既竣巡撫 敏總兵王信以君薦 詔可以為把總管領淮安等八衛運糧隨進

署都指揮僉事弘治五年又遇 詔恩實授自是所統士益衆惠澤加廣名日以張曾淮闕缺貳僉以君可任八年春正月勅充漕運叅將守淮安明年秋援例轉錦衣衛帶俸公清望素著既登大府雅為元戎所重事有當言從容贊翼然而外示恂恂謙冲而已故事叅將常督運居外歲往返輒萬里又徐呂三洪水涸君躬導沁源以運用是得疾乃上疏乞休致不允明年又力疾至江南督運五月還淮疏再上不得報竟以十四年四月九日卒距其生正統乙丑八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七嗣子正將卜以是年七月日葬石橋之原使來請銘君配金氏封淑人把總金啓來女子男二人長即正淮安府學武生次十孫男二人夢鶴夢龍君天性謙恭好學愛人而能交事伯母太

淑人允謹既歿哭甚哀負土封墓視親子無別撫遇士卒有恩
嘗市善藥療其病或死則爲斂而歸之而充務掩人過使知自
改一時莫不以爲長厚而稱之余初舉進士過淮卽與片游雅
知君廉忠其後君官漸顯而素操不改如一日是可以無愧乎
副戎之貴者矣歿固宜銘銘曰

聖明建國德際四域來貢來輸有粟載塗者萬艘由彼漕渠
潭潭淮府乃握其樞旣立之師必有副貳俱簡帝心孰曰其
易周侯洵美宿聞于運執德清儉士以甦困匪直積勞實著嘉
問叅戎爰陟雄略彌振昔饋關陝刺棹河流繼灌呂梁泉源是
求勤瘁罔懈念國恩訓往返道路萬里歲周堂堂師闡克宣
嘉謀侯病不起士庶悲悼仁人永淪奔走相弔有功不刊有墓

永存嗟爾翁仲謹護其垣列銘昭德與石同堅

明故行取推官華公墓誌銘

弘治歲庚申進士同年華武承以杭州府推官奉詔取至京
師是歲冬十月二日未擢官卒後三年孤男遊卜以正月八日
奉柩葬錫邑琅琅之新塋以銘請於予予與君初釋褐卽同試
政工部又同有事於外相與聯舟涉江知頗稔其後別去聞君
銳志宦業名聲日新旣得召且謂顯用而計聞矣吾尚恐銘
之耶君諱烈別號東窓南齋孝子寶之後世居邑之候陽父曰
原謙善詩通醫娶于李實生君七夙以成化甲午領鄉薦甲辰
登進士第使于河南三造土墳皆有結還朝授廣州府推官
未上以父憂歸服除改建昌方考滿又以母憂改杭州自補外

至行取遭迴不振越十有五年矣其任而久久而起皆未有如君者君兩歷爲刑官率號廉明而於杭尤著風力一時巡按御史皆以其賢敷奏旌異用風示四方以爲勸而其被 召集都下咸謂君必居憲府已而遽卒知君者不能無惜焉君春秋四十有七先配司馬氏先卒生男三人游潤浴潤亦先卒女三人許嫁于鄒某楊某張某繼配吳氏生男一人朝恩君簡訥不華其居官敢任事志所欲行無顧惜必達而後已嘗以起復待銓于吏部會大比試天下士一爲收掌試卷官其在江西又受委造王府在浙江以憲院差清隱稅數十萬皆不在職內而悉以勞著要其所存若此則理有不可知者是以銘以慰之於幽焉

銘曰

嗟七華君吾榜良吏顯階方陟有 詔恭被胡喪于成遽爾長逝孰成孰奪莫質玄昧嗟七華君臯夔亦賢顏冉亦賢君也其間此取彼捐一官三易憂酷仍纏嗟七華君歸其山阿偃枕高眠迄于大化松風淒淒白雲實多莊生有言至樂靡他嗟七華君具如命何銘以昭之令名不磨

明故卅丘先生姚公墓誌銘

公姓姚氏諱綬字公綬浙西嘉善人也大順末第進士拜監察御史成化初元尋出知永寧縣解官歸所居在大雲里東饒水竹作室曰卅丘嘯詠其中自稱卅丘先生大抵多取老莊神仙之說以自况又作滄江虹月之舟遊泛吳越間甚適弘治八年四月十日卒於家年七十三公少有才名攻古文辭弱冠始業

舉子遂取科第以至為御史政能多出人有嘗奉勅巡鹽兩淮鈎剔積弊幾盡勢人惴惴弗敢漁利布令張體務以激撻為事淮饑曰吾御史宜無所不可行畫策賑濟民多復巡撫三山林熙敏公奇之具以聞朝廷特降璽書俾終厥事未幾彼言而有永寧之命遂弗復思仕矣公善書法鍾王勁婉咸妙詩賦暢茂皆有法盡初水墨後遂進學唐品得古意哉所謂滄江虹月者出遊粉窓翠幙擁僮奴自奉俗極珍養設香茗皆世所鮮有或命彈絲吹竹讌笑彌日人望之飄飄然有霞外心家設亭館稱是客多就之初號穀菴又號雲東子蘭臺逸史天田老農上清仙史懶仙仙凝紫霞碧月翁並著聞人間而冊丘先生稱允顯所著有太易天人合旨十卷詩文集三十卷姚氏在宋本

汴人南渡徙餘姚再徙今邑在前元元祐時有仕為大使者蓋舊旌曾大父瞻雲大父隱菴父松雲皆不仕公配弘氏生句前鴻臚寺序班一女菊芳適張訓繼潘氏生旦嘉興府學生孫男簷亦府學生次芹次葵次芷孫女寄奴雪英西英淑申淑酉曾孫男昌齡昌陽余辱公引為忘年交旬以是來請曰先人有言願得子之銘今卜日矣在弘治十一年正月之朔得山之陽墓也先世皆茲是敢以請或言公好道家言公臨終猶賦詠懷之詩此豈恒化者直亦寓耳公其東南之咸鳳歟銘曰

明興運昌文士交鳴懿茲陞有公特生蘊臆維富宜詞乃鏗鳳皇嗜嗜儀于治平才難自古莫不願有孰知有之適成忌藪當塞乃通弗履其咎其通伊何躋以援靜放乎山林貴得所便

屏處非潰皇仁資全作爲歌詩刻于管弦禪化陳風公乃爲賢
才生有係匪嫉能棄玉湧珠流式彰國麗矧恬以高亦庶於吏
佳城峨峨爰奉以瘞瘞弗名俱永耀其裔

故柳州府通判桑公墓誌銘

吳郡思玄先生桑公少好詞賦師司馬相如楊雄以其長擅名
一時至爲他文章皆本是凡爲十卷旣而力探羣經自易春秋
周禮皆有義釋又數十卷合二家總二十餘萬言弘治癸亥六
月四日以柳州府通判卒于故邑常熟之寓館年五十七邑令
計君柳進士也蓋發其書觀之爲其歛加厚其將葬也從弟鄉
貢進士翹以遺言請銘于我嗚呼先生之道裕而能容介而不
群充其辯可美於將使極其用宜大於匡國胡獨以一技名耶

先生諱悅字民懌其先有舉齋公者仕元爲都水庸田副使傳
六世至廷貢壻穿山周氏先生生年十九領鄉薦累試禮部不
第負才遊京師無所在屈竟以乙榜授泰和訓導三爲考官皆
大省號能得士秩滿冢宰三原公執政將薦用之不果以資拜
長沙府通判又以催科無績調柳州府柳邊氓雜居多竊發先
生出入賊巢穴示以恩信來附者萬家柳人至爲繪像以祀然
由是名聞于會府因得召致幕下待以賓禮俾司謀畫道方行
會父喪歸遂不起以至於歿蓋先生之設施可見者若此先是
未卒之前一月友人薛大章夢見先生乘高車擁入玄冥云與
屈子遨遊已而果卒說者謂先生躬萃元精以神明其心志又
不大於事業以有蓄焉一旦而死其不逐逐爲常鬼亦明矣

所見殆將然乎先生配章氏故贈都御史孟端女子男一人早先卒女二人長適吳樟其文恪公四世孫次適歸應祥蘇州衛援例指揮僉事係勇二人內曰接外曰溥愛皆嗣阜爲後幼未克立夫人實主喪事先生先世皆葬故邑虞山今以十月十六日葬湄溪之原從其先府君兆禮也在太倉州南四十里與穿山三里而近先屬邑今屬州故先生又爲州人銘曰
有才不售澤不大施洎粵縱竒以昌厥嗣休休三原非不已知
疏直以交始孚終潰黃髮鮑耆世所謂壽賢者不然道德之富
髡彼兩童亦既樹後祭祀克紹在禮不繆歸終於寓邑令是王
返葬湄原爰祔父母遺書滿家瓊珠琳琅聲光若新不腐以亡
百世有考尚於銘章

明故大理寺副東橋先生李君墓誌銘

往年予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爲之友君清
介絕俗不屑事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別君歸之三年
君果遽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世卿方築釣臺于黃公
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既葬未有銘世卿求君之遊於門
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爲之銘公在疚以屬予敢書其一二者者
以爲敘而後銘君諱承芳字茂卿五世祖遠無繹史曾祖奐仕
洪武中爲四川鹽課大使祖善 縣教諭皆 皇贈都察院副
都御史父阜贈大理寺評事君自幼穎敏強于學出言論即侃
侃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爲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荆楚
間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第所授官素貧無鮮衣

良馬儉約如儒生時性高慵不喜羈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
退據案執筆署銜尾還邸破屋寒冽煮蔬飯糲或出逐人事無
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足三
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二年陞副于右寺志乃老就下君平生讀
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支牽合不槩於道道由是益
翳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徃徃見於述作聞聞者群訶衆詆至大
罵君不爲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以爲然然君以是取譏亦
以是自立真有志力人也歸五年孀空兄弟相對 心焉弘治
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五十三前配孺人石氏生男二人
長曰肇次曰祭女三人壻曾恩進周夔袞後配嚴氏一男曰
瑗世卿以卒之年臘月葬君於浦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

銘事將啓其前而納焉葬速不得俗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
與人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爲本立論高古非拘拘者
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實以其二子來其名曰李整李教蓋
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銘曰
可尚也已繫斯人之賢兮旣顯兮維時治平有允而掩兮吁嗟
先生

明故封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嚴公墓誌銘

正德元年六月吉守嚴君道卿以旣受 命歸自南曹省厥考
郎中公於包山之第比行而公俄以是秋卒明年卜地得興福
山之原先事奉郡士王秉之狀來請銘秉之於嚴爲通家其言
信且予誼斯文弗敢辭按狀公諱文瑛字廷 別稱陶然翁其

先世爲是山右族嘗以園林資產雄一時大父肅在永樂中以善書權擇爲邑掾居鄉專務行義排難多陰德有裨告之祥以爲顯在孫生處士世傑娶于賀氏生公實應之公性質有朴長者風平生未嘗盛怒以少孤每祭必流涕與諸弟分財輒取人笑其痴公曰顧吾所得孰多耶嘗出索逋值其家方食恐其不樂不下咽及門而返道卿惟有所受故爲法官而以慎獄著名蓋仁恕相授其來非一世矣公初蒙恩封承德郎南京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進封奉政大夫浙江司郎中以九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七配金氏初封安人進甫人子男三入長經即道卿第弘治丙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陞吉安府知府未上守制娶蕢繼陸贈封俱宜人次綸娶朱次紳娶

鈕女二人長適韓庚次適葉燿孫男七人滂濤淳瀟濤激沖公平生有飲量好賓客醉輒忘懷故以爲號始有托焉者晚亦覆壘弗復進善乎秉之云公行已類讀書不仕而能澤物名不藉俗聲豈非深知公者哉吾無以有云矣蓋葬用冬十二月十六日而予爲之銘曰

業以世傳惟仁是先匪耕而年沃我靈田嗟七封君厥德孔淵德也罔沛爰發之子式昭耿光孰謂其死有丘筮從法葬仰止百千斯年來藏于此

故義授散官通許韓公墓誌銘

弘治十七年歲在甲子十月通許韓公諱佺字時真卒于家派遷方任蘇州府通判計至爲位哭他日踵予廬乞銘其言曰先

子爲人誠信質朴無他長幼侍大父於官以淳謹見寵愛其後
家居治生業應客姻賓率有條紀其交財未嘗負人一錢見宗
黨賈乏者必思賙之余何處田廬無所表見惟是孝友不欺以
書其分而已矣吾家先塋在邑東鄉冢位旣盥不可葬是歸也
將重卜焉願爲之銘庶慰存歿予惟常君始以己酉鄉薦起家
武邑教諭秩滿超擢令官蓋承乎公者有素矣及是之請歸禮
以文致孝於終其得無銘乎按狀公考諱毅永樂中以楷書供
奉內閣有勞官至叅議公既不仕嘗囑子曰吾輩兄弟八人皆
不克繼先志爾不讀書將與我同於世何輕重耶用是竟以科
名顯在武邑也就養十年倅蘇之日患者不復同至會奉 詔
恩得輸粟服冠帶君捐俸金爲公輸納得部劄一道致之公公

辭曰吾以幅巾預鄉飲拜 上賜足矣敢重叨乎遂韜不暇然
其名猶散官云公享年六十有八娶李氏子男一人即選女五
適郭文淵張越張于木孫男四人如芝如蘭如松如栢不書葬
地與日者先銘而後圖葬也銘曰
有顯具考有限其子中處不仕遵則于軌欣欣祿養亦旣有年
秩秩鄉飲尚齒尊德隱無著功惟里之箭考終獲正在人奚嘆
逝而有歸我銘是撰淑行不磨幽光永燦

故盛朝臣墓誌銘

盛氏蘇望族也朝臣諱瓘宋叅知政事度十七世孫高祖逮
國初徵士曾祖啓東御醫祖必父昕御醫有寵 文皇朝有子
十一人似居行三與其群從家金閭一再傳無啻千指率負門

地自豪朝臣獨謙讓折節讀場屋書書皆隄翻成誦又善講解
舉一題輒引數說無弗通稍長進遊郡膠意科第可立取未幾
值愆者讒之提學擯而歸時其子今武昌府同知斯徵方數歲
顧謂之曰是不足代我耶遂力教之弘治癸丑斯徵果登進士
第拜官水曹久之坐公事謫丞滇南累遷今官朝臣處世間不
驕不戚始則布衣徒步如平時既而與親賓集必極歡夷險一
致人莫測其量可謂有德君子矣正德元年斯徵將請恩封朝
臣朝臣俄以是歲九月八日病卒于家年五十三其明年斯徵
卜冬十一月日奉柩葬薦福山之原遂來請銘按盛之先本汴
人文肅參政生集賢校理申甫申甫生知宿州仲南仲南再世
生司諫瑄瑄生平江通判岫則居吳之始也朝臣遇父母疾能

憂持喪能禮人有急難有過失能起能諍皆人所難且輕財重
義有給五十金去不償分毫憐其貧竟折券免之其事抑有足
書者配胡氏安定之後先卒繼配蘇氏子男四人長應期即斯
徵次應望府學生次應龍應男四人其三有歸長適湯伊次
適沈岳岳吳江縣學生次許顛綸孫男三人楷模校女一人許
陸粲粲長洲縣學生子幼與朝臣同里塾故知其材至是又得
之皇甫員外狀爲詳合而敘之系以銘七曰

洵美朝臣負志弗施以淑厥後俾勸 明時山則有林土則有
德巖岩薦福維予住宅百世長存其考茲刻

故菴菴王隱君墓誌銘

隱君姓王氏諱錡字元禹家于長洲荻溪之鄉世以力田爲業

隱君生六歲而孤穎悟絕人劉草窓一見妻以女旣而稍長從
儒先游通尚書春秋兩經以爲遠游不可以寧親也故誓隱以
絕仕從隱不可以超俗也故博覽以有作濟俗不可以無養也
故勤生以自殖於是出則秉耜而歸讀其書人生之大務咸
集焉隱君天性孝友事母膝以善養聞凡嫁孤姊妹二人婚第
之遺孤三人其仁藹如也爲人軒豁爽朗善謀慮求事必中禦
侮必克三燔其居而三復之雅善堂構落干禮位廩有餘粟魚
鳧充盈賓至相與持觴談笑不醉不已家居率以是爲歡樂而
無求乎人深尚止足篤于退藏而當世之務益練善擇地而履
不臨干危事當任任之當涵涵之執養生之機低昂權衡以就
世故務適于全而後已焉厥道不施以弘治己未十月之晦竟

終湖濱年六十八悲夫易名康孝者表實行也所著書曰寓圃
雜記十卷諸史補遺夢餘錄樂府歌律雜著又通十卷文詞清
瞻有理致子男二人涑汶涑娶劉僉事廷美女汶蘇州府學生
娶郭氏女六人適某某孫男二人典聘無錫華主事濟女圖聘
吏部侍郎吳公姪奕之女涑等卜以卒之又明年葬麗澤原新
塋遂來徵銘且曰治命則然余誠學知隱君不敢辭銘曰
有斐君子實惟先生仕旣有途明者兩經遜而不爲退處躬畊
抱道脩辭恬于利榮生有懿德歿宜祭社節惠爰加乃取其大
昔邵在洛世歆其康若今之康道存勢忘樂以怡怡眉壽徜徉
昔徐在沛人尊其老若今之孝允踐實蹈其旨奉慈先哲是肖
玄堂旣治太史碑之煌煌元老筆能輝之我銘于石以志歲月

解詞無愧求載幽穴

明故奉直大夫莒州知州楊君墓誌銘

昔成化中南畿七集試于京府擢百三十五人予與故知州楊君實同榜後十年改元弘治弘治癸丑楊君拜莒州知州莒在山東之南鄙予嘗道焉水土深厚多長岡大坂其民好力而健訟號稱難理君既往牧其邦求師工古得莒父宰卜氏法其所為政尚寬大比則大悅當是時州始罹饑荒且多黑肯數驚恐招徠撫摩流亡盡復妖亦尋滅他日又遭旱蝗禱而得風雨撲殪之免於災乂之年穀順登州以無事於界內新卜祠建賢賢堂作志書以致其文外脩城垣執劇賊李花以申其武二道燕濟神人以和在州六年會不合者以媒藥求君君不辯遂棄官

歸歲乙丑夏五月二十七日君卒年五十六又明年正德紀元之二年歲在丁卯三月三日其孤似等以君葬虞山湖村之原先期持鄉進士桑民起狀來請銘君諱勗字弘載常熟人也父集進士安州知州母李氏為人詳雅重默好學善文詞自居太學即上䟽言水利蓋有志者又嘗袖其所著書示予予心竒之及為州繼其父官又父子皆以詩顯用人益嘆其榮不華不允厥施以死惟餘鳴筆集易解文祖標格韻史等諸書見志哀哉君正室湯氏側室有出者徐氏梁氏湯氏未有子君取弟奠之季子以為冢嗣名之曰似娶錢旣而徐生男儀為邑庠生娶徐梁生男伸聘章湯生女二人適周聲沈充臣孫女一幼銘

絳莒古國實書魯史一命大夫爵是君子蘭萎何傷道存則光
有固者藏虞山之陽宜爾子孫奕世其昌

故常州府學生陸君墓誌銘

君諱含章字以貞常之武進人也少脩進士業居郡膠爲經生
通尚書撰爲程文精雋有法遂以其名聞乎人故考尊公用經
備舊臣居朝托之家克靜而理得嗣承之道大抵儻有奇氣
嘗欲蹈古名儒士所爲而試場屋不第志益勤弘沿乙卯公以
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卒于京師 詔贈禮部右侍
郎以推 恩當官一子公有子七人君居嫡長宜有官拜疏叢
其第 朝廷以爲義而從之及公喪歸三年不御酒肉哀毀骨
立而猶力於禮弔者憫嘆莫不曰孝哉斯人蓋葬畢而卒焉春

秋三十有四公卒之又明年丁巳二月四日也泝其先世由尊
公而上爲戶部郎中諱愷其大父又上爲南樂教諭諱淵其伯
大父而尊公諱簡夫人贈丘人池氏初君娶於秦爲福建右布
政使秦公嬖之女于男一人曰弘道歲在己未十二月十有七
日季父鄉貢進士節將率其孤葬君于先塋乃自爲狀來請銘
稱其孝義之大宜列不朽又敘君在時風儀玉立與客談多玄
遠聞世有貧鄙詭隨之行輒吐罵不欲見而余因慕而贊其人
不可不銘銘曰

嗚呼陸子裕於德儉於數彼不肖而壽斯亦終腐嗟子之藏百
世所護我銘匪文于以求附

明故劉文學墓誌銘

劉君諱嘉績字協中吳知名士也考諱昌爲世大儒著書甚富位廣東左叅政神考諱敬封虞衡主事祖妣計氏封安人皆年八十餘終即我外大父母是已善隆德厚茂異生焉舅氏始苦無子在河南禱而得君母李氏君靈質大稟風儀如玉年數歲處小几習書灑然成文又選古詩模其格律皆有妙悟舅平生積書充棟歿時君纔十五學彌篤爲文滾滾千言不竭詩亦思攸清遠雋味有餘嘗著弔范墓文意甚高古而用字艱奇讀者或棘啄不能通及和予游山詩平妥豐潤又深極玄暢之致往歲予北上操舟百里送予抵無錫酌惠山泉始別不惟親親之厚而名言清勝猶昨日如也予之歸田思得朝夕之士與遊于君指實先屈既而竟蹈長眠違我素心春秋止于二十有四

嗟乎痛哉君善書結體妍美暇得古人法余獲君書夫嘗不諦觀寶愛嘗書詩二篇寄予不及全爲促至歿後檢得之危爲余所篤嗜一旦逸去不覺蹠足起竟竟亡亡之心至公惋映不樂君爲人溫厚靜默對長者無一剩語居家庭孝慈肫篤而性氣超邁高寄物表不屑羈繫雖上服庠序實澹然有山林情焉配顧氏郝守顧公德明之女少叅公學善之妹家亦三世進士子另一人貞方六歲女一人燭光卜以弘治九年十月乙酉葬仰天山之原所與遊者祝希哲都玄敬文徵明唐子畏皆奇士子畏又編其集爲之弔文弔銘曰

吳嶽孔秀斯稟則茂嗟殞之驟惟不年而壽

故承事郎鶴臯錢君暨配閨氏合葬墓誌銘

由太倉州治東四十里其鄉曰新安濱海而沃錢氏自國初
居其地其先世居崑山元季有曰貴者爲海運千戶子孫始徙
于茲錢君其六世孫也諱翥字仲舉少孤與弟力畊起家旣而
書讓其產弗居邑舉萬石長俾治鄉賦勤上公下聲稱益茂會
有詔授民輸粟者官遂拜七品秩蓋承事郎云先是海口無
邏兵盜爲患甚巡司初治唐苦去海三十里若無所爲乃拜疏
請移其鄉朝廷行之迄今鎮設得宜民以無苦者君之功也
初君捐腴田作司署而不去賦額已歲輸如故撫臣彭公之募
民爲義冢也又先捐烏木發輸造詔下后顧先世系以武顯
且其子璞方壯堪報上而質又中輻遂俾璞應例拜太倉衛
指揮僉事君秉性鯁直不吐剛茹柔鄉人來質平率悅服去以

弘治壬戌九月卒壽七十配聞氏其諱求絜同里族望出也以
勤佐君爲家家用克大他凡給賓祭皆中禮慈以均覆有鳴鳩
之德焉先君一歲之卒曾秋卒壽六十八君曾祖諱某祖諱某
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其子男蓋四人長瑞娶沈俱先卒次璞即
揮使娶沈次琅亦卒娶王次璨娶王女二人長婦顧寅次婦顧
啓明孫男五人天爵天祿天與天監天秩而大爵爲州庠生初
公以璞爲弟後及二子連歿而仲宣亦生子乃命之歸歸而欲
均報則中作室而並養焉故爲兩家子而其子天與至是亦爲
瑞後君卒之又明年三月日乃奉二柩合葬花浦西先塋之原
狀來乞銘予雅知揮使富而好文且公夫婦皆克若夔訓以淑
考終在法宜銘故序而銘之錢氏故相傳爲武肅王裔也銘曰

布衣譔譔不必在位伊誰之孫倣顯宋世有寵自天若世而繼
振匪獨能功半厥配撫撫原田既連海瀕二人之勤遺業具陳
亦有諸孫種學績文理通屈伸其伏百年孰曰茫昧尚食其先
維忠與孝雖邈而報式克蕃昌歸同白首有峨者丘花浦是保
銘以壽之與石同久

故淑人韓氏墓誌銘

蘇州府有指揮使三人而故謝公瑛秉政最久其娶淑人韓氏
則故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雍之女也韓公在 先朝以功
名顯方柄用時淑人來歸貴盛赫赫而指揮使亦疏通多才獲力
於外氏遂以能官顯聞淑人之爲婦也自持嚴重平居不苟越
戶閫不輕言笑一時號稱有家法其後韓公歸自廣卒未幾揮

使亦卒無子今揮使表由河澗訓導襲官淑人孀居不愆于禮
宗黨莫不稱以爲法焉於是今揮使方以文學飾吏事謝之先
烈益振其歲時謁見淑人必恭必敬淑人用是忘其時之異而
優游以居者又十餘年而卒時弘治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年
五十有一以今揮使之次子時獻爲嗣三年之喪屬焉女四人
長適劉恢次贅馬文貞次贅徐楷次許楊惠皆名族時獻今卜
以卒之年十二月十六日奉柩安厝於大茅山之祖塋以銘來
請予嘉其孝而知禮爲之銘俾刻諸壙銘曰

惟汝則貞婦德之成厥衷有憑不懦以傾二姓並隆莫儻其閑
婦終令考式踐中壽官襲仍聞客不絕弔嘉原鬱如耐于使君
列山後先滄上其雲嗣者有彥黎盛載芬何以昭之視茲銘文

浙士沈益之妻錢氏墓誌銘

浙西之邑嘉善其士曰東陽沈槩益之謁予於吳下出其室錢氏事狀再拜請銘曰亡妻卒今年夏葬且得卜敢圖銘之於是予閱狀者再則錢氏信賢法宜銘敘曰錢氏諱素貞字子良吳越武肅王二十一世孫本家爛溪由父嵩而上三葉皆居南潯甫筭歸益之事舅姑克自抑畏屬之事必治退而事其夫事無大小無敢專制善楷書算法解音切涉獵書史書有害道者屏不觀暇必執卷就益之質疑每指名士事謂曰子能然乎家庭相資不啻良友以正德丙寅六月六日卒七年二十有七女三人長月庶許秀水陶陞次月清又次月昭月昭後兩月亦殤死益之上以是年十二月甲子葬所居里西北新塋而以月昭祔

殤穴故來請銘予惟求婦甚於士七累百可得一雋婦累千萬未必得一賢假得矣慧與德不兼有宜益之之悲也益之固良上嘗自稱曰由內子致然其信也夫銘曰

孝以無咎在夫則弼執禮恂恂有德而文孰昇之秀又攘其年玄化茫忽理不可詢掩玉琢詞以慰幽窀

故姚碩人周氏墓誌銘

金陵鉅室稱樸菴姚三翁氏翁富而好義名于京師碩人之夫曰用恒甫者實翁從孫故贈後軍都督府經歷宗啓子也宗啓早卒用恒娶于周得碩人焉碩人之先本蘇人兄士英仕爲平湖縣縣丞故幼而知書其既歸姚也朴翁實主家政凡羣從皆合爨而用恒尤以材被愛姚故以儉起家七既大賓庖日不絕

治貝碩人在中饋無廢事蓋姚之良內佐也以正德丙寅五月
二十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二子一人曰桂嬰吳氏孫男一人某
孫女三人長許羅大參從孫某餘並幼用恒卜是年十二月癸
丑以柩祔葬江寧安德鄉祖塋之次謝子象子友也書來請銘
予謂植家姚氏未有不以人者不然不足以大若碩人者其佐
理足稱哉遂敘而銘之銘曰

姚有樸翁名闕江東翁有孝婦與夫偕譽婉婉柔儀不驕其富
旣艾而明子孫攸師同德中攜先掩于茲石不可爛有如銘詩

松篁堂集六之終

松籟堂集卷之七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誌銘

從嫂朱氏墓誌銘

吾家元季四世祖府君自崑山來避兵吳城之中居西市場是用基立我家於吳天下平定遷鴈蕩村上有子五人先曾祖考府君爲嫡今居南濠者則循吉房也第三曾叔考府君之後贅樊氏爲我從叔父今居樂營坊內是生我從兄德勞我從兄娶於朱氏是爲我從嫂是生我從姪恭成化癸卯七月一日嫂歿將葬兄來命銘之惟往時不寧我四世祖用自崑山來遷於吳



當是時獨一人耳百年之間遂用繁衍其後以至於今今我伯
叔兄弟子姪不下四十人則亦我四世祖一已之壽休也然人
家之隆替實惟婦人是係而我從嫂之事我從兄以賢聞嗚呼
我從兄失助惟我家族冝皆憂之四肢百骸皆體也可使其一
之無扶持乎我從兄用將以成化丁未十一月六日葬陽山之
原循吉敢述世次以爲之銘銘曰
兄之悲夫孰持厥家兄之失助矣宗族其嗟治斯丘矣掩而藏
之耶

故從兄墓誌銘

從兄既歿其子恭來乞銘余嘆曰幸哉吾宗族之有佳子弟也
乃知爲此乎蓋往歲予嘗爲兄銘嫂薄述先世之事今泰也幼

而有請也則吾安敢不申其說焉蓋吾先世自提幹府君以來
世濟厚德今里巷實人比知之豈敢誣也而不肖以餘蔭竊進
士方將自勵以無負先德而惟諸賢伯仲之賴也孰謂吾從兄
之年止於此而遂歿哉若吾伯祖年九十一從兄之祖亦八十
餘歲皆康強無疾而化人謂壽亦有所受嗟夫從兄何爲其獨
不然也嗚呼交友百不如一同姓之兄弟能藝百不如一朴儉
之人若夫從兄之歿豈其時哉上有吾伯父伯母倚焉下有吾
恭仰焉遠有吾祖宗望焉次有吾諸群從昆弟賴焉人孰不沒
兄非時矣夫前之以其德遺其後後之人思振其家豈其一子
一孫能爲之也惟支庶衆多各勉其事則光其先者不在乎彼
必在乎此焉非必曰富多財貴爲官也守門墻葺墳墓給衣食

出而列乎人之坐而得容其口者是焉足矣今從兄於吾昆仲
中獨爲老成勤苦思以大其家者也然不幸終此而歿嗚呼吾
之諸昆弟何賴哉而能不悲歟兄諱昌字德榮春秋四十有二
以弘治二年十月十三日葬靈巖鄉練灣村之原蓋其姓楊氏
銘曰
嗚諸昆弟兄也老成並立吾家有賴於兄今茲奄忽未及中齡
綿綿先德誰比共承泫然悲嘆嗟此佳城遊者靡及猶共後生
門墻之托各係其情有一成立一宗俱榮

故曹先生墓誌銘

傷哉吾曹先生乎垂絕爲詩使其子召我將托以銘未及遣而
歿既一年乃得詩悲觸吾心氣欲咽吾口噫人間一死豪傑之

所不免先生已七十餘歷閱享用粗盡世事死則歸焉而已當
復何憾然而其歿也實不及家惟銘之丁寧噫謂先生其無意
於世者耶死而猶以不傳焉爲耻若是則其生可知也生而不
用故人不知人不知故自負自負於生至死而不自則曰斯也
已矣不書於其墓以其志與骸骨偕埋是生晦而死益幽也焉
得謂之曰人書亦無益亦曰吾之爲人若是吾弗遇乎世吾亦
挾而往耳噫豪傑士耻無名名亦有遭有不遭遭者彰不遭者
匿匿也者有乎已而無乎人者也若是必自抱而生自挾而死
耳又焉得默默而空生死於天地之間哉斯先生之志也先生
之歿也自傳甚悉曰自吾爲士至取第歷官以及老死若是其
英邁偉岸之氣雖死不衰噫先生以生不用死莫聞惟其耻故

不免自白是其終不肯已心於死也傷哉毛遂東方朔伊何人
斯唯諾一生以爲謹厚亦胡有一點丈夫氣孰使先生抱才負
用而至此不敢吐一語乎吾是以壯之先生諱謙字鳴吉以鄉
貢進士初授金華府學訓導改南康又改南京武學陞永新教
諭博學善談論所著有平軒集六卷學爲名士仕爲良師其歿
也蓋致仕十年矣生死之際人以爲難先生怡然若無憂也惟
銘則又若不能忘者故及我我何以塞先生之志使不憾嗚呼
是人惟其氣志不足道也偶遇其地胡曰高胡曰卑今騷先生
之氣有五發乎文安乎冷靜乎休放乎死耿乎不傳是其爲人
非曰其官能盡之者也先生已矣奄晉一生用不違矣往古來
今若是者多矣瞑目掩體捲其有而休矣柰何哉柰何哉予一

人墓在吳縣西陽山以弘治辛亥 月

日葬

封監察御史咸寧孟公墓誌銘

蘇郡鉅而難爲守實艱授惟陝右孟侯來蒞深振頽風期以稍
久可使郡大治無侵漁而有安堵民之不幸憂計遽聞惜哉寧
惟侯之痛其蘇實失恃矣蓋侯之先公諱瑛字良玉號竹齋世
爲西安咸寧縣人大父仕廡弗仕父敬大名元城主簿毋徐氏
以水樂乙未十二月八日公生元城公之在任也值正統末列
城有警郡中書錄群官子弟備賊以公才勇署爲長使領之其
時竟以能稱侯初令桐鄉迎公致養故蘇亦公游地也侯擢監
察御史公在陝成化壬寅侯巡按于蘇松常鎮四府惠政大流
實公是源甲辰公配太孺人歿不獲封侯痛悼惟甚次年四月

勅始下封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鄉人榮之侯起復巡關
公在陝弘治庚戌侯乃縮緜印公以高年辭迎養是以在陝侯
朝夕西念靡寧于懷惟恐一旦不見公也然侯治蘇惠政復大
流亦惟公是源蘓兩被侯澤於侯之任獨擅其功故蘇德侯視
他所歷加甚焉至任之明年辛亥正月八日公歿于陝三月八
日計至蘇七人悼駭歸治喪有日矣循吉受命當爲銘公享年
七十有七平生以質直重於鄉力田以成侯之爲君子生則承
蔭元城爲貴介晚更享豐養受大封貴益甚今復以壽考還化
是足以無憾矣配冠氏贈太孺人子男五人長即候俊蘇州府
知府次儒西安府儒學生員次佐偉倫女三人長適士人郝駁
餘幼在室墓在東陵鄉之原嗚呼以侯之崇于位弘于德廣于

交公歿宜得名筆爲銘庶乎塞哀韻以淺陋繆當斯任無乃僭
歟鮮然以報知也不敢以是故遜避缺其私懷遂勉於銘其詞
曰

巖品關陝人多偉傑孟實著姓家惟關關元城作 赫建弘烈
惟公嗣之少挺竒節材官在統英光炳燁有源有流篤生君侯
推封勸勞豸錦以遊君侯在蘇郡政方脩胡公遽然遂與世捐
痛鍾君侯涕泗有漣人瞻孝德去而化延維彼東陵高原茂鬱
歸治公堂將葬其吉貴有名後壽有高秩順常而終魂寧體謚
我作銘詩永傳無極

故李太安墓銘誌

太安人姓尉氏故贈兵部主事宜興李公恪之室也家世相傳

以爲故宋名臣蔣公之奇之裔父惟一獲道在園脩身田里積善畜德是生太安人少標秀慧之質長挺貞靜之風年十七歸于贈兵部佉僂方偕死生中尊食廢孟光之案編絕齊姜之什于時二皓在堂聯袂附抱乃躬調鼎膳宜慰仲由之悲口授詩書大就子輿之業以是子震學造隆材器成大受成化壬寅登進士第初擢兵部主事義方之休播於政官三年 廷恩下錫王綸俯逮乃拜崇封登于命婦六品得與良人並承嘉惠歡流潛壤樂動高堂翰林吳公以少兵部同年親爲乘毫著其節之記豈謂榮養未久悲傷遽集少兵部隨以痰卒于官曰首啣哀衰年流涕於是收撫諸遺再敷良訓男敷講誦之課女考紡績之功悉出綱維成條緒李氏之家用復振焉以弘治二年九

月二十六日卒春秋七十有四子男二人一即兵部右叅其次曰寔亦早卒孫男三人且杲杲宜興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女各二人且將以卒之年十一月十八日奉柩葬芳莊之原合贈兵部兆昇偕吾友李宗淵挾狀命掉遠跡吳門見命以爲幽誌嗚呼太安人早盡夫亡晚遭子歿准稱壽考多獲艱憂未究之志將不屬在諸孫焉吾觀杲沉靜恭讓蕪之好學其必大李氏慰太安人矣乃敘始末銘乎茲石其詞曰

貞靜含德兮聞閨門桃夭于歸兮禮度存君子奮忽兮心鬱煩教其幼孤兮養其親崇封攸逮兮朱帔翻忽而喪子兮哀莫言壽考旣隆兮福亦敦人孰不終兮得令難松楸蔽翳兮覆高原哀哭攀戀兮有諸孫刻銘堅礎兮期不刊哀哉傷哉太安人

練姓陳碩人墓誌銘

碩人姓陳氏長洲尹山陳思恭之女其大父子惠教授里中本儒家也碩人自少諳書數以女德聞初監察御史練公從道與同邑居布衣時知其賢娶以爲貳室婦公遂有持家能譽公拜御史廉薄如水碩人實從在都下爲公早暮候朝參調過衣服飲食勞而不懈公用無不足於心以一意事功卒成大名者深賴之及公致仕歸諸子各自開第而碩人與其子華戮力治生多置田宅勤畊作練氏遂以益大公雖沒其門閣猶凜凜如生焉華固能予其爲公啓有華者誰乎大哉碩人之功於公多矣惟公昔在正統多事之際以太學生首建八策已驚動天下及爲御史剛直執法無所阿屈蓋卓然一時之偉人也而碩人

生得歸之以相終始豈可謂非遇歟而又得華以爲之子則又非全福之人歟華有才畧雖不從仕而能振大其家世其爲人可敬也而與循吉交者已數年碩人沒將葬來乞銘後生竊慕於公已久所願執筆也碩人享年六十歿在成化甲辰二月二十四日子男一人即華孫男三人元弼元獻元良孫女一人葬以弘治改元戊申八月十一日其兆在吳縣鳳皇山之原所新塋也銘曰

事公於官公官以名佐公於家公家以興公沒賴焉豈獨其生公在天下人聞震驚與公終始幸矣其榮鳳皇之山墓也吾銘故怡山處士鍾君墓誌銘

吳瀆川西十五里至鍾橋水西有鄉負山面流中爲沃野稍覓

者曰處士怡山君諱鑾字元節傑然一時者也始祖秉在宋由太學生兩魁堂試作倅岳州終提舉臨安學事其後多仕州邑代不乏人蓋六傳至世章入國朝以通經秀才辟授莆田令又五傳至相璿父昶皆隱德不耀父號葵軒由父以上三世皆以力田起家既有成矣至君尤勤稼穡且好讀予史古詩詞及堪輿醫卜之書多所涉獵由是識明氣雄以治生無難致產日益豐茂僉謂能用儒云君天性良孝事父母虔恪凡所得為靡不竭力充不為勞酸屈家法脩整則無妄費崇先範後咸有其道甲中子嚴憚之或就質乎皆感服去後推掌鄉賦又累年輸忠國家無惰事當道褻優出儕輩上若其施予不合樂周人之

急則固仁人流也然性不飲酒而好賓至終坐不起嘗輯宗譜及建祠以申素志又為長兄欽立後俾無絕享君子有稱焉嘉靖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正寢年五十一配葉氏子男三人密娶徐憲娶潘守娶楊皆有立憲即為兄後者兄亦以伯父子來繼也女一人適長洲沈李孫男六人鳴遠鳴漢鳴道鳴時鳴時鳴朝女五人皆幼在室密念罔極無以報日與山人走擇佳壤得地於博土塢卜以卒之又明年閏十二月九日葬於斯原諱銘於盛立齋姻家以屬予於是奉徐庠士勦訖來請噫士而為人若此以之書宜無讓矧其崢嶸有聞而克脩其切要者耶乃為之銘其辭曰

鍾裔來遠林巒是依先朝縮綬綽有餘輝煌煌大明徵賢近畿

銅章列宿莆邑乘駢其傳五葉怡山紹業親以孝寧天倫和協亦勤東作裡陰視饁倉箱日盈鄉曲馳聲遂聞當路萬石斯嘒如何不祿遂返其堂孤子哀號足跣丘壑相彼佳城宜穴乃鑿載空其棺又盛以槨三男六孫同送葬落突含欣如安此玄墓國士之英非子誰託蒸嘗萬殷澗藻可淪以徵銘詩千春永爍

盛子健墓誌銘

盛氏以醫聞其下且百年近時之良生齋居一焉生齋諱乾字子健太醫院御醫退菴起東之曾孫醫士思菴儼之孫開舟暉之子也少而穎悟讀岐黃諸書上口即解開舟公以爲能嗣因書授以法又嘗從在京師故見聞益廣開舟歿遂稱工焉生齋性豪負氣然能折節學爲醫七輒驗其投藥善用竒或沉疴瀕

絕一再劑遂起行至不可治則與刻死日無爽由是譽流他邑咸以羔鴈致之門未嘗寂也正德辛未年五十諸賓客爭謀往賀生齋徐之曰吾未暇爲姑俟明年明年壬申方將治具爲會旣而病至數日不出忽自診其臂曰吾殆死乎不趨矣金乘於木是其期也覆藥不飲八月二十八日果卒將卒謂其子曰吾死銘必屬之楊氏其人吾舊也必不辭得則吾瞑目矣於是果以遺言來請噫方生齋病時延予堂中言笑如平生詎意遂死李白云處世若大夢其誠然耶生齋爲人素好客客至必飲殺核羅列無所計見人傾竭肝膽不爲留辭人皆樂其坦率收親之者衆客有忤意亦必面折不遜或有事雖歡集輒棄去以其無他勝多不之校然其持身大凡自父歿事其二母於家曲盡

本堂集卷之十
九
魚氏
孝敬怡七甚適比其卒哭聲徹于堂聞者殞涕王視人疾恒自
賤貧者始寒暑一致不騎不輿可謂難能也已其生天順壬午
六月二十日配張氏德輝之女子男一人應龍都府待補教讀
女一人適沈注太學生孫女三人一字施氏餘幼應龍今卜以
卒之又明年甲戌正月二十一日奉柩葬于胥臺鄉黃山之原
祔于先兆其仲父坤實同襄事來促銘也銘曰

嗚呼子健負其絕藝而寄情于酒尚不見于二家彼碌碌者奚
有青山作穴爾之守殉以卅經左右肘將與坐咸遊于鴻濛之囿

故承事郎毛君暨室吳碩人合葬墓誌銘

蘇之西閩毛氏今爲甲族其盛蓋自故中丞公始君諱瓚字良
甫別號心逸其姊弟也曾祖顯卿祖以義皆不仕父叔行贈工

科給事中前母俞氏姊何氏贈孺人君生而韶秀美姿容天性
溫粹與中丞皆早失怙恃雅相友愛中丞自遊邑庠專心學業
家事無巨細悉君主持由是得肆志佔畢蜚英郡中君亦深沉
多智計生殖日滋及中丞擢第拜官黃門又歲時馳給不少賈
其後中丞歟歷兩都勢燁燁君里居出從羸童一二徒步布衣
未嘗以輕肥相逐稍見貴態歛藏靜默意泊如也衆尤以爲難
能而賢之他若公門請托一無所預雖啖以重賄不少視惟於
窮寒時賑貸不吝鄰有遺火倉卒寄篋忘其中有金明持還之
其務德不苟如此蓋年躋不惑始與中丞殊譽自恃擬闈闈要
地又通理生術可自致無難故先產恣讓不取旣而竟唱售亦
無愠焉正德中七丞爲君翰粟拜承事郎中丞謝事歸昆仲怡

愉同老章服參焉俄以高年有行事用耆儒薦于郡聘學宮別
服巾褐位賓列者十有二年嘉靖癸巳中丞卒年八十二是年
君壽八十亦卒九月二十八日也配吳碩人長洲人元杭州路
總管伯壽之後五世祖彥正國朝廣西參議祖滄臨川簿碩人
歸君有賢德和於妯娌室無私藏尤不妬忌以君卒之明年正
月二十三日卒年七十九初君寡嗣息碩人勸置側室沈氏生
子男二人錫祉錫爵而自生女二人長適今河南右參議查應
兆外孫懋光前刑曹主事皆進士甲科次適庠生劉桂沈亦生
女一人適醫學待闕正科盛應寵孫男四人願賢願浩願正願
志皆錫祉出錫祉娶陳氏第未聘嘉靖丙申春中丞既葬天池
之原錫祉以君無別卜又嘗奉中丞手書許厝先塋其地在吳

山下實若闢之於是錫祉以君治命來徵銘將咨伯兄鄉魁請
攢諸堂而棄事焉或曰間如之何有應者曰卜相巫也窆位禮
也巫不勝禮固矣且烏有父墳而子不得葬者乎錫祉以爲然
故來請也予與君少同學於里塾其爲人外和內剛自持尤謹
無玷缺故能面折人過人亦敬憚之今觀其子所狀皆信不誣
乃敘而爲之銘俟克葬俾納壙中且書曰以

葬銘曰

恂恂君子矯然於流波之中不以貴移雅襲儒風亦官有章安
素脩躬白首無虧孝耄令終厥藏伊何吳山是封配尤多賢比
德詩螽斯生二壁茁蘭成藜矧良維倩金緋顯融內外甲科何
慶之鍾銘辭在石片尚中夜而騰虹

長洲劉節婦楊氏墓誌銘

節婦楊姓諱蕙始世居吳之南濠父君謙氏成化中嘗第進士
爲禮官其先在國初嘗以大戶取實京師舅樓園公亦中解
元官叅政其源流蓋如此而父初弱冠即舉於鄉明年戊戌節
婦生少而聰慧婉婉率教旣七歲父馳驛使浙上過家故徵仕
郎長洲劉公汝大居同里有季子森未成來請計之自是節婦
就傳學書誦女誠諸篇及習女紅組綉無不精妙歲弘治壬子
歸於劉氏劉起元推茶提舉雪槎公代有聞人仕中朝者顯
融相望而女大娶于林世官錦衣季子出也其源流又如此節
婦自歸劉事二大人謹飭孝順無違禮又以良人天性淳樸愛
護彌至日視服食務極溫飮恒自菲以肥甘讓正德己卯秋良

人卒有子方髻亂女亦未笄節婦喪葬其夫皆如禮子學外塾
夜歸讀孝經論語周易正文必口授回諷昔終篇畧能記憶及
家女治裝稱能備又婚子亦然自舅姑卒獨任家事養食指百
幾三十年無廢業一以儉約爲本故不置乏暇日戒迹不出閨
門飾無華絲亦鮮赴內曾惟覽書史自鑒而已若醫方衆書皆
涉獵惟不惑巫覡諸異說考其行默與古列女符由是賢名聞
于姻黨人無間言而亦弗敢侮焉可謂耀於楊宗者矣節婦自
中年後多上氣疾然能自攝亦無恙今年嘉靖乙未秋父入郭
抵其家聞病自寒隔隔問之應如故越二旬來報危矣八月七
日卒天平喪此令淑老懷悲哽奈何哉止享年五十有八母趙
氏子男一人光娶陳氏良醫世澤女七玉蘭適太學生王子東

都御史公子光卜以卒之年十二月丁酉舉柩并虎丘之先塋
 合其夫兆先期來拜請銘父以節婦首髮未白而寡而能守禮
 法終其身又能撫孤幼俾至成人不失其家故假美名名之夫
 有德者必當獲報於天今光秀敏有志將取村名為其母榮庶
 幾在是乎銘曰

宦爾出兮富汝歸勗婦道兮無愆遠中娶居兮深掩閨克樹立
 兮名潛輝胡溘逝兮若露晞慨松塋兮高崔嵬尚徵來葉兮振
 其清徽

松篁堂集卷之七終

松篁堂集卷之八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墓表

誥封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

公墓表

弘治癸亥正月故封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王公卒於蘇 天子以其子吏部侍郎公貴為 特 賜
 葬祭恤其喪事明年甲子某月日葬蔣塢先塋之原於是八年
 八十有五先以前光化令致仕家居者三十年于茲矣純德茂
 行有銘有碑而侍郎公又請別書墓門以為表循吉大懼不稱

以忝孝德然不敢辭也則謹書其福祿壽考之所以自致者敢刻于石始公游于庠序篤學靡間晝夜至穴室通飲食其教侍郎公也亦然故侍郎公於書無所不讀而公卒應貢入太學拜官知襄陽之光化時劇賊劉千斤南誅瘡痍未復流民逋竄山谷者以萬計或議盡誅逐之公爲招徠安輯而復之版圖率賴以免蓋其仁之施于物者如此公教侍郎公卽期以公輔旣而果執大政驗於今日以道德高大下人莫不榮之公之道不極于用用於侍郎公而大於是其祉其壽皆不與常人齒而卒以名德迄于考終此豈無故而然哉方其令光化也流人狼狽無所歸一緩手則是輦填溝壑且無算而公實活之夫活人之視活鳥雀螻蟻異矣然彼猶得獲顯報取富貴况若是者哉蓋自

是而侍郎公官日顯公壽日隆而諸福畢至則天人之際有較然者惟公得之嗚呼公素以勤立以教聞非直委成於茫茫者也以爲生人之德莫大於仁故著而明焉公諱琥字朝用世居吳邑包山隱德不仕至公始以儒奮以大其家其謝宦歸躬履清約爲鄉邦率先人多從其化晚得養生之要皆自悟可却疾而人用之輒不驗別自號曰靜樂居士蓋其道在於恬澹知足而平生以誠爲本凡其所成就皆由是而推云

明故承事郎直齋劉君墓表

嘉定劉氏諸孤璞等將葬其父直齋君於本邑秋涇之西原相與圖所以昭示久遠者惟刻石著懿行爲可於是其子二人曰璋曰玘實持狀來求書其事因頓首曰惟先生賦之表則吾父

且不死予惟古者碑以引綿後世因襲以爲石而銘其上規制
尺寸率視其爵而爲之崇殺自唐以來其尤賢者然後有表故
貴者得碑不必得表賢者不必得碑而得表表之視碑亦重矣
然近世於葬皆有表若通用然而其間惟畸人逸士爲尤多則
以分有所拘歛爲彰顯之計則不得不然也由是言之今之表
云者其乃無位者之碑歟而行誼大小亦得隨其人而考見焉
以慰其子孫之心君子所不靳也君諱椿字尚齡世居練川里
中家世力田攻治生自其先已以貲振于鄉故咸自樂而不顧
仕至君尤克樹立家聚指不啻千數雞鳴而起援事程功率有
恒式用是業日益盈劉之在邑也素長鄉稅君仍其役務寬厚
得衆心民有逋賦輒代輸不責息至義事必先爲不退避若儒

宮橋梁道途之屬多所營助一時牧長莫不材之而任以事當
是時鄉有市主貿易百貨輻輳旦夕哄哄不得休君俾家一人
持衡司其平三尺童子無敢欺者或曰君所操豈無道乎哉曰
厚以爲質也敏以爲用也睦以爲教也義以爲推也端以爲守
也詩書以爲飾也耆筭子孫田廬爵秩園池而以爲享也若是
焉而已矣蓋其晚歲用例拜承事郎邑請鄉飲累數十次不一
二赴持誼益高而以弘治甲子四月十七日終于寢其年六十
有七云君祖父曰文富父曰天澤母曰盛氏而配曰顧氏子男
四人長即璞出自季弟天瀚次即璋出自仲弟尚忠皆先立以
爲後而生玘七生琉琉出後君之季弟尚英女一人適王世英
早卒玘琉皆邑庠生孫男六人妣壘址埠載塔孫女三人曾孫

男二人君諸子皆文而兢爽於中璋尤博雅好古足世其家於是乎樹君之平生於墓而表焉其亦可以無愧矣

故歛西鄭君墓表

大凡人之墓非賢則不得表表之不以泛施亦審矣而賢也者曾不必超庸逸奇而後有以克有士於此執其分厚其倫篤其業而退以爲道則固今世之良而且旌者其非賢也乎哉若歛鄭君者其人也君故邑儒家早歲與仲氏時祥買遷三吳間業弗利移商湖陰貲積累千同輩高其志乃益歎然若虛焉者是能勤生而以退爲消也嘗病旅邸時祥來視竟先卒已而季弟又卒於是獨任商業增田廬授其孤無私焉是於倫厚也勤而致盈爲智富而能虛爲歎光先爲孝友弟爲悌分財而公爲廉

若是非賢者乎蓋年五十九而以弘治癸亥秋卒既葬其所居貞白里東之丘矣有男三人曰景崑景嶂景徽景崑先卒諸姪曰景嶂景嶂孫男曰守訓守誥皆執勤尚質未暇脩詞之事女壻曰鮑松新安衛指揮僉事君尤鍾愛臨終嘗引與訣至是介其族兄汝高來曰吾岳父之行無愧君子敢請表諸墓以補幽玄之遺遂出君故人蕪湖王處士攸狀示予則於法固宜表敘曰君諱元鸞字時禎高祖子初曾祖希用伯祖迪簡說皆通經不仕祖行簡承樂乙未進士歷承清上虞二縣令而父曰綬母曰陳氏配曰吳氏狀稱君慎靖敬畏遇強侮則退讓爲懦性嗜酒醉輒不語鄉有計利之爭必推已財以釋之不較其償皆世所謂難能者嗚呼百爾子孫尚鑒之哉

故杜公墓表

海內治平久公卿大夫各脩其業莫不蔚然可紀而醫家亦往往以其技鳴恒菴先生杜公諱祥字元吉蘇之長洲人也學通黃帝內經諸篇誦皆上口蓋其家受之外曾伯父林子方氏子方以葛可久傳仕國初為太醫正有名恒菴父祖皆用其業隸醫坦而恒菴尤克綜要鉤深以神明其道每投藥必探脈曷從灼知病因本迺一舉主撮方皆奇妙與古應奏功立驗而以及關治病在腕後半寸列缺分間他人莫識也蓋其獨得如此恒菴有官自成化初用薦上吏部授崇明訓科居數年非其志謝歸吳城年益高請益衆無貴賤富貧皆往視口不言利心不沾權衙府交驛使接踵于道視泊如也平生所起若吏部

姚尚書夔及其大人若大理王卿槩之子世弼若都總兵勝賀解元其榮皆瀕危欲絕率用奇法奪而致之生衡山文壁為叙錄甚詳其醫有類大將嚴毅可畏然性乃安和素質孝友聲稱與人言煦煦惟恐傷之殆孫思邈所謂醫必以慈濟者於是以前有德推於郡序位為三賓人無間言其可貴重又不特以醫云恒菴卒正德庚午五月十六日年八十二季子璠卜明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魏珠山之原既事請書墓石十時長子璧次子琮已先物故璠以是主大事夫恒菴既良于醫又良于行欲無表得乎然由是二者觀之或謂君子高德而下業斯不然昔史遷叙萬君略而扁鵲詳然則藝為難也宜書曰嗚呼是為操仁履厚得古脈法先醫杜先生之墓

盛室胡令人墓表

盛君朝臣以文肅公度之裔御講公起東之曾孫蚤歲治經術有文行為庠序所推期以遠大既而弗偶遂歸家居絕意利祿一以教子爲事時則其配胡令人實同心焉令人亦吳名族安定先生其始祖也弘治癸丑子應期方弱冠果登進士第請于朝復歸成婚凡在鄉閭莫不嘖嘖嘆羨以爲夫婦之善教而共賢之先是令人病且五年應期婦覲僅二月餘而令人卒朝臣傷甚哭于弔者曰方吾困時惟室人與共爲家今予且得祿而遽有此吾痛何極於是祭酒李公太僕文公咸悲之爲之撰狀并誌卜以明年甲寅九月丁酉葬薦福山之原一時送者四百人儀文脩備鄉人道觀者又莫不咨嗟以爲令人雖死亦且

榮足以瞑目而稱其明智以有此也于時應期哀毀骨立顧無以自解謀于父請具石表德以昭示不朽朝臣以爲然曰君謙吾同窓友其屬之予固不敢讓也按狀令人父宗德母時氏歸朝臣孝且恭處約不怨以聖賢之道業其子孜孜無怠卒以有成與古稱三遷者亦何以異官其他時顯服寵命以眉壽終而年止三十有六有其功未食其報何天之不假乎然其能知大誼卒以振起宗族可法於爲婦若母者信不可泯泯也乃爲書以彰之以釋其夫子之悲而勵天世之欺人於不達愛之而弗勞者焉其他衆行則有誌在可畧也蓋令人生二子長卽應期次應望亦敏秀嗜學可繼兄武者女三人一適湯伊一許沈岳其一尚幼云

武陵顧氏劉董二介婦墓表

古之士欲成其德莫不以樂求良偶爲先務夷考國風若鵲巢
采繁雞鳴諸篇弦歌里巷形諸警誡有相成之道豈可見矣然
求偶得資爲難繼而賢尤難今有先後相紹於一閨之內與古
列女不殊則烏容泯其淑行而不使之彰聞于世乎哉太學生
武陵顧汝脩其名從德素爲松之上海著姓曾大父英位終廣
南府知府大父澄贈光祿署丞父定芳太醫院御醫兄從禮以
詞翰任中書舍人皆居朝供職今歲嘉靖丙午夏生束裝上京
師將赴秋舉泊舟吳門介吳處士劉竹溪問謁予于濠南挾一
冊進曰聞先生叔拾古今人物當公其筆無掩善不佞敢以情
事爲請因再拜急啓狀讀則文字寬舒有法方喜得士又嘉生

得賢配許其書俾儀而俟按狀生前室劉氏諱應秀居同邑里
大父充汀州府通判父兆元鄉進士劉氏生而娟麗四歲知孝
年十六歸于生爲介婦柔和恭順曉習書史事大人孝謹舉動
必中禮法尤謹于言笑嘗紉針燈下佐生夜諷時具茗餌不休
夫生用是益勤牛初婚請與奕曰否生雅嗜古藝鬲圖書終日
玩曰子誤矣觀其迹曷若遵其道至待妯娌甚諧處婢不求備
大抵一以仁恕而施設嚴整亦莫敢犯居四年育一女名瑞姬
既而又育一男名遷豐既媿溝疾前是庶子歲七月九日疾革
執生手訣別以資裝金一斤奉姑李孺人終養志遂卒年二十
一其臨終囑生語率有道理雖章縫士不如衡山爲作傳而派
兒後五閱月亦夭亡遺言不欲以孤甥李汝孝易姓若有見云

又按狀後室董氏無諱居亦同邑里曾大父綸 憲廟朝由進士拜監察御史大父懌綿州守父繼英娶尚書張公俊之曾孫女寔生董董生而有淑賢綿州公愛器之嘗口授孝經列女傳小學諸書視劉益通博亦年十六歸生為介婦入門事尊嫜曲盡孝敬如劉之為且日則治內事率有程度不以煩生慮夜伴生讀書一與劉等尤重劉歲時必親執爨且時以背撫其孤女寒煖躋河日視如已出一婢名潮秀任能左右及其娘慰撫之更周匝由是賢聲大譁宗黨間生嘗示劉傳文古與讀不誤一字又覽楷小楷哂曰吾於八法點畫皆能知然不宜效也董以歸之二載為劉卒後六年歲在乙巳秋溝疾不療將屬續見生悲極即以大數止生日終當相從于同穴復何憾遂絕

年十有八內外上下相與哭盡哀未有傳已上二偶相繼卒歲月不等皆淺葬縣西六里肇溪之原矣至是生進曰是墓也願先生表之或曰凡墓書刻碑碣皆有制雖公卿大夫無殊異不得表矧二女子于表未稱予曰固也然二氏者命短而德長奚其年副笄六珈而儒言儒行奚其女至于不孤有鄰賢明踵武同歸一丘譬如髮壁異色而均為希世難得之寶古之彤管貴重其人今何聞于彼此哉然此乃 國家教化之所及顧氏特鍾其祥爾生明詩者也此行當以六義大端獻諸有司而達于天子之廷可居壹閣參謀秩宗必能以葩經從事而大准宣尼關雎本始之化浹于天下則此事尤不可遺也足以繼之董孤之筆而寔慕黃絹之辭揮毫直書用作來範吾無多讓矣於是

乎表

墓碣

故危安柳翁墓碣銘

正統間吾蘇有以監察御史仕於朝者柳公既卒坐討賊不靖逮其家盡室械詣京師既而謫戍遼陽咸以爲不復振矣翁諱謙字仲益公冢子也其時少而有識慷慨秉節不謀苟免居數年竟赦而歸復已頽之業修不缺之行而鄉人弗敢議其先弘治十年冬翁年七十三卒明年葬天平之陽仲子勒以墓石請書翁爲人謹厚忠實自幼以能家聞京獄之興或謂事叵測宜他坐義子翁不可亟奮而行途之人咸嗟異之厥後太安人與婦屬歸自浣衣旬翁與兄弟歸自戍所天道益彰彰焉公

之還閭里懲難而弗敢忘于湏臾謝慶弔弊衣食以自力作曰不如是無以成也及其旣羸而尤多義舉之爭於是勉有散官而勤爲名士諸孫爭奮起成立俾監察之德晦而復光則知翁之孝信如也故邑令勵侯旌之曰善人而郡鄉飲以爲賓而無愧旌石之詞其可已諸翁配顧氏壻曰思南推官王泰范文正公孫彥儒府學生盛坤勤每試場屋人必期以魁解今以貢上禮部而孫龠業邑庠亦有聞發翁之幽光者非無人也銘曰柳始展禽遂望河東孰派于其御史甫通臨官遘難抑數之逢蹇蹇伊人蹈危以義投身關廷耳死如齋轔鋸既逃卒徙東裔皇有肆赦未復終濟有家再造植是求圖匪道罔率式于州閭秩秩鄉飲嘉賓是娛德以爲根吐詞義腴昭先淑來弗捐

詩書憂患困辱昔苦顛踣雕琢美玉適為福祿嗟人憧憧始不
必紛紜茲善成歸今從容百一所難美在誠忠刻銘播懿視茲
堂封

故承事郎愛菊華翁墓碣銘

大江之南華取著華之族近代愛菊翁取著翁諱正字守正卒
弘治甲寅年七十有九既以明年冬葬鵞湖先塋後九年仲子
德始克以墓碣請銘示重也翁之先生宋時累世以力田居無
錫子孫散處諸鄉以千數其後或仕或農富為邑冠高祖貞固
始家鵞湖傳樂勤樂勤傳山桂奕葉畊作崇退讓之道故葉以
世增而淳德未光伏極而發遂振於公公山桂之仲子也少負
氣倜儻深沉善謀思欲以奇自拔始束髮即出游賢豪間皆傾

財與結好既壯受田又折節事經畫親執籌視出納夜則口授
羣下使旦日各治厥事勾校檢計率漏下十刻乃罷益得貲用
給交游四方士知其賢咸願與交當是時翁名籍藉顯公卿間
然性剛鯁不可犯犯輒報必勝乃止喜讀書又嗜春秋胡傳論
益嚴好惡必折於正無假借人益憚之由華以來善樹門戶不
自撓推翁為首景泰中歲荒賑穀千石拜承事郎既而悉召其
浦召者曰若輸吾息幾年矣曰十年矣曰十年而猶取可乎亟
取質約焚於庭盡免之凡捐粟本數千斛則又召佃民之將耕
者量其田貸之粟冬無加取焉小民感惠而樂輸由是倉庾重
盈於昔其造家類此皆有法可觀既老則園居自奉養甚厚不
復屑屑禮法事嗚呼非負才不效而以隱約浮沉者耶惟昔華

在前元特其富至有庄三十六會世李散去貞固始來湖濱創
家傳樂勤山桂代有其人然皆執業田里不與世交翁獨起而
振之蓋弱則濟之以強在道宜然至今華仕不仕皆務風節思
立於時詎非翁之功耶其名固有自哉翁娶呂氏子男二人
長祐亦卒次即德皆承事郎女四人適鄒翊郭軒吳觀蔡頤孫
男二人智鯨女六人適鄒炯鄒魯陸完鄒翎錢仁述錢訥完監
察御史翎指揮使曾孫男三人金常州府學生次竹次木予念
翁每至蘇輒邀予同游今不可作矣見其子孫皆巋然老成人
而孫金乃好學而有名則翁之慰其不在此乎銘曰
世有嗟齷愷病於束亦有躊躇益與事迂此得彼捐在道罕全
惟翁也不然勤以務生不棄其恒卒致裕盈英以好客有名若

翼馳是吳越在古俠人寄必衆殊高步闊視潭潭園居抱則有
道尺度罔踰家匪易恢矧嗣世以匪力不負有封者墓華之具
瞻宜識其處

故徵仕郎澧州判官吉公墓碣

公姓吉氏諱寧字志道長洲人也初家葑門考諱懋來遷南濠
是時并廬尚凋敝閭門一道人居落落無百家公年十九選補
縣學生以尚書六試鄉闈始應例入貢貢而又三試于京師皆
不第距貢十八年成化壬寅始授澧州判官澧隸岳州府在洞
庭之西地鄰邊徼軍民雜處田每被侵公至始爲之立四至冊
其患遂除公素負經術學才善剖決荆南道民詞多下公推治
其巡倉於邊皆行險峻山中所謂九溪十八洞者率在是慈利

有某花嶺尤險峻以役者弗堪勞輒出廩餼擊火炊糧以食之
一時長吏以前輩待公甚厚同知蔡敏者老而狡獪方掌州事
撫臣奪以命公故事長官三年一入覲敏當行公又適出不及
送敏銜之於是以老疾搆公俱罷丙午歲歸吳之二年某月日
卒年六十七有子有常將以某年月日葬某處之原奉治命來
屬銘循吉方數歲卽師事公公記問該博能古文詞天性剛直
敢面折人似出學待次家居伏臘不足自甘蠶鹽未嘗事干謁
旣而由宦婦一如故時絕不類有升沉者蓋先時學校養士最
重公當宣德間庠亭以士氣自高尚克見之今豈可復得哉銘
曰

藏之固封而樹烏乎傷哉吉公墓後之子孫勿迷其處

故封文林郎上高縣知縣王公墓碣銘

鄉有先達篤行君子曰太原王公其先世與予家皆居闔閭城
西予爲童時與其季子今監察御史俸學同師每見公至塾中
未嘗不冠是時雖蒙稚心知其長者旣而御史以進士拜令上
高公得 馳封如其官而家君亦蒙 恩受封家君出必與公
聯行若歲鄉飲及報謝無不偕相得其歡弘治癸亥御史奉
勅視鹺淮揚是冬十一月庚辰公終于家明年始克復 命歸
守制卜正德元年正月丙午葬薦福山之原旣竣事復以公懿
行當表見諸外則墓石書不可缺謂予實通家稔知公遂屬之
序曰公諱紀字叔紀蘇之吳邑人也自高曾以上皆郊居大父
在元末始徙闔閭附郭居南濠里入 國朝遂定籍其鄉不去

公早贅同里顧氏已而顧翁卒其貲尚千金悉弗取而歸竟以
賢遷造家由委巷徙闕闡視昔尤據勝要旣而御史登第獲封
益得意歲乙丑八月 詔恩當改豕服不及而卒其生宣德戊
申七月四日年七十六配顧氏封孺人先卒子男四人長鵬先
卒次鵬次俸卽御史次鴻早夭女一人適張珙公平生篤守誠
信與物無忤自中年後卽屏處道室所樂惟古書史古函牒弔
未嘗不施答可謂有德人矣暮晚多福卒獲于天然則順可獲
也不可速也在脩德而已矣其銘曰

畏慎自持旣穀其思又古以師曷用不禧福則有祀匪彼窪受
廣乃克承 皇錫孔阜有華於躬有乘於途有祿於七有煥於
咎在道宜然非享之徒盤盤林谷岡迴隴穰執圖佳城繫公手

營述者象賢載理載關鬻垣級階成是玄宅返虞終慕鐫文紀
德播聲無窮庶視茲石

明故汝南袁君墓碣銘

嘉靖乙酉歲秋孟汝南袁君卒于南壕里之正寢嗣子楷等卜
以又明年冬十二月十八日祔葬于白蓮涇呂村先塋之原先
期奉事狀來請書碣以志余固同里閭有一日之長益知君爲
詳者不得辭按狀君諱績字漢成別號存省子蘇之吳邑人也
其先由國初來世居濠上爲其里之長曾大父永昌大父景昭
父文富三府君皆以仁厚相承著稱於鄉閭有年矣君生甫九
歲而冰持器哀毀過情見者竒之目爲孝童旣長好學於書史
多所博聞時嫡母張氏暨母顏氏俱在堂君承歡若一而事張

允謹性篤友愛又歿遺貲萬金法當與凡平受迨析產十不盈一他若屋廬什物一切讓而弗校人尤以是多之然是時君方弱冠始授室即從其先業往貿易湖浙聞拮据百爲弗之恤卒之錙累銖積以潤厥家家亦起而室氏尉俄卒無子繼室俞氏生四男子且以勤助君與共脩人間事凡公稅力役饗冷婚媾莫不備舉有條理君益持分謹恪白首市門不一踐公庭以是自高居於時踰五十矣太守金華徐公方奉國制行鄉飲或以君薦由是禮書及門與飲者七焉旣而君撫其叔子曰是可教也遂授之經吾鄉多易易師王履吉取知名尤不肯授徒待往候而託焉王君納之咸爲君賀於是君以伯氏主家事餘悉畀以業俾治生取足伏膺而叔子專務學有儒先長者過其家輒

請題試文采燁然君益喜舉觴醕而諸子孫男女不啻十餘人旣大如志益交里中豪雋相與游或用方藥赴人疾而不責報謝蒔花栽竹丹翠交庭遇良時日必置酒筵所厚善與飲輒留連終日茶梅蓮菊之賞春秋蓄無虛月焉君卒之先一日爲七夕節夜讌歡甚明日起服所製檀冠葛帔逍遙于家俄中風疾眩暈不語諸子奔走迎醫不及樂遂卒享年五十有九距其生成化丁亥二月二十八日也配即尉氏俞氏子男四人楷娶趙模娶馮楨娶柳欄娶陳楨郡學生即所謂叔子者有學行將顯矣皆俞出孫男五人崇壽崇仁崇義崇禮崇孝孫女三人二字羅照韓拱壽其一尚幼崇壽聘楊氏噫若君者其得無書無銘銘曰

嗟嗟袁君兮德素厚胡不求年兮僅下壽身無玷瑕兮玉琢就
期願非貴兮在克懋白蓮之原兮岡水奏涓彼良日兮厝乃樞
歲時來享兮胤孔茂中有一人兮敏且秀榮昌可期兮視其後
嗟七袁君兮喬木舊人道有終兮作新阜高岷千古兮一長晝
歸此窀穸兮永無智罷牲清越兮中擊扣我銘其上兮文匪綉
垂聲罔極兮示來胄

友松沈公墓碣銘

清浦在嘉定縣治東七十里別名江東其地世家曰沈氏裔出
宋知揚州都遠都遠五傳爲完璧翁布衣而材爲周文襄禮任
是生和仲和仲生孝子輔良弼翁處士諱梁字時用號友松孝
子府君之冢子前刑科給事中炤之父而行人灼從父也始嘗

學問思取功名自振拔會膺公役棄去音殊不屑乃聘名士師
其子若姪督使疾學未幾二君皆相繼登科爲顯官沈之大雖
累世然由經術以起則其功盡出處士處士儀觀脩偉居家務
孝友勇於行義而好賓客自處清約無聲色之奉其在官府爲
上下稱愛正德戊辰冬十一月十九日卒於正寢遺言然他惟
念母瞿不輒口宗黨婦稱焉距其生爲景泰壬申八月二十四
日享年五十有七配龔氏賢明有淑行子男六人長即給事中
炤次儒學生燿次熄次國子生煦次焯次燦次燭女三人適徐倬及
國子生諸華秦文解孫男三人女十二人給事始以奉使不阿
被巧誣身屈而名益高於是不負所教處士愈有光也既卜以
卒之又明年正月二十八日祔葬于崇孝阡乃以狀來乞銘予

旣歆給事之節又嘗識處士於蘇城訖弗得辭銘曰
清浦瀾瀾有赫旌門篤生象賢紹述定敦旣稽小書以獲爲昆
惟此東邑良多鉅閫雙鳳翩然沈獨奮翼匪教之力實繫其識
貽榮未遑幽堂共畫銘以昭之永示無極

松籥堂集卷之九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雜著

子胥論

夫子胥之入郢而鞭平王之屍者非也平王雖無道君也子胥之父兄雖賢平王之臣也君以有罪殺其臣則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罰於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命而無報由子胥言之則平王父兄之讎也而不知平王之不可以為讎也父兄親也平王尊也臣與子同也一恒人殺其父兄是則讎也以君殺之非罪則與命焉是不幸也非讎也故於



其父兄也有痛而已矣於其君也有懼而已矣言不疑及之而欲任之則不敢逃也君疑及之則逃之逃之者謂逃於山野之圃也非逃於怨國也蓋終身自匿而不敢有怨言焉是爲臣之義也吳與楚世讎也子胥逃之吳是其心專欲報楚也然吳勝則亡楚楚勝則亡吳而子胥無與焉是子胥專一人之利而不顧兩國之害也於吳也似忠而詐於楚也似孝而逆吳無功而楚有罪者其子胥乎且夫子胥之父兄以諫死非有他也爲楚之社稷重也今子胥以父兄之故而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也其父兄欲存之其子胥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况均於嘗爲之臣者乎雖以父兄之讎而忍於忘君臣之義然吾謂不至於鞭平王之屍也雖然擇怨國而從之又引兵而伐之又逼

之至於郢則子胥之心見矣則雖曰鞭平王之屍者其事不可謂遂無也夫天下之賢子胥者何哉豈非以其能強吳國耶豈非以其能以諫死耶若是者非賢者誠不能然吾獨惜其初之不爲吳臣也雖然子胥之於伍奢則孝矣於夫差則忠矣豈可謂非賢也哉

吾子衍論

吾衍年四十未娶其友爲買酒家女事之女有夫者也夫死事逮衍衍遂逃去投水死余不悲衍而鄙之衍杭人也世稱其轉洽善古學余觀其所論著信然然其死乃若是則與其學若出二人者亦獨何哉夫士所以爲異於常人者以其處死生禍福之間能不動而已矣管仲囚龍且縛鄒陽獄皆不以爲羞其所

爲者大也故區區里巷之辱世之人所謂大耻者視之若飄蟲
飛塵之不足爲輕重也故有含垢忍汚以成終身之功名而無
振臂掉首以快一時之忿怒誠知夫死生之大故有不可以輕
判也古之人皆至於君子則皆能無愛其死矣而有不然者非
特商確於死生之間以爲不當死而死也蓋以其小辱小忿自
不能動吾心而已矣故有小辱小忿而死者則是免讖於世人
而取笑於豪傑乃君子之所謂大耻也士苟蒙之一死不足惜
也斯耻終不可雪矣故謹之亦欲受夫小辱以去乘大耻者而
已矣及其臨大難馮大事一語間激昂授首而不辭至其以身
許人也若舉破獲置之道耳以其小者言之若曹沫荆軻聶政
之流是也豈謂管仲龍且鄒陽不能行者乎若夫匹夫匹婦其

中固無分寸之見苟一辱之則閉戶深匿以爲耻不死不足以
見人於是有自經於溝瀆者彼小人宜知有小耻豈知天下有
大耻也噫嘻衍爲士人亦匹夫匹婦耶何其識之似乎方衍買
酒家女被逮時身旣受誣則豈不能具一牒自理闕下耶即不
能理豈不能遁迤長山大谷間候赦出耶即不能逃豈不能殺
誣者自械繫獄就死耶即不能殺豈不能無辯而受之以長者
自處耶即不能受豈不能求解於時之勢入耶凡此數事衍皆
不能而投水以死死則死耳何重乎衍哉然則衍之志氣尚未
堅定以一小辱小忿而能動之何貴乎學也由是觀之衍無結
人之能無脫已之智無含物之量無應世之權無報怨之節無
奉身之仁矣匹夫匹婦目不識詩書心不惟道德彼其有死固

然耳若夫衍其學不爲不善不博古乃其所成就者若是吾乃所以責衍也士之不幸而不得其死者多矣天下或壯之或悲之或笑之慷慨激烈而死世所壯也顏杲卿輩是也幽囚抑鬱而死世所悲也屈平是也無聊妄庸以死士所笑也古莫傳其人鄙之甚也若衍之死不足壯不足悲乃足笑也嗚呼衍之死何不幸而爲天下之所笑也哉或傳衍屍不獲豈固飄然自遁而世遂以沉淵目之耶若是則可也

吳中水利議

三吳之田大抵多卑隰自京口至錢塘皆東而西環山焉中間南北徑七百里蓋肥饒之土實以水利故也水利者大湖匯西來羣壑之水儲而爲溉者也百年以來法廢不講所謂水

利者今爲水害矣何謂水利太湖之水善用之則爲利不善用之則爲害也不善用之害則今年大潦禾盡沒民至餓死賣子女拆廬舍而不得食者是也害至是弗可再皆郡中所目見有去害之道而容不講乎所謂致害者可一言而盡也不開白茅塘害也害何在害田害人害人之好兒女爲奴婢害無罪之人束腹而死害平日之良民爲賊盜害廬舍爲爨薪今平害官糧不得入稟將數十萬是致害者雖百年而不可盡也然則入其於害者何故曰有利利又安在利在白茅之人嗚呼爲潦也而捐數十萬糧即又潦將又捐之乎此非良策明矣蘇松嘉湖皆仰命於一太湖之水今悉壽其害而已利獨歸一方之人存議開白茅者必畏害其一方之人而止嗟乎一方與四郡之人孰

為多乎哉然則若何而可任怨禁強移一潦免放之糧借餓死
流移十萬之役大作而徐為之引太湖之水東入於海不使盤
結於七百里之內為人大害則大禹疏導之初心得矣

五湖煙景記

昔先王既奠高山大川以夫人之不能往來也乃作舟楫以濟
不通後世因之為任載之利視其乘率有業焉未有晏然徒操
而無為者也今予也為舟獨命之曰五湖烟景而無所事事豈
有說乎噫今之舟惟利乎生者其用為急舉百類吾舟無一焉
顧欲浮游江湖烟水之表以自寄是果何益哉其能免乎君子
之譏也亦難矣雖然予自蒙 恩而歸十年于茲日遑遑焉介
而居葦而游其無益滋甚且今老至而德不加脩徒恃 寵賜

之志自放於恬嬉而不知人之不我愛也凡遭譏訕怒罵所擠
之辱亦已極矣若是而猶接摟焉何哉斯固智人之所大懼也
是故吾舟作焉夫五湖近壤也力可至景煙棄餘也人弗爭予
不通者也舟宜作故既作之而遂以號焉逝將挾書以游息乎
名山退以遠害晦以養德其不在茲乎且昔之圖隱者則必携
家卜山而後克故其成鮮遂今予之為舟舟也不必盡出乎是
而凡予之所病喧囂龐雜煩勞之事由是可以盡去而得其肥
遯之樂則是舟之於予也不為益之尤者乎假而口世之遺也
而猶不免焉身去而謗隨家捐而饑來則吾無亦耳其貧賤以
求無愧乎古之上而已矣他暇計乎予慮夫不知者屯以予之
以舟為逸也故說以明之

宿田翁後說

吳中韓氏以醫耕百年蒙菴其良農師也自是世有豐穫以厚培於克寬先生為韓之嘉谷既穎既實以惠濟其人無殫人曰茂哉植乎然先生捐功不居自抑稱曰宿田翁翁者禾之關於田者也未成宜登以給民廩食宿於田是人棄之也非禾之罪人之成而不用者類焉先生乃其托名於是哉厥初天開地闢是生萬人必有腸胃腑臟資食以立捕鳥羅獸腥血竭靡以供乃后稷氏教民農禾其立植人命于今萬載日三食焉及民冒毒觸戾有疾神農氏乃嘗百草以佐禾力藥與禾厥功等樂家宜得警稱於禾禾之登也厥大用為梁盛享上帝次以及國家之用而散載百姓之腹禾乃究功厥宿田焉禾功棄矣祝子曰

先生譏哉余曰不然先生犁經釋史厥所治育國道奚獨專鋤病耳乃恒農駸駸倖於先時以禾登先生穢而遺及不以登若其在禾也良宿田者哉嗚呼禾弗成惟禾之咎成斯遺之其在人乎於禾又何憾焉抑禾登也乃生道茲絕棄田弗收用啓粒于無窮先生之弗願登其在茲乎

愚說贈王君

駙馬都尉訓導崑山王君成憲自稱曰真愚子為之說曰今天下皆知愚之不若智矣以愚之名加之其人誠愚邪亦不肯受矣然而愚能勝智智不能勝愚夫何故以吾之智勝天下天下復有智於我者而後吾之智竭矣而天下之愚者惟無所以勝乎天下而天下恒不能勝之彼其權謀術數之學有時而盡

也今夫終日辯而必歸於默終日闢而必歸於息夫與人辯與
闢者則人亦必有辯與闢者起而乘之而不闢不辯者未嘗有
求勝乎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然莫能與之角也夫使天下莫能
與之角則其智豈不實出乎天下之人而何謂其愚耶故愚者
以其不勝勝天下訥而不敢辯怯而不敢聞而實非怯與訥也
乃所以常持其必勝之道者也故天下之辯者恒遇訥者而止
天下之勇者恒遇怯者而止天下之智者恒遇愚者而止愚之
勝智不已多邪

望雲說并辭壽新安黃公

壽爲諸福冠而孝居自行先蓋有相須之道禮云六十曰耆耆
壽之始也孝德之本也得乎此微乎彼天不可強理有必至由

是爲之姻者請文辭以鋪張之宜其然哉集是美也厥惟望雲
望雲者新安黃公廷祉號也雲何以望爲親也其爲親李何黃
公之親文懿翁也黃公爲人大性孝其少也嘗操竒贏之術客
于維揚又客乎任城文懿翁在堂而不獲朝夕焉於是踵唐狄
梁公之事而行之其事狄其心黃也若是則可謂孝也矣孝則
身爲而能致壽也孝也者天之所好福之所歸不期壽而壽者
也黃公之壽幾何矣曰甲一周矣人上壽百二十甲一周曷爲
謂之壽壽始乎此也人皆壽矣獨黃公以孝致何由德而致也
由德而致則其壽與他人靡同天道難知者於是昭晰顯著而
無疑焉雲之望也何其效歟黃公唐孝子後爲其郡潭渡與族
少治經學弗求仕致貲埒封且工詩有度量揮金好施以高義

馳聲有集日載之矣至是壽躋耳順仲冬四日其誕辰也姻家汪惟翰王本善氏謀賀以爲衆先乃爲推原豐隆云將之道極於感通大義者爲說如此既又期公以上算將俾黃髮台背與福俱來重爲辭以申之

彼白雲兮逐長空而悠揚昔微人之在遠恒極目而西望厥慕維何嚴考是存上師明哲靡間朝昏一德旣懋百福斯屯歲龍集於辛卯客奉觴者闐門惟德在孝維孝格天天高聽卑錫此長年無求弗獲有酒如川或從旁以嘆息不知有感而致然蓬萊海東鬱鬱葱蔥萃仙可招來於我從以食蟠桃玄髯玉容將馴致於上壽合曾閔而喬松飄飄乎彼白雲兮福所基自天祐之壽于期願令名世所難至行不可遺聊濡毫以有述本孝德

而陳辭

倪汝堅說字

蘇郡通守建安倪公有令子曰埴好學而多文其字曰汝堅鴻臚李君則公之姻也來徧予曰汝堅有字而無說願子繹焉夫其義之弗昧也按說文埴堅土也爲汝堅製其字者義固出於斯歟夫育萬物者莫堅於土然土不皆良也沙礫汚潦農無施功焉雖有美產弗得成矣故堅土土之良者也地氣固人力深萬物之生也勃焉故善畊者求乎堅土而治之亦猶善學者求乎堅德而執之也噫人惟不堅故始終不能爲完人利害也窮達也榮辱也皆足以奪人之成守惟天下之至堅者能不動也在書曰忍在易曰貞固在論語曰毅在中庸曰勇其皆堅之別

名乎是堅也懦者得之而強輟者得之而作道遠者得之而至
功大者得之者成臯夔稷契得之而爲賢相干龍蠲讓得之而
爲忠臣由卷皓光得之而爲孤介遷雄詎乘得之而爲文章不
出一擊而已矣故堅也者其君子之良德歟今汝堅也矻矻朝
暮學而不倦而以求造乎道者固多方矣然吾聞之博而寡要
儒者之通患也汝堅固必將求一德而執焉然則無若堅之良
矣汝堅而能執之吾見其遠到大就爲天下之完人也苟以吾
說爲不然請觀諸耕

于向崇字說

郡通守河間于公有篤學好脩之子曰宗德偉器也余見之嘆
曰子之達非遠矣他日公請字且徵說焉予曰世之人品地位

懸絕或相千萬而不可同者所向之分而所隔之遠也今人望
見大君子則巍巍然如泰山喬嶽不可嚮趨夫大君子豈亦異
於人哉能崇其德而已矣崇者非一日崇之也蓋有漸焉譬如
爲山顧欲作幾許百尋進吾往也有定向矣所向既定規模措
畫皆在胸中先自期曰吾他日決爲何等人物然後率志而往
苟堅且力固無有不至者噫卓哉志乎爲隆爲汚在其始一念
所向所向一分終身之人品定矣公以宗德名予宗者所以爲
之主云也然則公之示予以所向而欲子之崇其德也切矣今
子於此可不益勉以第一流人品自期待哉請字曰向崇向之
者志崇之者力志不變力不却德可宗矣是則在子公曰然遂
書以爲說

楊氏兄弟字說

濠東楊氏兄弟有二八焉循吉字其兄昂曰趨父字其弟昂曰及父而爲之說曰聖人以天下輕重之物不能平也故制權衡焉或低之或昂之皆所以趨於平也故以趨父字其兄欲其善趨於事也日之昇也則爲且爲晝萬事之所成也羣務之所就也有不惜則時斯失矣故時不可以不及也故以及父字其弟者欲其及時而爲之也趨父治生者也及父習仕者也善趨事則治生者家必興能及時則習仕者功名必大且遠焉勉哉趨父子其振子之楊氏勉哉及父子其振天下之楊氏吾之意望於二君者蓋如此

劉梅字說

梅之質其味與鹽相入鹽之味雖相入然調之無法則不得其味故在調之者多之少之輕之重之二物相稱然後爲正味其味乃和卽此可以喻治天下而調梅之器惟器非器無所措其力譬之有治天下之才者非假之宰輔之權其何以能盡其志耶然則天下大器也政事弛張其鹽梅之調也宰輔者其調之者也治之而治其味和也故曰天下和平言調之而然也是以四夷來賓歲穰年登禮興樂作祥瑞畢出蓋和平之至也士之學也必學爲宰輔則必學爲調和天下之道位雖不及不可以少貶有用之者則抱而出焉是士之學者也故字梅以世器也

順自然說

原天法性周流本常存而靡闢真心顯現匪假爲而後成然而
背覺合塵多迷無記厭凡求聖亦墮有爲是以執境不融觸途
成滯躑促於廣大之苑煩燥於清涼之林求出世間爲章益其
思游物外係跡彌深推其所由有自來矣豈知以手作拳不若
忘拳而手自得趨日惡影不若避日而影自消蓋以種色無邊
非徒彫刻虛空不盡寧出開通不可於牛角作有觀不可於龜
毛作無想若復違背物情鮮有能圓通道體者也余幼耽丘壑
長習典文慕鄧尉之清音懷玄墓之曠遠遂以秋日觀夫祇園
有上人法名真順朝暮相從歷澗經崗既已藉其指引穿峯過
磴亦復仗屨扶持顧色探懷似乎有請詢其本意欲得字焉於
是考彼玄筌參之梵筴按名采旨宜曰自然夫土無倒生之木

江無逆流之水揆斯物理悟厥禪心向者所談已畧備矣上人
神清曠朗機思圓明必能浮航智海隨慧風而掛帆策駿覺途
遵坦道而頓轡者也

字約

古者男子之生名而已矣夏殷之時雖王公大人亦以名稱於
天下殆周文蕃始制字與謚字以尊其生謚以尊其死也當時
朋友相謂則以字君則名父母則名師則名其長者則名不名
者則必稱字凡名之者則以臣僕子弟弟子待之也下之非臣
僕子弟弟子上之非君父母師長者生於其間適等齒肩而輩
儕然後有字行焉然則字之稱也亦不卑矣天下之卑者莫若
臣僕子弟也子然也臣僕子弟也子之呼於其上者名也與我

等者不待我以臣僕子弟弟子之禮則與足矣而更何求焉爲人兄則人呼以兄矣爲人師則人呼以師矣爲人長則人呼以長矣不爲人兄與師長者而又責人無待以臣僕子弟七子之禮則將奚呼然則舍字無呼焉字者蓋同輩之所爲相尊者也非泛汎焉直加名一等而已也自漢以來士大夫皆稱字尤近古至近代始不收稱字不收稱於前輩尊者尤有說也加之四五十年不敢呼其字少之四五年亦不敢呼其字與之同年者亦兩皆不呼字也遂廢矣少者呼其長者曰尊兄長者答之亦曰尊兄或相呼曰先生不知先生尊兄之不可以漫呼也夫非所呼而呼之豈非有意於尊之歟夫尊之是則受者安尊之非則受者不安舉不安之稱以加諸非可受之人此謂尊之者如此

耶是之謂以無禮待人以無禮待人者君子不受也故君子之欲尊其人則莫若揆諸禮而已矣禮有可尊有可卑有可以相敵者惟視禮而行之其人尊待以卑則怨其人卑待以尊則褻其人相敵雜待以尊卑之禮不爲諂則爲傲故君子不敢取怨冒褻而爲諂與傲也吾今爲此約願吾之友自相稱字雷尊兄先生以稱長者勿以稱吾輩有不然者請勿應庶幾乎其近禮也哉

擇交誠

交之於人其不可無也亦信矣規道德拯患難通有無交固不可無也如欲無交逃山焉爾遁澤焉爾而夫人也者聯絡於禮法之中制掣於衣食之內奚其往若是則不能不與人即即人

而與之日夕則有往還酬酢之事其能獨立而無交乎然而道義或不規成其過而哈之者有人焉患難或不恤旁觀而幸快者有人焉有無或不通挾財以驕吝者有人焉由此言之交何益之有非直無益也害且及之故有接杯酒而興戈矛連襟裾而設陷穽君子所以畏也今夫虎豹蛟龍皆能噬人然而人鮮蹈其害者爲其不與人類遠而遠之也彼人者冶容巧辭可悅而親至其爲害不在爪牙鱗鬣而善攫者下然而人恒中之者爲其在人類狎而忘之也處世之士不能獨立而無交則將何如亦曰慎取之而已矣逐逐而游憧匕而若流斯豈明哲之道哉惟其難也故惕然以爲誠

上王家宰辭職書

竊聞之士莫不欲進以行志凡今絳掖之徒所爲汲汲焉執經而窮年者直望此而已矣夫科第者進身之美途也郎署者仕版之要選也苟得乎是而蕪之則循資歷級公卿或出其中又何人生之不足哉今有不是之樂而號於衆曰吾且歸而卽其田廬舍祿而躬耕釋位而窮居則固人之所爲惟且疑也以爲獨非人情不可信也然而天下之人衆矣勢固不能盡齊則人亦難以盡同處乎人間而欲爲不同人之事非病狂喪心必有不得已者當是之時衆之所咻苟非大賢君子察其心而成之志抑亦難矣愚自結髮而知讀書幸今竊進士爲京官雖不敢自謂達道以濟世然而知效一官亦由是而勉而比者上疏輒有丐歸之請非樂貧且賤也非不知圖報也羸疾在躬與仕弗

宜則有去而已矣此所謂不得已之事懣懣鄙陋之所爲而莫
有賢人之知則必不能遂其心是向哉可惟可疑惟君子爲信
之也夫明公今之君子也且在位所設施率不拘故常而崇
庶獎退抑其本心而愚生非其人也而與所予者適類則於茲
能無望乎抑將以驚世駭俗之難行而處之以常格也如其常
則愚生有抱病旅寓而俟死耳夫死固非男子之所畏苟貴存
焉雖死可也今也道不具真不存留之無益於國家而去則
妻子恃以爲九鼎然而諉之以徒死則豈典司人才者之所忍
哉今事下明公去番惟所裁故敢以告若愚之志則決矣不可
以回矣不爲之通則且束裝宵遁而去而罪隨之將使明公有
過士之議又不肖之過也惟有以亟贊其成實大拜賜無所終

悔

答東郭生書

生作書來稱道僕好述作必以能文詞名於時謂生知僕不然
也僕其中一庸夫耳自少來從舉業師治經俯首塲屋操筆撰
墨義色難之而人恒取以爲輕重苟工亦必譁傳朋友間儻敏
聳羨曰斯人且必顯此則我不貴而人貴者也及竊窺經書用
古法以讀味其詞玩其義又倣效前人作文字一二篇宜述已
意輒甚快而人則訾之曰是不急務何庸爲此則我貴而人不
貴者也向也當年少時不關世故每不信時俗之所去取直非
病世人謂爲天輕重之分及予果用是登科而向者舉業之貴
遂一驗即仕以後則有人間簿書聲援之事所謂筆劄絕無用

而向者何庸爲之譏又一驗僕旣罷官家居又益知人情曲折
人視操觚秉翰有如巫祝輩將謂爲世之不能生存而假走以
鼻息者也旣索之忽侮之得其意不過一點首嘖之則謂怒極
生謗罵而無忌然後乃知所謂效古以爲文詞信乎不急之務
其貴不貴又益大驗也然僕之好尊榮而惡侮慢固與人同顧
早退而不疑者羸疾之交侵勢不能耳夫閑居之法以恬澹爲
要若欲以鉛槧宣志孰快於號令以筆硯釣名孰易於事切夫
在彼旣不爲美又何假是噴噴者以重困其精神哉且仕則爲
仕業簿書聲援是也今僕之歸旣已無勢力以動人矣如是而
木訥質愚塊然以與人接熙熙然以終其天年人視之尚不失
爲一前進士而欲以文字名視之者不惟其官惟其技技又不

苦高則呼笑而謂其前每問近日之有何著作與暄之不敘今
古之不談而專及乎是以若僕之矇不知世事而遂真巫祝輩
以爲假食者然則欲貴而返賤豈不誠可羞耶且九流百家其
所執莫不有名彼古文者何名耶非舉業非簿書吾誠惑之殆
類游手無歸而取憎於世之尤者生乃以望於我乎夫所貴乎
士者以其讀書通理道能達乎政也故用之則光于功業不用
則寄之言論以是視士則士不限用不用而其人恒貴而今也
不然不過知僕向所云者則無恠乎僕之不樂有是名也生爲
人個儻好奇乃齷齪若此豈知已乎哉故具以其意往白於生
生其亮之無責僕以世所不貴之事

竊惟海上之不靖于今二年矣昨歲明公駐臨是邦赫然發
鉤威運奇謀集舟具糧任用將吏耀武于婁江之濱將刻日致
討正厥有罪伊人窮蹙果致首降于時論者莫不仰頌明公有
餒輯之功不費一矢而致也既而以爲古不殺降且不欲失信
于下又爲削贖敷 奏請貸其死伏蒙 朝命特允所陳竟以
末減竄之幽遐聖德至大惟在涵育明公之高義亦聳動境內
矣然今者奉遵 詔旨方務施行而愚昧固知多至畏匿至煩
使車停駐至於累旬而事猶無緒者則所謂闔室盡行之事似
不可行耶夫好生而惡死趨利而避害人情皆然矧於海島負
固之人負不生之罪一旦空其室而戍之且縻以遁逃之誅彼
雖至愚孰有不疑者乎疑而致之理必不至乎急之則奔逸四

出或斃戎心緩之則事不克終且有後虞故曰不可行者此也
吉竊以謂廟堂高遠莫知此情便且處置在於明公方今 聖
天子蒞即位曠蕩之恩加于四海 詔書條格有嘯聚者明令
所在存恤之今此之徒得援此例然則何不以其情早言於
上請以羈戍之罪止坐元黨餘者悉從赦宥聽其復業萬一
朝廷以綏靖地方爲意則必 降賜別命有脅從罔治之典然
後擇府官安流移設兵備鎮太倉本沙田地借軍屯守儻師空
閒付以所急又令所至布要害時巡邏各嚴科禁務遏標掠彼
出無所之退則有制雖欲不俛首爲良民不可得已視之置於
都雲又何異乎而明公享成功之名無東顧之憂未必不出於
此也若其人至是而猶不知恩信尚阻聲教則求其良也無日

松蘿堂集卷九
矣當是之時則有以司馬法按之耳復何招致之有哉夫事有
孽芽靜而弭之策之上也弭之不克摧而折之抑其次也此外
無策焉爾矣今不廷之計而欲以不可行之事呼難致之人彼
疑益深黨益固日引月長將爲大患吉邦人也所不敢言今輒
以其書獻惟明公圖之

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書

三月二十日僕射相公命其門下掾賈以意答于前鄉貢進士
韓君前日丞相坐堂上有闈人持韓君刺來欲見丞相丞相方
視事韓君不得見晉書一卷兼雜文若干篇而去去後丞相事
亦畢命出所上書張兩吏而讀之其言汪洋宏肆蓋出入孟荀
之間一堂傳觀莫不爭嘆韓君今天下罕近之事矣至覽他文

日光玉潔其稱謂亦然然謂韓君通乎道而不通乎時非丞相
之所能處也故不得報焉豈爲慢韓君哉韓君自謂強學力行
歌頌堯舜之道於是蓋四舉禮部以其無成忽將棄去爲老農
老圃之爭既而悔其然凡謂今之爲天子所禮莫如丞相丞相
權重得薦士苟或許諾則反掌聞耳又韓君自負其高似不欲
從羣衆中出以爲虞廷相推其來非一日矣士而由薦以進古
之道也遂引蒹葭之詩孟子之說欲丞相樂育之又欲達其書
于天子而爵命之韓君之望丞相厚矣如難行何哉今欲有所
論幸少番聽焉凡今朝廷之上施設推行率有典式丞相雖貴
不過奉天子命令而已如使出干常度之外而毫釐有所更移
不能也夫韓君賢矣然而以舉子蹭蹬在京師其隸名春官非

丞相之所樂育也此既一事矣又凡薦人必有格布衣之士亦有薦者然不在山林則不得薦焉薦之用處士禮也處士有途以進而又不白求仕薦失賢故薦之又節度使觀察防禦營田等使亦得薦人薦其可為判官依已者也其中雖有未仕者而仕者多也今韓君已治文業就場屋四舉矣中書不在外無判官豈處士與節度使防禦營田等使在外得舉判官且僚屬具不俟他求其可為計與是書或皆不合也丞相焉得而薦韓君哉雖然即使丞相薦韓君以其書聞亟官之他日又有一人焉如韓君持書而來而其求不已積而為十數人焉又積而千百人焉則將官之手不官之手如韓君言則謂所求者是舉矣丞相日於覽書無暇治他事矣是則科目可無設爵賞得幸冒柄不在上而在下國家之治且將大沮而不能為治矣則韓君奚取焉然丞相每覽

韓君之書文嗟嘆累日而謂韓君信天下之奇材也然而通乎道不通乎時蓋謂此也是以得書而不報意欲韓君自悟無可至光範門矣後十九日又至焉閤人止韓君勿前獨持書示丞相書意大抵促丞相亟上奏至譬之抹于水火之中甚而盜賊火笈子自比丞相謂韓君高才豈有此事直激辭耳蓋不失賤隸負薪賣餅當能自活如韓君身名出等夷又日與逢章士游孰不欲得韓君而饋遺之何至窮餓如蹈水火也信如韓君之言是不能周于身也此又能從政乎而丞相每有所除必責其堪任國家之事非謂哀窮憫餓而予之也語云駟不及舌韓君過矣可謂失言矣且韓君又謂古之士或出盜賊笈庫尤不可也韓君被褐未仕擬之笈庫卑賤耳無傷也若夫盜賊之流古蓋有不得已

而舉者韓君可同之哉丞相覽書以是蓋不悅而知韓君氣豪
不宜折下故又不報使自悟責無費紙筆而已三月十六日韓
君又爲書至門盛陳周公之說以感丞相書詞博雅奇麗蓋稱
占先休明治平之效歸之周公且引吐哺握髮事深欲丞相亦
以是施于韓君此則韓君九遷矣夫周公成王之叔父有宗室
之親成王幼周公負袞而朝諸侯其權尊其地尊其事便非今
丞相比也故吐哺之禮施焉四海之士不至則已至則納之不
納則已納則用之無左右之讒無博上之議無臺諫之論無百
執事衆啄交鳴之謗其一切推行誰傷沮也今丞相則不然日
具袍笏居省中門外設卒持杖衛羣官不得見見輒庭參參畢
輒趨出其禁密尊嚴若天神如此至晚歸第尤避嫌疑杜門謝

容不與通然則今之丞相與周公時不同也又凡所施行必召
吏檢故牘按例應否否則不敢下署一字謹持三尺猶不能無
負乘之懼尚敢出常違同而行握髮之事哉此非薄于士也勢
不可也勢如周公則亦行之矣而世能有幾周公哉其德固不
能如其地其權又豈有如之者哉韓君又謂周公之時賢才已
盡進用姦邪已盡屏斥夷狄已盡賓服禮樂祥瑞已盡舉盡至
而于唐未必盡然其言忠且直矣然謂周公時盡然則吾猶有
說也夫周公之事莫盛於詩書書序云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
成王特黜殷作大誥孟子云周公誅二叔管蔡史亦云管蔡流
言周公誅之是奸邪未盡屏斥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是
四夷未盡賓服也夫屏斥而有餘姦賓服而有餘叛則知進用

而不能無餘賢也彼其鴟鴞之作金騰之發夫風偃禾之異固
班班方策焉可考已韓君論何易也韓君存志期以丞相爲周
公且責之太平之業甚善甚善曾不思秦革古制以來丞相具
官而已今韓君雖賢假令他日居相位其能行周公之事而一
一如所云太平者哉蓋周公猶難之矣而韓君論何易也韓君
謂周公好士篤得士必吐握信然矣然使韓君生周公時能保
其必吐握耶周公所禮士史本嘗書莫如其何如人吾意必無
饑餓告而乞官者也如以是告于周公周公必且調之而後謝
之吐握之禮雖一行而不繼矣韓君今始生二十八年矣文辭
雄深蓋稟春秋戰國諸賢頡頏而並馳何況塲屋聲律之文直
薄而不欲業耳如能歸就邸舍益自砥礪俟試而進焉人弗及

矣無爲自苦屢迹于丞相之門也丞相之門百官庶僚受事者
得入焉非舉子所迹也丞相在法不得受韓君謁故三及門而
不見又恐韓君疑其慢士故俾其屬吏致書以道意惟韓君裁
亮焉玄載拜

松籌堂集卷九之終

松籌堂集卷之十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雜著

故儀制范郎中行狀

君姓范氏諱輪字希載世爲蘇之常熟人前翰林學士金公素爲撰家乘蓋故家也自大父以上皆不顯而君先以錦衣尺籍生京師父宗正慷慨尚氣節能周旋公卿間故祭酒方蓋陳公以君廣額豐頤後必貴遂以女贅焉陳公歿後十餘年果取京闈鄉舉成化甲辰登進士第初授南京禮部精膳主事由承直郎進承德郎以績蒙 恩贈父如其官母龔氏封太安人妻陳

氏封安人未幾陞本部儀制郎中階進奉訓大夫君䟽通有幹才在署獨以雋爽受知大臣遇事恂恂白請必以道理故鮮有忤者及其御下多嚴肅群吏旁執筆唯諾弗敢譁一語用是能聲彰于上下弘治己未 朝廷大脩會典遣使取故實於南都本部以君爲有文俾職其事四司案牘山積自 國初來禮制鈎校無有遺綜爲一編納使者上之脩纂之盛君有助焉于時同僚皆出爲方面名邵金緋相望咸謂君且及矣會奔太安人喪歸吳未幾遘疾方居苦塊重不怡其子箕已壯忽暴卒夫婦相對駭愕明年庚申春正陳安人卒三月二日君亦卒卒之日鄉人咸評曰哀哉范君官番達而不及待身罹三喪而繼之以死考其所致無由焉是非理之愆其恒者歟或曰秩終京朝官

且齒下壽則君雖瞑焉亦宜矣遂以是慰其家而君弟穀先有子二人即用遺言立其仲惠爲君後而下以是年月日葬吳縣南陽山祖塋安人及箕從焉距其生景泰癸酉五月十五日享年四十有八安人卒正月五日年四十六箕卒己未正月二十八日年二十七謹具如上詳狀

故封戶部員外郎前永年縣丞郭公行狀

公姓郭氏諱謙字致恭永年肥鄉人也父晟南京龍江衛經歷公少業進士且成俄棄去年十七志氣卓犖喜供事官府知名邑中後與儒生揖途中不禮更大感發去讀書入邵庵爲經生誓必致用會唐賽兒餘黨十餘人自彰德至伏公家傍民舍將作亂弗敢言公患之走入府白其狀府公懼不出別駕獨懷

慨竒公就命捕之公曰吾非計取衆且逸乃以暮夜先收雜衣物亂其賊所居垣外伴大譟有盜入室起迹遂至賊處賊不得備遂盡獲焉既而搜其裝得文書一帙皆部署他州郡餘衆不啻千人具有姓名公曰此愚氓被惑耳可盡殺乎或曰俘多且大賞公不肯卒焚之乃悉得免府因以公親部諸賊赴關以獻朝廷下都察院勘鞫獄具奏上英宗皇帝嘉其功即日授本縣主簿賜衣二襲鈔二千貫令馳驛赴任時正統初年方年二十五也居官多方畧書施設而尤長於捕賊纖悉必知道路晏然九年當遷以親老上疏乞近地上特優允陞定興縣縣丞領職未上尋遭父憂歸家十四年北虜寇邊烽埃多警大卿王備巡撫告境上以時多艱虞思得通武吏爲捍禦下車聞

其名亟召見談移日退撰急務以獻備每覽一事必稱善皆施行之尋薦公奪情授永平縣縣丞協同巡撫廣平一府凡縣撫民捕盜十時邊報交馳民多流惑公畫策撫循咸得其法衆用和靖卒以安堵實預有力焉本郡嘗奉朝旨捕一姦人至急其人逃匿山西縣界中令利其賄捕者往輒拒不發如此累年廣平守已滿因牽連不得去乃設酒召公以其事請公曰諾吾能之率吏卒馳往至其界更屏人衣褐徒步入城訪三日得其迹臧邑南大家不可近且恨無驗又詢得其怨家在里北馬醫者是歸邸舍取驢夜縛之明日驢凌兢不能行即僞牽驢詣馬醫求治信之因留宿果談及其事有狀私劄記粘于壁後旦出衣冠入縣言故命執醫取劄證驗悉其令汗流扣頭不復敢隱

立捕其人以歸守乃得去其機智皆此類也景泰五年以子貴封奉直大夫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配石氏贈宜人年八十有九以弘治十一年二月九日終於正寢子男六人長忠第進士累官處州府知府先卒即封公者次恕醫學士次懋府學生次恣鄉貢進士陝西臨洮府同知次惠太學生次憲孫男十三人郭進士吳江縣知縣曾孫男四人女孫女曾孫女凡十九人惟公雅志儒業而卒以軍功進不次之遭近時所鮮若夫奮不顧身誅除姦宍類忠也得千人而活之弗以爲功又仁也故能超取丞牧以吏其卽司平職化垂二十載考其報有明徵焉夫葬必有銘凡以狀爲先敢述所聞告于太史氏謹狀

王仲光像贊

先生市藥有韓伯休之清不娶有元魯山之潔竒竒恠恠以自標置翺翺里巷翫弄市朝欣則兒童小子與之笑談拂則達官貴卿不得而見古之所謂高人者有莫先焉當時則有魏守下華門之拜姚傳屈徒步之求而先生泊然自視畧不動懷據坐而受其問返走而避其面其視榮勢之事眇乎微矣九原不興攀慕無及謹爲贊以頌焉亦後生之心也
賢哉先生道醇迹竒出可濟物乃安其卑隱不於山城市委迤弦誦自適瓢飲褐披孰有富貴而能動之先生之高不娶不仕人之欲大孰甚乎是不仕猶可不娶實難羽力何如其涕汎瀾女色之害自古莫彈先生於斯勇實勝人恨心銷慾不潰其身嗚呼先生清之至矣小子作贊莫能盡之矣

苦讀先生王君傳贊

王君名恕字仁夫其先蜀人也後徙茲谿家焉宋有孫渚復齋
二名儒以文行著稱自是仕版相紹里中推爲世家迨入國
朝顯者都憲汝言公爲之最君其從孫也家素業醫不屑就獨
從師學易習舉舉通年十九請試主司擢麀塲屋謂巍科可立
取已而下第歸乃去鄉間薄游三吳間館包山蔡孔目氏依止
累年初號一陽子至是自以蹭蹬雲衢日授課畢則力誦經書
聲琅琅徹戶外意不奪標不止蔡因嘲之曰苦讀先生天受之
遂更號焉未幾蔡卒改館松陵趙庶憲弟宏氏與相得甚歡俄
亦卒凡擁臯比兩塾幾十六年每遇大比必歸試浙上邑士千
人十不拔一多報罷而力學如故一時才彥右馬鯤趙祐莫叔

明輩皆樂與游自巨區東西數十里間大家聞風多下榻者於
是四十矣乃北之吳城見衡山面授字家八法凡爲作傳他日
又偕叔明訪予于濠南請書因謂之曰大凡士不言命固有先
塞後通者惟志力俱強能勝之于屨殿槐秋而脩業益勤譬猶
射然雖終踰五六而以一鏃收功又安知不有遇也且自來青
紫多由舌畊如會稽擔上讀書終乘五馬矧子久屈勗之者居
起謝曰敢不敬勉言畢遂長揖出門去予心壯其特達爲之計
傳其事併係贊云庶他時足徵也贊曰
東古多賢今茲彌盛子曷來吳重冠陪詠一經四傳膏從夜焚
接接旅寓終掇天芬

題吳公海月菴詩後

海月菴衡不斲三尋其製類古畫舫而加蓬其前吾鄉達翰林
吳公朝退則息焉者也京朝官自職務外人事膠轕輪蹄雜然
非有幽居僻第則是心無所平治書史亦剩物等矣公用是作
園名曰亦樂而以菴居之名海月者夜坐菴中則先見月自海
而生清景寒輝良不可不志也又千里相共可慰故鄉之思而
以月印海海之大無所不涵亦猶京師之大也公暇日解帶橫
卷大凡事業既盡在是中逮晚衆喧息員規升則又徐步簷外
吸沉澹而仰太虛顧不樂乎若夫水陸一涔也古今一月也諸
君子所賦或未之及敢疥卷末以大其觀亦公素意而僕能窺
之云

書新刻石屏集後

石屏詩有古淡者有穠麗者有恠逸不凡者吾知愛之而苟能
評焉古謂好詩如轉丸斯當之矣吾家故所藏本小字細書視
爲奇貨每讀輒恐卷盡廬郡守馬侯忽以其新梓者下里見寄
忽爲欣然而又戚然謂於嘉惠儒林則善矣其如洩人間之秘
寶何哉或病宋詩不如唐以其於性情處遠如石屏詩果遠哉
博學夫詩如琴彈琴則心和惟詩亦然咏歌吟諷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茲侯所以推於政者也若予則青山滿戶不過啜菽羹
誦古句以是自適而已回視凝香燕寢如侯之高居郡齋而主
張風雅蓋不大相遠耶使來徵書聊筆是復之

題林居魯家譜後

國朝用人雅重進士自高皇帝定天下厥後到廟室著事功

凡以甲科成大名於時者蓋班班可考也逮今數十年尤以黃榜爲重舍是而登庸柱石亦鮮矣故是途之在今殆賢俊之所必由貴亦甚矣莆田詩書比屋蓋南中鄒魯也林公家是三世出進士四人抑何盛歟若乃治行風節固又人七有之譬若峯巒崑岫皆挺巍峨之勢政自不同而其高則未嘗不同也昔成周以八士萃於一家而夫子稱之今 聖朝開科以來所取可 以 指而林氏乃擅其四豈非尤可稱述者乎工部負道德之望有素其古文詞尤傑出當世侍郎吳公之推重至矣然則克光世德而獨擅一門之盛又不在斯人乎

介菴奏議後跋

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致仕三原王公清忠大節著天下章縫士

識與不識莫不知推尊之然其平生章奏往往傳聞于人而全帙多未之觀慕公者蓋日企焉久矣侍御東魯王君往使關中雅與公合因錄得疏草二百餘篇以歸茲奉 命按江南激揚之暇思欲廣之以資有志事功者因謂我郡守林侯曰三原公一代耆德固今後軍楷模况敝歷旣久所建明多地方事亦司風紀者之所宜習也蓋刻而傳之侯承命欣然請捐俸督其成以予之居郡下也遂授而俾編焉魯魚謏勞微效刊正得八十六篇釐爲六卷其再起爲吏部時論撰又不在是大凡校編事宜皆請賢二執政而後定眇焉末學直董書而已旣成復命志所由刻古語云惟賢知賢信然哉公之大勲業自筆大中固非愚生之所敢論侍御君按茲周稔執法秉公始終一心此所謂

三原公之徒歟且公桃李滿門晚得相知乃更在河海之內則知君子道同則合雖千載猶金蘭契非必鄰墻旦暮而後相爲謀也君言公引年家居後在邑城外數里許築草堂日著書其中以爲課今年垂九十而聰明強健好學不衰且增廣古今章疏甚富其自得而不忘世又如此公又聞語君曰士大夫必割得脚任然後可以有爲亦名言也收併志云

雨華誌跋

予將來金陵市書問寓於友友曰都城南二里有浮圖居曰高座寺者林館幽勝可居業其中者釋寂庵可與遊及來果然其人聰明辯博士也逃乎釋而老矣病余之困也出其所謂空寂者而將援焉予則謂少也嘗學於孔氏其道生養死葬用其常

而未嘗有異吾曰尊慕之尤懼不能矯脩以自立今佛者乃獨空萬物而莫之有予漫士也苟又於是而嗜焉有不惶惶耶忽而重益其狂乎因謝不能知寂菴曰吾瞿曇書入中夏來儒亦或觀何子之棄也對之曰世之名公魁人皆佐化輔理汲汲於事功即假若之說以資其暇於道誠不爲廢若予者慵惰瘁稿遂焉而舒曠焉而休雖不學佛其迹尤類放誕而不可取也又益以狂其將何籍之有雖然吾與庵姑談詩他無庸及寂菴乃出所脩雨花志示予曰是皆詩也一言將不吝遂以吾說書之

將鑑博議後跋

昔先王之法兵農爲一有所征討則公卿大夫實領其師詩曰文武吉甫是已殆至後世始有專以將名者而孫武爲之首自

是而下戰國秦爲一類東西漢唐爲一類三國爲一類其他司馬昔南北朝五代之屬莫不各以其功顯班班史冊亦云衆矣故在宋有百將傳紹興中又有將鑑傳議其書不知誰氏作按事立論大率皆槩律以忠孝仁義而示勸戒焉者吾鄉先達方伯林公讀之以爲世之論兵之士多主功名而罔道之求至於斯議獨否用是愛其淳正將謀梓傳會同僚諸公以爲可乃捐俸刻諸省齋邊鄙之事固今臣子所宜用心則是編能無少助乎燕其畧取其良戒其僨薄伐獫狁如古三代則衛霍之流又不足言矣

陳方伯贈言錄跋

昔老聃氏語夫子云仁者贈人以財君子贈人以言夫言通心

志寓褒貶傳不朽豈與筐幣乘馬同哉然言知之者希知而貴之者尤希其貴之者以爲天下之綺麗雋永胥此焉在而不貴者殆不滿一笑其相去蓋如此是故立言之士非其知也不贈非其重也不贈贈可以苟獲乎先達故方伯晉菴錫川陳公早以進士起家州聲望擢居者功有年旣而累遷至今官致仕有文有介棄公輔垂成之績而即其山林之樂尤人所難能故物論多歸之公自初筮仕即獲見前輩耆德見必受之知必有贈其後敷歷中外居仕途凡三十年交益多贈益富公所謂知言者也故貴之尤甚編以成書名之曰贈言錄凡海內有名鉅公鮮不與焉噫亦盛矣哉夫古之人未嘗不取名定價於當世之士誠耻夫名之不傳與衆之未信也苟思欲自立者抑孰無是

心哉如曰我才賢我才賢其誰將聽之以予奪付人而輕重自見人之責之而不自貴其貴者非人情也公之爲是錄其在斯乎且公今方家居齒隆德成宜無待於人而貴而猶拳拳焉以題識爲屬其老不忘學志在有傳何如哉故敢敬書卷末用頌公之弘雅焉

跋鄭尚書詩卷

廬郡守馬侯吾同年之有聞者間因鄭上舍厚夫至吳中寓書於予者再予用是得識厚夫温如其玉可愛人也一日出詩一卷目示拜且請云先子尚書公起家監察御史積官至六卿而薨其爲都憲於陝西也適值歲饑有潰愛焉旣而以言事左遷貴陽士大夫之相知者咸有詩道別未幾復官而頌者繼作萃

而合之以見前後進退之大節則此卷盡具也祈子一言願無靳予以生晚不及識公爲辭厚夫意益懇大凡世家之可徵皆在文獻是固不可忽者况公之謫乃其至榮而亟召之命尤爲清明難得之盛事諸詩豈徒作哉而厚夫勤勤哀集惟以失墜是懼可謂知所輕重而無忝於爲子者矣且厚夫兩涉江湖來治碑碣之事而不以諸委童僕其盡孝抑非一也於其請聊此以塞責且俾歸而諭諸馬侯侯職風化其柄能表揚先哲若公之賢必有以大慰厚夫者尚往祈之毋徒屑屑於予言而已

題夏太常竹卷

夏太常以翰墨受知 聖朝其畫竹蓋擅一時之妙雖文蘇復生莫之能過世謂古人不相及殆虛言耳此卷水石清遠布

置得法闕之若身歷湘江之滄幽篁生動披拂來風者其在畫
家可入能品矣且爲戴文進作文進之山水亦重 當朝其時
能不以藝自負乞太常爲寫竹惟其不忌以集人之能而後卒
名世觀此可知也揮使錢君縕美家婁江之上早歲以克家馳
聲今齒踰不惑顯膺金緋益好古教子入城與諸文士遊此其
所得也其志尚可謂高雅不凡矣爲題而歸之以志曾覽

題宋刻絲樓閣

仙山樓閣層層顯現撫闌而群觀據席而對飲者皆真人也於
是有鸞鶴交翔花木竒出金翠錯綜極目中之富貴其蓬萊歟
半餉坐遊吾亦超然矣

虞山雅集跋

凡吏于其土者率多簡賓客棄遊觀屏文墨以是爲能而不知
美政之出非面墻日用日冗冗而無舒洩者之所能也有能以
其餘力引客於泉石之間相與滌懷言志而因以謀其政則古
名流之事而可望乎今之人哉常熟本山水邑澄湖秀嶺天設
竒麗邑令羅池計侯以進士來官于茲抱文履德以惠愛加于
邦人無巉深苛煩之令而訟理賦登視他邑爲最其所能有世
之所大不能者於是乎有虞山之集而詩歌作焉旣而至於親
紀其事而鐫之石非裕於理人而汲汲以求益者其克爾乎是
集也匪事逸豫以沉冥相嬉逐昔裨諶適野而謀楚爲穉生設
醴酒季扎觸類善賦子游絃歌於武功而今率於侯乎見之則
所謂古人者亦不過若是耳然茲衆賢皆侯所素重獨予濫廁

席末無能為役顧乃頽然酹醉之中可愧也然以予之陋猶禮而不棄况其他乎侯在廣西發解第一博洽經史工著作敏而達於吏事其治號有才力而恒推誠以待下以故邑人畏而親之書之碑陰以告是邦俾知有賢令如此者不可謂非幸云集之明年秋七月望日始克題適歲一週矣

陸放翁詩選新刻後跋

放翁為南渡詩人大家而年又最壽日課一詩至耄耄不懈故其多不下萬首今須溪澗谷所選殆十一耳二家趨好微有不同然搜玄獵竒班班畧俾嗜者觀之亦足以厭飫而思休矣顧今人間傳寫猶未免有靳容德色之病有曰吾將梓之其孰不欲焉劉戶部生之蜀人也雅工吟咏已造堂奧茲以監稅使

杭遂用餘力治斯事使翁詩一新川流日煥誠嘉惠詞林之盛舉也前代詩多矣獨刻此者專尚而深契其心者歟翁才力放逸殆出天縱在李杜蘇黃而下已有定論誠不敢加啄其間獨喜由翁逮今餘三百稷僅得一劉戶部為詩再刻是何廖廖知賞之難也戶部名景寅癸丑進士可謂好古以實而不以名者騷場慶快尚共賢之哉

題黃氏祖德錄後

通政黃公好賢禮士而能忘其勢循吉去歲寄祿水部與其子汝脩為同司交今年家汝脩召與居魯同飯遂得拜公於第未幾而循吉卧病承公累賜存問竊深自愧不敢當焉循吉間嘗得叙公之家譜所以考見黃氏自五代以來人物甚悉而其至

盛而顯著不絕者則無若今日然也當時私自論列以爲公家積數百年之久而發於兵部其用未究乃當大發於公以及其子也及今觀公所撰松塢處上行實則知兵部之前復有如處士者先爲之地而非但自兵部發之也觀公勤勤紀述處士厚德惟恐不聞於天下而未嘗敢後於兵部者公豈無意哉以爲兵部已仕不患不聞而處士沒於山林之下非甚暴白之則世固莫得而知也此公之心也然公貴而下士鄙陋如循吉者猶不知棄况於賢能之人乎以是觀之則公之勲業當不可量而處士未究之志畢矣

錄汪憲使語

憲使新安汪公舜民過蘇昏晤於舟謂予曰子美玉也骨爲不

自琢爲瑚璉而與人爲玩器謝之曰玉不敢當玩則有之玩我以文詞俾締繪其言以供人覽覽之者殆不直一笑其玩何如然予特瓦缶耳非玉也固不能爲瑚璉則寧爲溺器是猶得自輸寫使日膠膠焉爲人玩以供役藝其身優其云奴隸其事公雖不言吾亦憊且弗能矣

志許墅便渠

冬十月歸自廬由卅陽買舟南下未至許墅三里許晨光始旭遙見樹旌而岸者曰噫茲非所謂鈔關者歟呼謂舟人曰吾欲爲若出稅錢誠無難者然必欲需次而進是不得速達家也吾戚焉吾兄似其貴者舟可以速越然吾又惡夫無故僕僕而侯人則將柰何舟人曰否有小竇焉吾舟可行也予曰聞又塞之

矣曰啓矣曰是舟信容於寧乎曰然於舟人鼓柁由實以既
濟告爲是者蓋昔賴公之遺惠也夫設關所以稅貨其後無小
大舟皆征其病人多矣賴獨不自利而以爲人利其仁矣乎啓
之者誰塞之者誰仁不仁相去懸絕何其遠也書以爲爲吏者
規

本府慶賀 大婚表箋

直隸蘇州府知府臣林世遠等誠懼誠怵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龍德御天茂啓貞符之運坤元定位弘脩寶冊之儀 國社安
榮臣民欣悅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睿知聖神文武文稽 祖訓
之彝章舉人倫之大典詳求叔哲首正家邦詩詠關雎土化于
焉以始禮成滙汭 宗祧由是而承風教不彰星垣有耀臣等

濫叨郡紱寅奉制綸稱慶 外朝班莫陪於百辟承流近甸治
先被於二南 伏以塗山佐禹元圭涿錫于平成大妣興周卷
耳乃資於政理祥徵往烈盛集熙朝敬惟 皇后殿下懿德夙
成純嘏全受乃膺玉帛之聘上儷 冕旒之尊於燦褱綸有嚴
宮掖神祇宗廟罔不致其歡欣天下國家于茲永有依賴爰符
瑞應式贊 皇獻臣等牧郡無能聞 詔胥慶周南治化頌
端民物之風嵩嶽歡呼請爲 聖人而祝 伏以 龍飛啓祚
位慈極以居尊燕翼貽謀謹大婚於正始 中闈旣建寰海同
欣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道契上玄功高文母水惟內治所託
務爲淑德之求崇備儀文顯申冊命瑤觴侍膳奏長言之鼓鐘
彤管登書頌思齊之軌範鴻恩覃布至化昭新臣等繆忝專城

恭聞 明詔玉階仙仗遙瞻累洽之禧春色蟠桃敢上萬年之
壽 伏以儲祥誕 聖璫獨方極於尊稱倫物崇儀椒壺式嘉
於顯冊神人宵悅海宇咸輝恭惟 皇太后陛下嗣徽周姜件
德 孝考進慈闈而拱穆屬景命之應期爰擇好速以當作合
慶覃中外咸歸登建之良功育 乾坤莫既名言之贊祝泰有
託采昔斯興臣等叨守華畿幸遭隆運望東朝而率舞用展葵
誠同下土以歡呼願中嵩祝臣某等無任下情欣躍之至謹奉
表稱賀以聞

擬進新脩本草表

臣某等謹上言茲者欽奉 聖旨仰臣等將本草圖經重加纂
修共成若干卷繕寫完就謹奉表進呈者 伏以人王靈藥神

農著嘗品之功世有方書伊尹爲湯液之始俱名本草悉祖圖
經然自桐雷以來至於唐宋所錄演繹雖富誦習孔艱必有簡
要以提綱斯爲精審而得法匪資天縱曷啓民衷臣某等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道合羲軒 仁覃宇宙以天
地生物之心爲德惟疲癯殘疾之流是矜爰思濟人莫先醫術
覽是書之浩瀚且今口以編摩親定科條弘開館局以臣等俱
各專門素業叨事禁垣 勅司纂輯之勤用廣流傳之益發凡
舉例悉稟 廟謨督事程功燕承 宸命臣等奉 詔祗懼按
格箋陳始而標目形質之具分既乃產育收藏之詳釋溫涼寒
熱性有攸殊甘苦酸辛味仍不一驗其氣之厚薄別其臭之芳
腥專治合治之異施代品贗品之明辯諸茲義例舉列甄收不

出二十四門總包千七百種昔弘景造論跡止一丘暨禹錫奉
脩業非三世豈若 生知之聖特裁弘濟之編惠利無窮蒼生
有賴斯乃 聖德廣被欲推仁壽於域中醬道聿興再復源流
於上古凡今含氣孰不均懼臣等幸沐寵光欣逢盛事 皇躬
萬歲願致極於中和海寓同春期不生於天扎普沾 恩賜共
樂昇平臣某等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所有
脩成本草某書謹隨表上進以聞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謹言

擬進士及第謝 恩表

今月日伏蒙賜臣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者恩榮驟及寒素同
升親御策題拔人材於歷試不私名器示寰宇以大公寵命優

弘儒風暢茂臣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以天生民而樹之司
牧必資佐理之人士績學以脩於家庭實俟遭逢之日惟上下
之相遇自古昔以為難允考前聞罕臻貫效賢良詔漢董舒不
免於徙藩英雄毅唐劉蕡竟成於落第孰如昭代克重甲科百
司庶府之途必由四海九州之彥胥出眇慚微陋瀆獲登庸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廣堯天德新湧日旁求俊乂嘗虛側席
之懷清問下民獨慎焚香之選墨卷亟塵於乙覽彤墀遂唱於
大臚鹵簿駕陳瓊林宴設斯乃人臣之極遇無非 聖上之深
恩揣實匪堪感曷有既臣等敢不竭犬馬之力以報國家傾葵
藿之誠用酬臨照隨才大小奉職始終山龍華蟲莫補衣垂之
治椅桐梓漆庶收器使之能宗社萬年明良一道臣等下情無

任瞻 天仰 聖激切并營之至

馳封後謝余武選結保劄子

頃因求封特承結保已蒙 恩命降下者甲科繆忝曾莫著於
微勞儀制再收乃先希於茂數爲身謀者甚狹於國是乎何顏
伏念循吉甫登仕途亟還田里實負採薪之疾匪遵冥鵠之高
比筮舊班仍資末祿願有 明詔許封京官之父母則以愚衷
仰達 天子之闕庭事下銓曹理須保牒豈謂鄉大夫之篤誼
克增晚小生之耿光此蓋伏遇武選鄉尊郎中洞達爲懷周旋
濟物慨然季誥賤捧檄之至情藉甚膺門成舞爛之美事匪經
里議肩荷天恩載惟寒薄之家久爲仁善之族嚴君富德自我
曾祖而填實京師慈母多賢由余伯舅之冠登科第允副 綸

命無愧鼎言但以涼虛僞茲叨冒小人之願雖盈而中心有慙
洪澤之施不擇而斥鹵何生上負 清朝下慚知己尚當勉脩
志業思酬月旦之公亟致儀章務速庭闈之樂謹奉劄書詣門
陳謝伏祈鈞鑒

賀徐少師致仕啓

伏審輔翊功成優崇典錫師臣就第極恩禮於治終台鉉辭班
播聲光於中外縉紳樂頌海寓欣傳恭惟少師尚書柱國大學
士名塞天淵勲存社稷坐而論道裨 帝德於難稱貴以撝撫
陶士風而歸厚典姬口成周之禮樂調傳說有殷之盞梅厥澤
有以被生民乃心固不在王室好賢如渴與公叔以同升居心
有容無秦誓之他技內脩贊相於密勿之中

屬當黃髮之期遂舉赤松之興仰回宸眷特賜袞歸輟
股肱之煩勞即山林之暇逸四時雖謝動植知恩五福並全富
壽爲冠循吉親逢盛事仰企高風被野服以徜徉勉欲賦盤之
樂致安車而召對行見起度於家其慶愉未易彈究

賀王少宰進官啓

恭審顯奉鴻恩榮膺大拜六卿執政惟冢宰以爲先四海嚮
風寓備人而有妻恭惟天卿兼學士守谿先生德望中朝
學躬古訓早爲醇賦喧傳動宇宙之才名若有一箇臣雅負
好彥聖之度量會典甫成於筆削貳卿遂陟於筮席以孤介進
身而位望愈高用清公率物而感化允速式端政本將茂治功
某聳觀除書實深慶忭廟堂光重喜樞要之得賢鄉曲躋升卜

黎民之受福更祈調晉上迂 眷隆

辭本府舉保呈文

吳縣致仕官楊循吉呈爲辭免舉保事近蒙朝廷降到恩例
舉用隱遺等人員蒙本府亦將微職姓名槩舉中見今行縣保
勘不敢付之不知竊照微職先蒙聖上欽准陳情放回人數
本身並無才藝可用亦不諳曉政體懼加推保實匪攸堪今來
若不預先控辭誠恐一時舉奏必須具本辭免跡涉矯激駭
恠聽聞乘今未即舉行莫若早乞停止如蒙准呈乞賜仍行本
縣停止前項舉保一節別求真材以副明詔如此則聖明
盛典不爲虛負歸休之士永遂考槃取會至公賢愚得所下如
陋劣尤荷曲成緣係舉保事理不敢依阿理合具呈伏乞照詳

施行須至呈者

松篁堂集卷十終

松篁堂集卷之十一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駢體

黃女哀歌序

春陽告謝，夕景遂臨，感物華之貿易，值人事之流離。黃子載用，枚繡京國，旋裝鄉井，取故道以南歸。遂次武城，絃歌微響，不聆於往古；金玉遐音，倏傳於邂逅。懽甫懷憂，倅繼作爰，有殞珍之計式，興返袂之痛攄。離憂之悒，諫至隱之紋，切宣諸詞藻，述厥悰，悃觀夫伯父鞠養，冀鳥哺於榆境，太君撫弄，欣珠翫於謖園，胡乃方萌而折，始立遂什，愴慧姿以永棄，博柔質以終絕。

爛斑綵袿空懸架上之塵落魄青衫深積袖邊之淚夫入室洙
賢猶喪目於弱息立朝漢相亦瘠躬於愛子况夫側翹之頃值
茲哀迫者乎故知辭非外綴衷寔內牽不能已於毫楮庸可演
之唱酬云

送史縣倅考績序

維吳大邑冠冕南州握銅符而今茲者厥惟艱哉况乎百里之
任在今尤重黃甲於焉歷試烏府由茲簡拔豈不以親民體要
大化首先者也君左翊英材中都雋望爰釋鶴班之朝來操牛
刀之割自臨弊土頌聲載塗以信感人不尚朝三之術用簡御
物逐興畫一之謚導芳其契已恂芳比下士綽兮其寬勁兮其
不可狃故得四境修六事治書考維最語無遺褒允矣哉愷弟

之不負人也華舲旣駕彩鷁將飛望五雲以張帆端一笏而思
對若禹門過而神鯨化若丹藥就而金鼎開在此行矣寫酒在
卮何言可况便請補栢臺之缺酬花縣之勞焉嗟我吳人豈不
欲繫白駒於今朝固將公霖雨於天下也維時夏仲麥風清淑
冠蓋臨祖賤子序詩

山水障壽盛公序

夫昔之寓物祈年者衆矣莫不假梨棗之靈異質龜鶴之貞永
未聞以山水祝也今吾將仕佐郎盛公之誕也但伯玉知非之
辰屆會稽縮綬之日有客致獻則異是焉持盈尺之紙密長生
之訣岩岩維石以聳壽骨之堅湯湯者流以引仙槩之廣雖冊
青之已陳而高深之善譬若乃林霞雲菴一受其成形則終古

不覺但見大樹含霜謝之花谷嘯長嘯之鳥壁間座上天姥出
方壺主若有南昌隱吏之流東方世之士於中而寄迹焉則
其禱也何如哉公早嗣醫國之風大弘澤人之道自茲以往期
願曷難加之時時卧游於斯圖之間樂禽魚之成若快清暉之
娛人則亦添年之一助也

初春榮泛圖序

愚生頃自京都歸由歷下將覽靈岳之秀首謁于太宰公降廊
廟之高顏日禮草茅之賤類柴扉靜闕旣引挈以同游質豆雜
陳復欵延而共酌觀天芳塘水碧正積雪之初消深塢花繁乃
遲日之方麗公興高前哲量納滄溟汎華舟以搖搖遵煙渚之
曲曲載言載笑奉頃刻之清塵成平生之慶遇而怵快宜以詩

歌率我同儔聯章並述

代謝瘍醫朱氏序

陝右陳永慶寓客東吳有贅疣疾於右耳後爲患良若羣醫罔
效命判旦夕之間事如天弦之急幸值郡城朱君廷用素妙紛
科燕語道嬰投之靈劑慰以無傷遂獲腫散毒除化災爲福殆
華陀之親遇扁鵲之重逢也永慶以悴木而披拂春風若涸鱗
而沾濡江海再生之施弗敢有忘由是虔謁寒廬請文以謝嗟
夫病無內外同稟臟腑療常症之百不起奇疾之一疴在求慶
固難解之邛鄆未破之即墨也自非智出萬全功徵百試則旅
榻必滯於呻吟藥鏘徒費於亭煉矣今則奪命虎口之中接墜
危崖之下神或工巧茂以方焉夫環街草事著前聞言贈幣酬

舉美今日乃援彩筆之毫用禪杏林之史

怡菴施翁墓誌銘

翁族望中吳姓標施氏厥諱曰珍字維宗德肇誕乎永樂之辛丑觀化乎弘治之辛亥其爲人也水玉比潔類雲林之好游江峽懋談騁蘇秦之辯博早歲以明經弟子服業泮宮遂得英游納契碩舊歸重逮夫班超之筆旣投陶朱之貨乃殖則信乎遐賈行著江湖况乎鄉近又可知焉是致克家之譽隆光先之孝顯仰事俯育不匱人生之恨交賢結客載展慷慨之懷雖回祿屢虛弗能致阨瓦礫方聚樓館俄新信乎才謀之良慮困克泰造物者不得而軒輊也初翁以麪牛爲締友沉冥杯勺况嬰損讀之疾遂効湘畔之醒優游物初用此終始捐詎之年春秋七

十有一嗚呼傷哉男暴等卜以卒之又明年正月六日奉柩安厝于薦福山之先塋夫列生稱死爲歸人况茲眉壽者矣有丘巋然斯爲永畢我文堅礎用發幽光銘曰

材本仕具早亦儒冠遭迴弗進樂此居安雲路難遺鄰閭終傑侃侃英談老矣歷涉泉扃載啓人寰永辭松風咽響若助哀思故陳母王氏墓誌銘

大化推遷以有生死脩短同盡理何異焉是以莊生齊椿菌之齡陶令發形神之慨彼皆以必至爲期無容徒怛於通數也若夫慈深鞠育恩重生成忽隔夜臺遂捐豐養則人子之心安得不悲 纏五內淚被雙頤用書不朽之賢以報脩忘之德故令人王氏天昇貞容性範莊度旣熟恭經之語亦諳永字之法婦

長洲陳翁宗潤光案脩恭軻機篤教賓客在堂無留饌之嘆
僕婢屏下有依仁之補故莫不以爲賢焉奈何風木易搖石火
非固僅踰中壽竟卽其途嗚呼哀哉厥子昉卜吉窆于蓆福山
之原禮也玄衿旣治翠礎斯礎匪達人浮漚之觀極遺孤墨面
之戚所以炳幽朗翳顧獨不在斯文焉是以含毫屬詞助其慘
悼恨不倒川流而繼其淚噫大塊以和其號也銘曰
懿矣柔嘉有子惟萊朝萱方悅夕景俄頽臨穴並慘執紼同哀
悠悠終古闕此泉臺

松隱張君墓碣

嗚呼壽不妄值榮非倖致以德而獲高齡用義而被顯服輝輝
乎不泯於州閭者其松隱張君歟君世家具邑人也諱琮字汝

周故乃華門亦稱良士不煩佩帶之誠克恢唾面之量孝弟夙
稟篤叅騫之首行忠信誕孚昭奮建之遺軌加以水鏡人倫袞
鉞前古麥舟累棄金券頻燔仁義之聲彰彰耳目矣及三吳荐
饑菜色滿道君指困振約志存弘濟遂獲好爵來錫品列有加
烏紗峨在首之冠紫璫燦橫腰之帶鄉黨於是乎艷之年六十
有三謝世還化弘治之六年秋也明年吉旦諸男潮等將奉厝
于先塋乃素經臨廬翠珉徵表圖欵揭隱績於靈阡耀潛光於
幽隴俾試客與敬嗣裔知源意甚篤也予謂君齒踰六秩階沾
一命有杖屨之崇非齊民之比視履考祥克善始終其得不太
書昭揭以聳來觀乃述斯文永垂丘谷

故濟南劉封君墓表

大理丞濟南劉君佐理蘇州克樹茂績民方樂其父留士亦望
其速起而尊人郎中封君不幸棄代於家年八十三僚吏懷悲
交游興嘆君力脩大事務合典禮而發揚休光墓石有缺以蒙
契愛因余屬焉嘻斯人子所以孝其親者宜無先此况封君有
德人也奚宜不使昭示鄉人用爲法則封君諱榮字文華本安
福人以成寓濟南稟貧完厚宅心仁隱縱覺羣籍肆力三乘言
不信不脫於口行不篤不施於躬視其爲若人人能之究其所
至雖檢儒脩士有必讓焉用君貴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克蹈
光謙居榮不濫杜門恬處與勢忘交官例五品年踰八旬順委
還化得人道之常乃窆茲塋嗚呼忠信篤敬特士之恒耳非若
蹈高獲奇可以釣群稱賈衆譽也然而梯賢入聖由此其途乃

衆人以爲易而君子以爲難也惟斯衆行封君身實有焉蓋道
蓋乎此足矣何以多爲故得乎人則爲信悅愛附而怨尤不及
得乎天則爲康寧福考而夭賤斯免此乃有德者左契之良驗
焉可誣也蒙慮世人忽近而好恠莫知封君有守約之道是用
大書以張厥美惟過者其軼諸

漏舟說

吳城有佛舍曰祇園菴以弘治三年之秋集諸釋子脩淨學於
百日拉吾遊者有袁居士菴道人咸欣然告往蟻丸悟穢欲薰
旃檀之香蛾燼知炎思沃清涼之水于特密雨零淒風簸因良
探志迅乃不敢憚于沾濕並上卑航泛汎同載始踰濠塹放目
煙波縱入城隍流涎琪樹雖則衝寒千邁無不暢乎有適焉何

木書堂身卷一
圖所乘一葉弘濟多時鸞膠解粘金釘弛力不勝登躡之重遂
彰弊壞之災蓋漸流浸淫投間戕冷於是居士漬其履而弗知
道人濡其裳而罔悟爲之脫靴褰袍紛紜如也予忝安右隅方
與慰促而篙師唱難柁媼啼危則後箱洋溢中寢橫流匏尊屢
挹莫罄尾閭之湧衣初終戒靡竭岷峨之濫竟使衆駝膺以不
安僉栖遑而無托或登于陸或次于湄顧不岌岌乎殆哉幸而
他舲聽售別艇從呼漾獲安流送漿不孤廬獄之遊輕掉飛川
克盡山陰之興斯濟也始險紛刊初危未吉鑒茲幻化宜感浮
生夫群動之遊劫海也靡不資形四大籠識五蘊苟無生之未
造則有漏之不免譬若斯舟于何可恃故今大雄加被默垂拯
拔之端賢聖證知特現不堅之相將欲使知迷津非戀朽艇難

資增進菩提之心警示闍浮之苦云爾夫如來則舟師也般若
乃良楫也苟能恪脩慧筏泳於慈風則彼岸可期茲遊多益不
然有觸無開斯亦何訪釋矣

松籌堂集卷之十一終

松籌堂集卷之十二

吳郡楊 循吉 著
上海顧 從德 校

詞

望海潮

錢塘

香衢貨湧錦城山
遶前朝幾許繁華
長樂禁鐘臨安甲第餘踪
回首堪嗟江水自淘沙
間一時和議誰勸官家
疏得州人至今歌舞競豪華
西湖翠柳風斜有霧縈煙縷
惆悵藏鴉三竺道場
六橋春色曾廻鳳輦
龍車傳說漫相誇
又豈知遺恨古堞感悲笳
撫景興懷可憐商女后庭花

燭影搖紅

元夕

三五鰲山蓮開陸海良宵求乾坤爛熳錦舒光人踏蓬萊境處
處絲樓高並早十日前頭打整村田社火舞鬼跳獅粉圓油餅
巧炬新奇連門看去多難省排歌幾隊少年來喧笑貪豪逞那
更風暄月爛看簇擁眠街酪酏夜深艷質慢躡飛虹還乘漏靜

醉蓬萊春望

正郊原霽雨暖候噓春土膏肥沃紫翠交陳類西川錦濯潑眼
韶光冰餘雪後記燒痕非昨誰撒輕煙依微半野憐人婁漢
新漲溶溶梅開野店來尋疎萼駘蕩風和看紙鳶遼廓社鼓聲
中承平氣象待相將東作便有王維沉吟舉筆定知難落

哨遍觀社

歲序乍新闌出近郊要覓遺風古碁見隊粧束賽神巫眷村家

爭敲逐鼓迎且舞前騶手持榔栗戴花假面先開路更繳扇參
差旛幢絡繹香烟散滿通衢喜今春瑞雪早紛如誰不待酬盟
却年初按節婆娑盡保田蚕一風五雨吁儼禮有之依稀老
輩舊規模知是唐與宋傳來此箇鄉土更犒酒隨村鳴鈺吹笛
貫魚走字穿場圃有年少兒郎咿啞唱和扮成彼孟姜女爭似
今婚嫁只陳朱無離別終身來歡娛向逡巡轉過廟宇斐芳綉
袂錦袴掩映川原去看教一日不曾駐眼還憶向來儔侶人生
老至定斯須愧清時樗散無補

渡江雲除夜

新陽回暖律東風欲動殘臘苦崢嶸一年惟此夜斷送流光感
慨最關情茅堂汛掃看兒輩爆竹前庭添獸爐流霞慢酌擁褐

戀寒更堪驚無端老大潸點吳霜愧來朝幡勝盛里間沽醪市
竭燎紙街頽歲華迤遲遇拋人去都不管落魄無成爭似得神
茶長守貧荷

洞仙歌

題酒家壁

吳郊春滿綠草薰南陌風弄輕帘小橋側瞰荒垣濃暎幾樹天
桃彷彿似凝眺西旋顏色 醞香飄十里更着流鶯亂擲金梭
向林織野芳繁天宇淨日暖蜂遊早攔住高陽狂客便却典羅
衫又何如算容易飛花韶光難得

念奴嬌

清明

晚來寒峭正柳條青嫩插滿雕簷雲日弄晴春色淡野外杏酪
初甜油壁車輕金鞍馬俊士女競遊恬亭臺深處時看樂舉杯

拈 賸有造化新奇排枝將絳蕊一一安粘覓艷尋香誰不愛
人與蜂蝶情蕪地酒翻漿鬢鈿遺翠麗景耀華檐續人殘興碧
空仍掛銀蟾

瑞鶴仙

暑雨喜涼

微風林樾動見雲暗溪堂水禽鳴啾輕雷度郊壘乍翻荷點點
雨如拳重新涼誰送向堦下流泉洶匕便桔槔滿陌何知未抵
滂沱足用 欣共爽氣蕭疎井甘山潤清虛自奉脩篁翠拱殘
暑退不旋踵恁其間最是凡身輕快堪上蓬萊騎鳳恨仙凡更
不由人墜綠尚冗

促拍滿路花

題友人園亭

編籬分境界積土作岡巒咄嗟林圃就亦何難茅亭竹榻彷彿

據仙端收拾西郊趣盡納其中周圍錦綉琅玕到開來與客
遊觀魚躍水珠攬暑風并晴雪儘盤桓更憑歌吹時復寫餘歡
幾番沈醉後纓斷腸顛月推花上朱欄

瑞鶴仙壽杜訓
恒菴

童顏春不老想采藥長年自攀雲島陰功達真道向三吳隱迹
濟人不少寸心自好爭不遣榮華壽考比神仙更有兒孫宦海
從來歸早那討熙熙仁域康強善飯金荷頻倒無憂無惱騎
白鹿弄瑤草便教天乞與二三百歲也未副儂祈禱直願伊雙
桂同榮福星長杲

江神子石湖
避暑

船頭翹足卧湖風火雲紅有奇峯多少雲山都在醉眸中萬頃

清涼消不盡飛鳥度鏡光融蓮花開遍水晶宮玉玲瓏錦香
濃燦燦上方金碧聳虛空痛飲從來真得計堪愛管碧荷筒

賀新郎晒軒
鞋

少壯真難倚向人間不知不覺偌多年紀謝得皇天生育我磊
落名爲男子也喚做預天立地二十九年何所就但寒窓一味
交書史胡把筆作文字先生於世無與喜儒隨他道言佛說
揔皆圓美下至街談入耳尤嗜者青山綠水只恁逍遙胡亂過
看江湖何處非遊戲愁甚麼三千歲

西江月特御
中宴
公舟

雨脚如麻正密波紋化暈初圓陰陰四月孰梅天仙舫朱簾高
捲金彈杷批無核瓊肪石首新鮮揮觴共醉古濠邊一幅斜

陽山展

千秋歲壙次公

豐功備烈是處人能說風雨順陰陽變婁公含量推杜相持明
粹真豪傑 朝廷倚任心方切 三事階隆絕一品官超越山
樣重冰般潔時常 大語近日逐 龍顏接金鼎熱東班首位
生辰節

松籌堂集卷十二終

